

《朝野金载》[唐] 张鷟 着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卷六

卷一

贞观年中，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，母忽失明。问卜者王子贞，子贞为卜之，曰：“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，三月一日来，疗必愈。”至时，候见一人着青紬襦，遂邀为设饮食。其人曰：“仆不解医，但解作犁耳，为主人作之。”持斧绕舍求犁辕，见桑曲枝临井上，遂斫下。其母两眼焕然见物。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。

周郎中裴珪妾赵氏，有美色，曾就张璟藏卜年命。藏曰：“夫人目长而漫视。准相书，猪视者淫。妇人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夫人终以奸废，宜慎之。”赵笑而去。后果与人奸，没入掖庭。

杜景佺，信都人也。本名元方，垂拱中，更为景佺。刚直严正，进士擢第，后为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，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。则天怒，以为面欺，左授溱州刺史。初任溱州，会善筮者于路，言其当重入相，得三品，而不着紫袍。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。

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、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。转式讫，谓礼曰：“公大亲近，位至方伯。”谓忠曰：“公得京官，今年禄尽，宜致仕可也。”二人皆应举，怀礼授左补阙，后至和、复二州刺史。行忠授城门郎，至秋而卒。

开元二年，梁州道士梁虚州，以九宫推算张鷟云：“五鬼加年，天罡临命，一生之大厄。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涣》，主惊恐；后风行水上，事即散。”安国观道士李若虚，不告姓名，暗使推之。云：“此人今年身在天牢，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。不然病当死，无救法。”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，敕令处尽。而刑部尚书李日知，左丞张廷圭、崔玄升，侍郎程行谋咸请之，乃免死，配流岭南。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。

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，惟鼻根未倒。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，或言肉可治疯，遂取一截蛇肉食之。三五日顿渐可，百日平复。又商州有人患大疯，家人恶之，山中为起茅舍。有乌蛇坠酒罌中，病人不知，饮酒渐差。罌底见蛇骨，方知其由也。

则天时，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。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，见一鬼撮允元头，二鬼持棒随其后，直入景运门。医白公主，公主奏之。上令给使覘问，在阁无事。食讫还房，午后如厕，长参典怪其久私，往候之，允元踣面于厕上，目直视，不语，口中涎落。给使奏之，上问医曰：“此可得几时”对曰：“缓者三日，急者一日。”上与锦被覆之，并床舁送宅，止夜半而卒。上自为诗以悼之。

久视年中，襄州人杨元亮，年二十余，于虔州汶山观佣力。昼梦见天尊云：“我堂舍破坏，汝为我修造，遣汝能医一切病。”寤而悦之，试疗无不愈者。赣县里正背有肿，大如拳，亮以刀之，数日平复。疗病日获十千，造天尊堂成，疗病渐无效。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。云见一僧与一木，长尺余，教曰：“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”玄景得见机上尺，乃是僧所与者，试将疗病，拄之立差，门庭每日数百人。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，追之禁左台，病者满于台门。则天闻之，追入内，宫人病，拄之即愈，放出任救病百姓。数月以后，得钱七百余贯。后渐无验，遂绝。

洛州有士人患应病，语即喉中应之。以问善医张文仲，经夜思之，乃得一法。即取《本草》令读之，皆应；至其所畏者，即不言。仲乃录取药，合和为丸，服之应时而愈。一云问医苏澄云。郝公景于泰山采药，经市过。有见鬼者，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。遂取药和为“杀鬼丸”，有病患者服之差。

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，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，遂痊平。及亡后十余年改葬，视其胫骨折处，有铜末束之。岭南风俗，多为毒药。令奴食冶葛死，埋之土中。蕈生正当腹上，食之立死；手足额上生者，当日死；旁自外者，数日死；渐远者，或一月，或两月；全远者，一年、二年、三年亦即死。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。或以涂马鞭头控上，拂着手即毒，试着口即死。

赵延禧云，遭恶蛇虺所螫处，贴之艾炷，当上灸之立差，不然即死。凡蛇啮，即当啮处灸之，引去毒气即止。冶葛食之立死。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，能解冶葛毒。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，不濯角，其水物食之必死，为鸩食蛇之故。医书言，虎中药箭食清泥；野猪中药箭脰芥苳而食；雉被鹰伤，以地黄叶帖之。又矾石可以害鼠，张鷟曾试之，鼠中毒如醉，亦不识人，犹知取泥汁饮之，须臾平复。鸟兽虫物犹知解毒，何况人乎被蚕啮者，以甲虫末傅之；被马咬者，以烧鞭鞘灰涂之。盖取其相服也。蜘蛛啮者，雄黄末傅之。筋断须续者，取旋复根绞取汁，以筋相对，以汁涂而封之，即相续如故。蜀儿奴逃走多刻筋，以此续之，百不失一。

永徽中有崔爽者，每食生鱼三斗乃足。于后饥，作鲙未成，爽忍饥不禁

，遂吐一物，状如虾蟆。自此之后，不复能食鲙矣。国子司业、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，腹中虫蚀极痛，不可忍。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，须臾而卒。

后魏孝文帝定四姓，陇西季氏大姓，恐不入，星夜乘鸣驼，倍程至洛。时四姓已定讫，故至今谓之“驼李”焉。张文成曰：干封以前选人，每年不越数千；垂拱以后，每岁常至五万。人不加众，选人益繁者，盖有由矣。尝试论之，祇如明经、进士、十周、三卫、勋散、杂色、国官、直司，妙简实材，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。选司考练，总是假手冒名，势家嘱请。手不把笔，即送东司；眼不识文，被举南馆。正员不足，权补试、掇、检校之官。贿货纵横，赃污狼藉。流外行署，钱多即留，或帖司助曹，或员外行案。更有挽郎、辇脚、营田、当屯，无尺寸工夫，并优与处分。皆不事学问，惟求财贿。是以选人冗冗，甚于羊群，吏部喧喧，多于蚁聚。若铨实用，百无一人。积薪化薪，所从来远矣。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，赃污狼藉。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，愔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当今之选，非钱不行。”愔默而不言。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，有铨人引过，分疏云：“某能翘关负米。”湜曰：“君壮，何不兵部选”
“答曰：“外边人皆云‘崔侍郎下，有气力者即存。’”

景龙中，斜封得官者二百人，从屠贩而践高位。景云践祚，尚书宋璟、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。璟、构出，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，奏云见孝和，怒曰：“我与人官，何因夺却。”于是斜封皆复旧职。伪周革命之际，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、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，皆被搜扬，不曾试练，并与美职。尘黷士人之品，诱悦愚夫之心，庸才者得官以为荣，有才者得官以为辱。昔赵王伦之篡也，天下孝廉、秀才、茂异，并不简试，雷同与官，市道屠沽、亡命不轨，皆封侯略尽。太府之铜不供铸印，至有白版侯者。朝会之服，貂者大半，故谣云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。小人多幸，君子耻之。无道之朝，一何连类也，惜哉！

天后中，契丹李尽忠、孙万荣之破营府也，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。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，乃令守囚等给之曰：“家口饥寒，不能存活。求待国家兵到，吾等即降。”其囚日别与一顿粥，引出安慰曰：“吾此无饮食养汝，又不忍杀汝，总放归若何”众皆拜伏乞命，乃给放去。至幽州，具说饥冻逗遛。兵士闻之，争欲先入。至黄獐峪，贼又令老者投官军，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。仁节等三军弃步卒，将马先争入，贼设伏横截，军将被索绾之，生擒节等，死者填山谷，罕有一遗。

景龙四年，洛州凌空观失火，万物并尽，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，乃泥塑为之。后改为圣真观。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，隋曰唐兴村门首。文皇帝移长安城，将作大匠高颀常坐此树下检校。后栽树行不正，欲去之，帝曰：“高颀坐

此树下，不须杀之。”至今先天百三十年，其树尚在，柯叶森竦，株根盘礴，与诸树不同。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，今唐家居焉。

永徽年以后，人唱《桑条歌》云：“桑条{廿吊}，女韦也乐。”至神龙年中，逆韦应之。谄佞者郑愔作《桑条乐词》十余首进之，逆韦大喜，擢之为吏部侍郎，赏缣百匹。龙朔以来，人唱歌名《突厥盐》。后周圣历年中，差阎知微和匈奴，授三品春官尚书，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，送金银器物、锦彩衣裳以为礼聘，不可胜纪。突厥翻动，汉使并没，立知微为可汗，《突厥盐》之应。调露中，大帝欲封中岳，属突厥叛而止。后又欲封，土番入寇，遂停。至永淳年，又驾幸嵩岳，谣曰：“嵩山凡几层，不畏登不得，只畏不得登。三度征兵马，傍道打腾腾。”岳下遘疾，不愈，回至宫而崩。永淳之后，天下皆唱“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。后徐敬业犯事，出柳州司马，遂作伪敕，自授扬州司马，杀长史陈敬之，据江淮反。使李孝逸讨之，斩业首，驿马驼入洛。”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，此其应也。周如意年中以来，始唱《黄獐歌》，其词曰：“黄獐，黄獐，草里藏，弯弓射你伤。”俄而契丹反叛，杀都督赵文翊，营府陷没。差总管曹仁师、张玄遇、麻仁节、王孝杰，前后百万众，被贼败于黄獐谷，诸军并没，罔有孑遗。《黄獐》之歌，斯为验矣。周垂拱已来，《苾拿儿歌》词皆是邪曲。后张易之小名苾拿。

景龙年，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，用钱数百万。

童谣曰：“可怜安乐寺，了了树头悬。”后诛逆韦，并杀安乐，斩首悬于竿上，改为悖逆庶人。神龙以后，谣曰：“山南乌鹊窠，山北金骆驼。镰柯不凿孔，斧子不施柯。”此突厥强盛，百姓不得斫桑养蚕、种禾刈谷之应也。景龙中，谣曰：“可怜圣善寺，身着绿毛衣。牵来河里饮，踏杀鲤鱼儿。”至景云中，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，败走，投洛川而死。景云中，谣曰：“一条麻线挽天枢，绝去也。”神武即位，敕令推倒天枢，收铜并入尚方，此其应兆。景龙中，谣曰：“黄柏犊子挽蚓断，两脚踏地鞋<麻需>断。”

六月，平王诛逆韦，欲作乱。鞋<麻需>断者，事不成。阿韦是“黄犊”之后也。明堂主簿骆宾王《帝京篇》曰：“倏忽搏风生羽翼，须臾失浪委泥沙。”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，大败，投江而死，此其讖也。麟德已来，百姓饮酒唱歌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“族盐”。

后阎知微从突阙领贼破赵、定。后知微来，则天大怒，磔于西市。命百官射之，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，射三发，皆不中，其怯懦也如此。知微身上箭如猥毛，锉其骨肉，夷其九族，疏亲及不相识者皆斩之。小儿年七八岁，驱抱向西市，百姓哀之，掷饼果与者，相争夺以为戏笑。监刑御史不忍害，奏舍之。其“族盐”之言，于斯应也。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，天下慕之

，其帽为“赵公浑脱”。后坐事长流岭南，“浑脱”之言，于是效焉。魏王为巾子向前跽，天下欣欣慕之，名为“魏王跽。”后坐死。至孝和时，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，时人又称为“陆颂跽”。未一年而陆颂殒。永徽后，天下唱《武媚娘歌》，后立武氏为皇后。大帝崩，则天临朝，改号大周。二十余年，武后强盛，武三王梁、魏、定等并开府，自余郡王十余人，几迁鼎矣。咸亨以后，人皆云：“莫浪语，阿婆嗔，三叔闻时笑杀人。”后果则天即位，至孝和嗣之。阿婆者，则天也；三叔者，孝和为第三也。魏仆射子名叔麟，讖者曰：“‘叔麟’，反语‘身戮’也。”后果被罗织而诛。梁王武三思，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。讖者言：“德靖，‘鼎贼’也。”果有窥鼎之志，被郑克等斩之。天后时，谣言曰：“张公吃酒李公醉。”张公者，斥易之兄弟也；李公者，言李氏大盛也。孙佺为幽州都督，五月北征。时军师李处郁谏：“五月南方火，北方水，火入水必灭。”佺不从，果没八万人。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，时谓“窦入牛口，岂有还期”。果被秦王所擒。其孙佺之北也，处郁曰：“殄若入咽，百无一全。”

山东人谓温饭为飧（音孙），幽州以北并为燕地，故云。

龙朔年已来，百姓饮酒作令云：“子母相去离，连台拗倒。

”子母者，盞与盘也；连台者，连盘拗倒盞也。及天后永昌中，罗织事起，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，为此令。此席人进状告之，十人皆弃市。自后庐陵徙均州，则子母相去离也；连台拗倒者，则天被废，诸武迁放之兆。神武皇帝七月即位，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。

自后捉搦僧尼严急，令拜父母等，未成者并停革，后出者科决，还俗者十八九焉。

开元五年春，司天奏：“玄象有眚见，其灾甚重。”玄宗震惊，问曰：“何祥”对曰：“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，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。”其年及第李蒙者，贵主家婿，上不言其事，密戒主曰：“每有大游宴，汝爱婿可闭留其家。”主居昭国里，时大合乐，音曲远畅，曲江涨水，联舟数艘，进士毕集。蒙闻，乃逾垣奔走，群众愜望。才登舟，移就水中，画舸平沉，声妓、篙工不知纪极，三十进士无一生者。

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，有宾过之，处信命仆作食。仆附耳语曰：“洩几许面”信曰：“两人二升即可矣。”仆入，久不出，宾以事告去。信遽呼仆，仆曰：“已洩讫。”信鸣指曰：“大异事。”良久乃曰：“可总燔作饼，吾公退食之。”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，家人不沾余沥。仆云：“醋尽。”信取瓶合于掌上，余数滴，因以口吸之。凡市易，必经手乃授直。识者鄙之。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，器用食物并致卧内。奴有私取盐一撮者，庆鞭之见

血。夏侯彪夏月食饮，生虫在下，未曾沥口。尝送客出门，奴盗食膾肉。彪还觉之，大怒，乃捉蝇与食，令呕出之。郑仁凯为密州刺史，有小奴告以履穿，凯曰：“阿翁为汝经营鞋。”有顷，门夫着鞋者至，凯厅前树上有鸢窠。鸢，啄木也。遣门夫上树取其子。门夫脱鞋而缘之，凯令奴着鞋而去，门夫竟至徒跣。凯有德色。

安南都护邓佑，韵州人，家巨富，奴婢千人。恒课口腹自供，未曾设客。孙子将一鸭私用，佑以擅破家资，鞭二十。韦庄颇读书，数米而炊，秤薪而爨，炙少一脔而觉之。一子八岁而卒，妻敛以时服，庄剥取，以故席裹尸，殡讫，擎其席而归。其忆念也，呜咽不自胜，惟慳吝耳。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蔡连辉事，于新开推鞠，免死配流。

后诉雪，授睦州遂安县令。前邑宰皆卒于官，潜欲不赴。其妻曰：“君若合死，新开之难早已无身，今得县令，岂非命乎”遂至州，去县水路数百里上，寝堂两间有三殡坑，皆埋旧县令，潜命坊夫填之。有梟鸣于屏风，又鸣于承尘上，并不以为事。每与妻对食，有鼠数十头，或黄或白，或青或黑，以杖驱之，则抱杖而叫。自余妖怪，不可具言。至四考满，一无所失，选授卫令，除卫州司马。入为郎中，位至中书舍人。

周甘子布博学有才，年十七为左卫长史，不入五品。登封年病，以驴舆强至岳下，天恩加两阶，合入五品，竟不能起。邻里亲戚来贺，衣冠不得，遂以绯袍覆其上，帖然而终。

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，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，俱流岭南。经年，无日不悲号，两目皆肿，不胜凄楚，遂并逃归。崇道至都宅藏隐，为男娶崔氏女未成，有内给使来取充贵人，崇道乃赂给使，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。事败，给使具承，掩崇道，并男三人亦被纠捉，敕杖各决一百，俱至丧命。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，失船极多，除名为民，遂辽东效力。遇病卧平壤城下，褰幕看兵士攻城。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，叱之不去，仍恶骂曰：“你欲看，我亦欲看，何预汝事”不肯去。须臾城头放箭，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，仁轨几为流矢所中。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。后说为中书令，之选竟不及第。

来谒张公，公遗绢一束，以充粮用。之选将归，至舍不经一两日，疾大作，将绢市药，绢尽疾自损。非但此度，余处亦然，何薄命之甚也！

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，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。荣曰：“使君百无一虑，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。”崔夫人曰：“禳须何物”荣曰：“使君娶二姬以压之，出三年则危过矣。”夫人怒曰：“此獠狂语，儿在身无病。”荣退曰：“夫人不信，荣不敢言。使君命合有三妇，若不更娶，于夫人不祥。”夫人

曰：“乍可死，此事不相当也。”其年夫人暴亡，敞更娶二姬，荣言信矣。平王诛逆韦，崔日用将兵杜曲，诛诸韦略尽，縑子中婴孩亦惶杀之。诸杜滥及者非一。浮休子曰：“此逆韦之罪，疏族何辜！亦如冉闵杀胡，高鼻者横死；董卓诛阉人，无须者枉戮。死生命也。”

逆韦之变，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，至怀州武涉驿，有敕所至处斩之。寻有敕矜放，使人马上昏睡，迟行一驿，比至，已斩讫。命非天乎，天非命乎！沉君亮见冥道事，上元年中，吏部员外张仁祎延生问曰：“明公看祎何当迁？”亮曰：“台郎坐不暖席，何虑不迁。”俄而祎如厕，亮谓诸人曰：“张员外总十余日活，何暇忧官职乎？”后七日而祎卒。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，大甫时，司马杨舜臣谓之曰：“买肉必须含胎，肥脆可食，余瘦不堪。”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，其胎仍动，良久乃绝。无何，舜臣一奴无病而死，心上仍暖，七日而苏。云见一水犊白额，并子随之，见王诉云：“怀胎五个月，扛杀母子。”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，见刘司士答款，引杨司马处分如此。居三日而知元卒亡，又五日而舜臣死。率更令张文成，梟晨鸣于庭树，其妻以为不祥，连唾之。

文成云：“急洒扫，吾当改官。”言未毕，贺客已在门矣。又一说，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，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。有神灵递相诬告，京师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，蜀王秀皆坐之。隋室既亡，其事亦寝矣。

仪凤年中，有长星半天，出东方，三十余日乃灭。自是土番叛，匈奴反，徐敬业乱，白铁余作逆，博、豫骚动，忠、万强梁，契丹翻营府，突厥破赵、定，麻仁节、张玄遇、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。三十余年，兵革不息。调露之后，有鸟大如鸠，色如乌鹊，飞若风声，千万为队，时人谓之“鸚雀”，亦名突厥雀，若来突厥必至，后至无差。天授中，则天好改新字，又多忌讳。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：“国字中‘或’，或乱天象，请口中安‘武’以镇之。”则天大喜，下制即依。月余有上封者云：“‘武’退在口中，与囚字无异，不祥之甚。”则天愕然，遽追制，改令中为“八方”字。后孝和即位，果幽则天于上阳宫。

长安二年九月一日，太阳蚀尽，默啜贼到并州。至十五日夜，月蚀尽，贼并退尽。俗谚曰：“枣子塞鼻孔，悬楼阁却种。”又云：“蝉鸣蛰 奈唤，黍种糕糜断。”又谚云：“春雨甲子，赤地千里。夏雨甲子，乘船入市。秋雨甲子，禾头生耳。冬雨甲子，鹊巢下地。”其年大水。

长安四年十月，阴，雨雪，一百余日不见星。正月，诛张易之、昌宗等，则天废。幽州都督孙佺之人贼也，薛讷与之书曰：“季月不可入贼，大凶也。”佺曰：“六月宣王北伐，讷何所知。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。”出军之日

，有白虹垂头于军门。其夜，大星落于营内，兵将无敢言者。军行后，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，皆随军去。经二旬而军没，乌鸢食其肉焉。

延和初七日，太白昼见经天。其月，太上皇逊帝位，此易主之应也。至八月九日，太白仍昼见，改元先天。至二月七日，太上皇废，诛中书令萧至忠、侍中岑羲；流崔湜，寻诛之。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，大流星如瓮，或如盆大者贯北斗，并西北小者随之。无数天星尽摇，至晓乃止。七月，襄王崩，谥殇帝。十月，土番人陇右，掠羊马，杀伤无数。其年六月，大风拔树发屋，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。长安城初建，隋将作大匠高颀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，至是拔出。终南山竹开花结子，绵亘山谷，大小如麦。其岁大饥，其竹并枯死。岭南亦然，人取而食之。醴泉雨面如米颗，人可食之。后汉襄楷云：“国中竹柏枯者，不出三年主当之。”人家竹结实枯死者，家长当之。终南竹花枯死者，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。

开元五年，洪、潭二州复有火灾，昼日人见火精赤炖炖，所诣即火起。东晋时，王弘为吴郡太守，亦有此灾。弘挾部人，将为不慎，后坐厅事，见一物赤如信幡，飞向人家舍上，俄而火起，方知变不复由人，遭爇人家遂免笞罚。开元八年，契丹叛，关中兵救营府，至澠池缺门，营于谷水侧。夜半水涨，漂二万余人，惟行网夜樗蒲不睡，据高获免，村店并没尽。上阳宫中水溢，宫人死者十七八。其年，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，没五百家。初，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，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，张口向天。人或有斫射者，俄而云雨晦冥，雨水漂二百家，小儿及蛇不知所在。洛阳县令宋之逊，性好唱歌，出为连州参军。刺史陈希古者，庸人也，令之逊教婢歌。每日端笏立于庭中，呦呦而唱，其婢隔窗从而和之，闻者无不大笑。

卷二

北齐南阳王入朝，上问何以为乐，王曰：“致蝎最乐”。遂收蝎，一宿得五斗，置大浴斛中。令一人脱衣而入，被蝎螫死，宛转号叫，苦痛不可言，食顷而死。帝与王看之。隋末荒乱，狂贼朱粲起于襄、邓间。岁饥，米斛万钱，亦无得处，人民相食。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，可二百石，煮人肉以喂贼。生灵殁于此矣。

周恩州刺史陈承亲，岭南大首领也，专使子弟兵劫江。有一县令从安南来，承亲凭买二婢，令有难色。承亲每日重设邀屈，甚殷勤。送别江亭，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，尽取财物。将其妻及女至州，妻叩头求作婢，不许，亦缢杀之。取其女。前后官人家过亲，礼遇厚者，必随后劫杀，无人得免。

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。有债主及奴诣临安，于客舍遂饮之醉，杀而齑之，以水银和煎，并骨销尽。后又欲食其妇，妇觉而遁之。县令诘，具得其

情，申州，录事奏，奉敕杖一百而死。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，令一袍裤行酒。光怒，令拽出，遂杀之。须臾烂煮以食客，后呈其二手，客惧，攫喉而吐。

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，有贼问不承，庄引前曰：“若健儿，一一具吐放汝。”遂还巾带，贼并吐之。诸官以为必放，顷庄曰：“将我作具来。”乃一铁钩长丈余，甚锐利，以绳挂于树间，谓贼曰：“汝不闻‘健儿钩下死’？”令以胥钩之，遣壮士制其绳，则钩出于脑矣。谓司法曰：“此法何似？”答曰：“吊民伐罪，深得其宜。”庄大笑。后庄左降施州刺史，染病，惟忆人肉。部下有奴婢死者，遣人割肋下肉食之。岁余卒。

周推事使索元礼，时人号为“索使”。讯囚作铁笼头，幂（原注：呼角反）其头，仍如楔焉，多至脑裂髓出。又为“凤晒翅”、“猕猴钻火”等。以椽关手足而转之，并斫骨至碎。又悬囚于梁下，以石缢头。其酷法如此。元礼故胡人，薛师之假父，后坐赃贿，流死岭南。

周来俊臣罗织人罪，皆先进状，敕依奏，即籍没。徐有功出死囚，亦先进状，某人罪合免，敕依，然后断雪。有功好出罪，皆先奉进止，非是自专。张汤探人主之情，盖为此也。羽林将军常元楷，三代告密得官。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，彦玮处侍御。先天二年七月三日，楷以反逆诛，家口配流。可谓“积恶之家殃有余”也。

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，姝艳能歌舞，有文华，知之时幸，为之不婚。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，纳之，更不放还知之。知之作《绿珠怨》以寄之，其词曰：“石家金谷重新声，明珠十斛买娉婷。此日可怜偏自许，此时歌舞得人情。君家闺阁不曾观，好将歌舞借人看。意气雄豪非分理，骄矜势力横相干。辞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袂伤铅粉。百年离恨在高楼，一代容颜为君尽。碧玉读诗，饮泪不食，三日，投井而死。承嗣撩出尸，于裙带上得诗，大怒，乃讽罗织人告之。遂斩知之于南市，破家籍没。

周张易之为控鹤监，弟昌宗为秘书监，昌仪为洛阳令，竞为奢侈。易之为大铁笼，置鹅鸭于其内，当中取起炭火，铜盆贮五味汁，鹅鸭绕火走，渴即饮汁，火炙痛即回，表里皆熟，毛落尽，肉赤烘烘乃死。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，起炭火，置五味汁如前法。昌仪取铁橛钉入地，缚狗四足于橛上，放鹰鹞活按其肉食，肉尽而狗未死，号叫酸楚，不复可听。易之曾过昌仪，忆马肠，取从骑破胁取肠，良久乃死。后诛易之、昌宗等，百姓脔割其肉，肥白如猪肪，煎炙而食。昌仪打双脚折，抉取心肝而后死，斩其首送都。谚云“走马报”。

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，法外苦楚，无所不为，时人号“牛头阿婆”。

”，百姓怨谤。兴乃榜门判曰：“被告之人，问皆称枉。斩决之后，咸悉无言。”

周侍御史侯思止，醴泉卖饼食人也，罗告准例酬五品。于上前索御史，上曰：“卿不识字。”对曰：“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。”遂授之。凡推勘，杀戮甚众，更无余语，但谓囚徒曰：“不用你书言笔语，但还我白司马。若不肯来俊，即与你孟青。”横遭苦楚非命者，不可胜数。白司马者，北邙山白司马坂也；来俊者，中丞来俊臣也；孟青者，将军孟青棒也。后坐私蓄锦，朝堂决杀之。

周明堂尉吉頊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，王助以亲故，为说綦连耀男大觉、小觉云：“应两角麒麟也。耀字光翟，言光宅天下也。”頊明日录状付来俊臣，敕差河内王懿宗推，诛王助等四十一人，皆破家。后俊臣犯事，司刑断死，进状三日不出，朝野怪之。上入苑，吉頊拢马，上问在外有何事意，頊奏曰：“臣幸预控鹤，为陛下耳目，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。”上曰：“俊臣于国有功，朕思之耳。”頊奏曰：“于安远告虺贞反，其事并验，今贞为成州司马。俊臣聚结不逞，诬逮贤良，赃贿如山，冤魂满路，国之贼也，何足惜哉！”上令状出，诛俊臣于西市。敕追于安远还，除尚食奉御，頊有力焉。除頊中丞，赐绯。頊理綦连耀事，以为己功，授天官侍郎、平章事。与河内王竞，出为温州司马，卒。

成王千里使岭南，取大蛇八九尺，以绳缚口，横于门限之下。州县参谒者，呼令入门，但知直视，无复瞻仰，踏蛇而惊，惶惧僵仆，被蛇绕数匝。良久解之，以为戏笑。又取龟及鳖，令人脱衣，纵龟等啮其体，终不肯放，死而后已。其人酸痛号呼，不可复言。王与姬妾共看，以为玩乐。然后以竹刺龟等口，遂啮竹而放人；艾灸鳖背，灸痛而放口。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，不平复矣。朔方总管张仁亶好杀。时有突厥投化，亶乃作檄文骂默啜，言词甚不逊。书其腹背，凿其肌肤，涅之以墨，灸之以火，不胜楚痛，日夜作虫鸟鸣。然后送与默啜，识字者宣讫，裔而杀之。匈奴怨望，不敢降。

殿中侍御史王旭，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，有稍不承者，以绳勒其阴，令壮士弹竹击之，酸痛不可忍。倒悬一女妇，以石缢其发，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，经三日不承。女妇曰：“侍御如此，若毒儿死，必诉于冥司；若配入宫，必申于主上。终不相放。”旭惭惧，乃舍之。

监察御史李嵩、李全交，殿中王旭，京师号为“三豹”。

嵩为赤鰐豹，交为白额豹，旭为黑豹。皆狼戾不轨，鸩毒无仪，体性狂疏，精神惨刻。每讯囚，必铺棘卧体，削竹签指，方梁压踝，碎瓦搯膝，遣仙人献果、玉女登梯、犊子悬驹、驴儿拔橛、凤凰晒翅、猕猴钻火、上麦索、下阑

单，人不聊生，囚皆乞死。肆情锻炼，证是为非，任意指麾，傅空为实。周公、孔子，请伏杀人；伯夷、叔齐，求其劫罪。讯劾干堑，水必有期；推鞠湿泥，尘非不久。来俊臣乞为弟子，索元礼求作门生。被迫者皆相谓曰：“牵牛付虎，未有出期；缚鼠与猫，终无脱日。妻子永别，友朋长辞。”京中人相要，作咒曰：“若违心负教，横遭三豹。”其毒害也如此。京兆人高丽家贫，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。其时令史作伪帖，付高丽追人，拟吓钱。事败，令史逃走，追讨不获。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，膝骨落地，两脚俱挛，抑遣代令史承伪。准法断死讫，大理卿状上：故事，准《名例律》，笃疾不合加刑。孝嵩勃然作色曰：“脚挛何废造伪。”命两人舁上市，斩之。

周黔府都督谢佑凶险忍毒。则天朝，徙曹王于黔中，佑吓云“则天赐自尽”，佑亲奉进止，更无别敕。王怖而缢死。后佑于平阁上卧，婢妾十余人同宿，夜不觉刺客截佑首去。后曹王破家，簿录事得佑头，漆之题“谢佑”字，以为秽器。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。周默啜之陷恒、定州，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，入匈奴，遂没贼。将至赵州，褒公段瓚同没，唤庄共出走。庄惧，不敢发，瓚遂先归。则天赏之，复旧任。齐庄寻至，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。庄曰：“昔有人相庄，位至三品，有刀箭厄。庄走出被赶，斫射不死，走得脱来，愿王哀之。”懿宗性酷毒，奏庄初怀犹豫，请杀之，敕依。引至天津桥南，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。令段瓚先射，三发皆不中；又段瑾射之，中。又令诸司百官射，箭如猬毛，仍气磔々然微动。即以刀当心直下，破至阴，割取心掷地，仍赳赳跳数十回。懿宗忍毒如此。

杨务廉，孝和时造长宁、安乐宅仓库成，特授将作大匠，坐赃数千万免官。又上章奏闻陕州三门，凿山烧石，岩侧施栈道牵船。河流湍急，所顾夫并未与价直，苟牵绳一断，栈梁一绝，则扑杀数十人。取顾夫钱糒米充数，即注夫逃走，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。牵船皆令系二釭于胸背，落栈着石，百无一存，满路悲号，声动山谷。皆称杨务廉“人妖”也，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。监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罗织酷虐为业，台中号为“人头罗刹”，殿中王旭号为“鬼面夜叉”。讯囚引枷柄向前，名为“驴驹拔橛”；缚枷头着树，名曰“犊子悬车”；两手捧枷，累砖于上，号为“仙人献果”；立高木之上，枷柄向后拗之，名“玉女登梯”。考柳州典廖福、司门令史张性，并求神狐魅，皆遣唤鹤作凤，证蛇成龙也。

陈怀卿，岭南人也，养鸭百余头。后于鸭栏中除粪，粪中有光 鹵々然。以盆水沙汰之，得金十两。乃覘所食处，于舍后山足下，因凿有麸金，销得数十斤，时人莫知。卿遂巨富，仕至梧州刺史。

周长安年初，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，时人以为判冥事。

张鷟时为御史，出为处州司仓，替归，往问焉。荣以杖画地，作“柳”字，曰：“君当为此州。”至后半年，除柳州司户，后改德州平昌令。荣刻时日，晷漏无差。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，则天之表侄也，贪狠无厌，着词曰：“回波尔时廷玉，打獠取钱未足。阿姑婆见作天子，傍人不得柰触。”差摄御史康豈推奏断死。时母在都，见夏文荣，荣索一千张白纸，一千张黄纸，为廷玉祷，后十日来。母如其言，荣曰：“且免死矣，后十日内有进止。”果六日有敕，杨廷玉改尽老母残年。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，荣书“卫汉柳”字，曰：“卫多不成，汉、柳二州，交加不定。”后果唱卫州录事。关重，即唱汉州录事。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，诉天官注拟不平。则天责侍郎崔玄暉，玄暉奏：“臣注官极平。”则天曰：“若尔，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。”遂以无忌为柳州平阳主簿，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。

周司礼卿张希望，移旧居改造见鬼人，冯毅见之曰：“当新堂下有一伏尸，晋朝三品将军，极怒，公可避之。”望笑曰：“吾少长已来，未曾知此事，公毋多言。”后月余日，毅入，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，适登阶，鬼引弓射中肩膊间。望觉背痛，以手抚之，其日卒。

周左司郎中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佳，令巫者观之，果有伏尸姓宗，妻姓寇，在厅基之下。使问之，曰：“君坐我门上，我出入常值君，君自不好，非我之为也。”掘之三丈，果得旧骸，有铭如其言。移出改葬，于是遂绝。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，明日欲上。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，忽闻外有人唤云：“王老不须起，房侍郎不上，后三日李侍郎上。”王老却卧至晓，房果病，数日而卒。所司奏状下，即除李回秀为侍郎，其日谢，即上。王老以其言问诸人，皆云不知，方悟是神明所告也。

北齐稠禅师，邺人也，幼落发为沙弥。时辈甚众，每休暇，常角力腾走卓为戏。而禅师以劣弱见凌，给侮殴击者相继，禅师羞之。乃入殿中，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：“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，为辱已甚，不如死也。汝以力闻，当佑我。我捧汝足七日，不与我力，必死于此，无还志。”约既毕，因至心祈之。初一两夕，恒尔，念益固。至六日将曙，金刚形见，手执大钵，满中盛筋，谓稠曰：“小子欲力乎”曰：“欲。”“念至乎”曰：“至。”“能食筋乎”曰：“不能。”神曰：“何故”稠曰：“出家人断肉故。”神因操钵举匕，以筋食之。禅师未敢食，乃怖以金刚忤，稠惧遂食。斯须食毕，神曰：“汝已多力，然善持教，勉旃！”神去且晓，乃还所居。诸同列问曰：“竖子顷何至”稠不答。须臾于堂中会食，食毕，诸同列又戏殴，禅师曰：“吾有力，恐不堪于汝。”同列试引其臂，筋骨强劲，殆非人也。方惊疑，禅师曰：“吾为汝试之。”因入殿中，横塌壁行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，又跃首至于梁数四。乃

引重千钧，其拳捷骁武劲。先轻侮者俯伏流汗，莫敢仰视。禅师后证果，居于林虑山。入山数十里，精庐殿堂，穷极壮大，诸僧从而禅者常数千人。齐文宣帝怒其聚众，因领骁骑数万，躬自往讨，将加白刃焉。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，文宣问曰：“师何遽此来”稠曰：“陛下将杀贫僧，恐山中血污伽蓝，故此谷口受戮。”文宣大惊，降驾礼谒，请许其悔过。禅师亦无言。文宣命设饌，施毕，请曰：“闻师金刚处祈得力，今欲见师效少力，可乎”稠曰：“昔力者，人力耳。今为陛下见神力，欲见之乎”文宣曰：“请与同行寓目。”先是，禅师造寺，诸方施木数千根，卧在谷口。禅师咒之，诸木起立空中，自相搏击，声若雷霆，斗触摧折，缤纷如雨。文宣大惧，从官散走，文宣叩头请止之。因敕禅师度人造寺，无得禁止。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，遘病，临终叹曰：“夫生死者，人之大分，如来尚所未免。但功德未成，以此为恨耳。死后愿为大力长者，继成此功。”言终而化。至后三十年，隋帝过并州见此寺，心中涣然记忆，有似旧修行处，顶礼恭敬，无所不为。处分并州大兴营葺，其寺遂成。时人谓帝“大力长者”云。

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。其俗有客设槟榔、龙脑香、蛤屑等，以为赏宴。其酒比之淫秽，私房与妻共饮，对尊者避之。又行房不欲令人见，此俗与中国同。国人不着衣服，见衣服者共笑之。俗无盐铁，以竹弩射虫鸟。五溪蛮父母死，于村外阁其尸，三年而葬。打鼓路歌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。尽产为棺，余临江高山半肋凿龕以葬之。自山上悬索下柩，弥高者以为至孝，即终身不复祀祭。初遭丧，三年不食盐。岭南獠民好为蜜唧。即鼠胎未瞬、通身赤蠕者，饲之以蜜，钉之筵上，啜啜而行。以箸夹取啖之，唧唧作声，故曰“蜜唧”。梁有磕头师者，极精进，梁武帝甚敬信之。后敕使唤磕头师，帝方与人棋，欲杀一段，应声曰：“杀却。”使遽出而斩之。帝棋罢，曰：“唤师。”使答曰：“向者陛下令人杀却，臣已杀讫。”帝叹曰：“师临死之时有何言”使曰：“师云：‘贫道无罪。前劫为沙弥时，以锹划地，误断一曲蟠。帝时为蟠，今此报也。’”帝流泪悔恨，亦无及焉。

建昌王武攸宁别置勾使，法外枉征财物，百姓破家者十而九，告冤于天，吁嗟满路。为大库长百步，二百余间，所征获者贮在其中。天火烧之，一时荡尽。众口所咒，攸宁寻患足肿，粗于瓮，其酸楚不可忍，数月而终。干封年中，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，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。道逢一道人，着衲帽弊衣，掐数珠，自云贤者五戒讲。夜至马嵬店宿，五戒礼佛诵经，半夜不歇，畅以为精进。一练至四更，即共同发，去店十余里，忽袖中出两刃刀矛，便刺杀畅。其奴下马入草走。其五戒骑骡，驱馱即去。主人未晓，梦畅告云：“昨夜五戒杀贫道。”须臾奴走到，告之如梦。时同宿三卫子被持弓箭，乘

马赶四十余里，以弓箭拟之，即下骡乞死。缚送县，决杀之。

后魏末，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。有婢金荆，昌沐，令理发，柳氏截其双指。无何，柳被狐刺螫，指双落。又有一婢名玉莲，能唱歌，昌爱而叹其善，柳氏乃截其舌。后柳氏舌疮烂，事急，就稠禅师忏悔。禅师已先知，谓柳氏曰：“夫人为妒，前截婢指，已失指；又截婢舌，今又合断舌。悔过至心，乃可以免。”柳氏顶礼求哀，经七日，禅师令大张口，咒之，有二蛇从口出，一尺以上，急咒之，遂落地，舌亦平复。自是不复妒矣。贞观中，濮阳范略妻任氏，略先幸一婢，任以刀截其耳鼻，略不能制。有顷，任有娠，诞一女，无耳鼻。女年渐大，其婢仍在。女问，具说所由，女悲泣，以恨其母。母深有愧色，悔之无及。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，得一首领妾，幸之。

至县，亮向府不在，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，妾遂自缢死。后贺氏有娠，产一蛇，两目无睛。以问禅师，师曰：“夫人曾烧铁烙一女妇眼，以夫人性毒，故为蛇报，此是被烙女妇也。夫人好养此蛇，可以免难。不然祸及身矣。”贺氏养蛇一二年，渐大，不见物，惟在衣被中。亮不知也，拨被见蛇，大惊，以刀斫杀之，贺氏两目俱枯，不复见物，悔而无及焉。梁仁裕为骁卫将军，先幸一婢，妻李氏甚妒而虐，缚婢击其脑。婢号呼曰：“在下卑贱，势不自由。娘子锁项，苦毒何甚！”婢死后月余，李氏病，常见婢来唤。李氏头上生四处瘰疽，脑溃，昼夜鸣叫，苦痛不胜，数月而卒。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。县丞张景先宠其婢，厥妻杨氏妒之。景出使不在，妻杀婢，投之于厕。景至，给之曰婢逃矣。景以妻酷虐，不问也。婢讼之于荣，荣追对之，问景曰：“公夫人病困，说形状。”景疑其有私也，怒之。荣曰：“公夫人枉杀婢，投于厕。今见推勘，公试问之。”景悟，问其妇，妇病甚，具首其事。荣令厕内取其骸骨，香汤浴之，厚加殡葬。婢不肯放，月余而卒。

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。训未婚以前有一妾，成亲之后遂嫁之，已易两主。女患传尸瘦病，恐妾厌祷之，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，才旁掠楚苦，竟以自诬。前后决三百以上，投井而死。不出三日，其女遂亡，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。安石坐贬蒲州，太极元年八月卒。

王弘，冀州衡水人，少无赖，告密罗织善人。曾游河北赵、贝，见老人每年作邑斋，遂告二百人，授游击将军。俄除侍御史。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，密差弘往推索，大枷夹颈，安仁不承伏。遂于枷上斫安仁死，便即脱之。其男从军，亦擒而斩之。至汾州，与司马毛公对食，须臾喝下，斩取首级，百姓震悚。后坐诬枉流雷州，将少姬花严，素所宠也。弘于舟中伪作敕追，花严谏曰：“事势如此，何忍更为不轨乎”弘怒曰：“此老姬欲败吾事。”缚其手足，投之于江。船人救得之，弘又鞭二百而死，埋于江上。俄而伪敕发，御史胡

元礼推之，辄身领回。至花严死处，忽云：“花严来唤对事。”左右皆不见，惟弘称“叩头死罪”，如受枷棒之声，夜半而卒。

余杭人陆彦，夏月死十余日，见王，云：“命未尽，放归。”左右曰：“宅舍亡坏不堪。”时沧州人李谈新来，其人合死，王曰：“取谈宅舍与之。”彦遂入谈枢中而苏，遂作吴语，不识妻子，具说其事。遂向余杭访得其家，妻子不认，具陈由来，乃信之。天后中，涪州武龙界多虎暴。有一兽似虎而绝大，日正中，逐一虎直入人家，噬杀之，亦不食其肉。自是县界不复有虎矣。录奏，检《瑞图》乃酋耳，不食生物，有虎暴则杀之。

天后中，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，损一宫人，遂令生饿数日而死。天后令葬之，其上起塔，设千人供，勒碑号为“虎塔”。至今犹在。

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，有部人饮大醉，夜中山行，临崖而睡。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，虎须入醉人鼻中，遂喷嚏，声震虎，遂惊跃，便即落崖。腰胯不遂，为人所得。

阳城居夏县，拜谏议大夫；郑钢居阌乡，拜拾遗；李周南居曲江，拜校书郎。时人以为转远转高，转近转卑。袁守一性行浅促，时人号为“料斗鳧翁鸡”。任万年尉，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。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，除监察，怀贞未知也。贞高揖曰：“驾欲出，公作如此检校。”守一即弹之。月余，贞除左台御史大夫，守一请假不敢出，乞解。贞呼而慰之，守一兢惕不已。楚客知之，为除右台侍御史，于朝堂抗衡于贞曰：“与公罗师。”罗师者，市郭儿语，无交涉也。无何，楚客以反诛，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。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：“台阁神仙地，衣冠君子乡。昨朝犹对坐，今日忽云亡。魂随司命鬼，魄遂阎罗王。此时罢欢笑，无复向朝堂。”

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，其子嘲之曰：“陆余庆，笔头无力嘴头硬。一朝受词讼，十日判不竟。”送案褥下。余庆得而读之，曰：“必是那狗。”遂鞭之。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，不敢诣厅，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，锁州宅门。及贼登垒，乃入匮中藏，令奴曰：“牢掌钥匙，贼来索，慎勿与。”昔有愚人入京选，皮袋被贼盗去，其人曰：“贼偷我袋，将终不得我物用。”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钥匙尚在我衣带上，彼将何物开之。”此孙彦高之流也。姜师度好奇诡，为沧州刺史兼按察，造抢车运粮，开河筑堰，州县鼎沸。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，穗蟹食尽，又差夫打蟹。苦之，歌曰：“卤地抑种稻，一概被水沫。年年索蟹夫，百姓不可活。”又为陕州刺史，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，计以为费。一夕忽云得计，立注楼，从仓建槽，直至于河，长数千丈，而令放米。其不快处，具大杷推之，米皆损耗，多为粉末。兼风激扬，凡一函失米百石，而动即千万数。遣典庾者偿之，家产皆竭；复遣输户

自量，至有偿数十斛者。甚害人，方停之。岐王府参军石惠恭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：“御史非长任，参军不久居。待君迁转后，此职还到余。”因竞放牒往来，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，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。御史中丞李谨度，宋璟引致之。遭母丧，不肯举发哀，讣到皆匿之。官寮苦其无用，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。尚书省牒御史台，然后哭。其庸猥皆此类也。

王怡为中丞，宪台之秽；姜晦为掌选侍郎，吏部之秽；崔泰之为黄门侍郎，门下之秽。号为“京师三秽”。阳滔为中书舍人，时促命制敕，令史持库钥他适，无旧本检寻，乃斫窗取得之，时人号为“斫窗舍人”。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：“君为河边草，逢春心剩生。妾如堂上镜，得照始分明。”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“始”字为“转”字，遂争此诗，皆云我作。乃下牒见博士，罗为宗判云：“昔五字定表，以理切称奇；今一言竞诗，取词多为主。诗归弘智，‘转’还定宗。以状牒知，任为公验。”

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，夜半急追集船人，更无他语，乃曰：“逆风必不得张帆。”众大哂焉。王熊为泽州都督，府法曹断掠粮贼，惟各决杖一百。通判，熊曰：“总掠几人”法曹曰：“掠七人。”熊曰：“掠七人，合决七百。法曹曲断，府司科罪。”时人哂之。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，后熊来替，百姓歌曰：“前得尹佛子，后得王癫獭。判事驴咬瓜，唤人牛嚼沫。见钱满面喜，无镋从头喝。尝逢饿夜叉，百姓不可活。”冀州参军鞠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云：“崇裕有幸会，得遇明流行。司士向京去，旷野哭声哀。”司功曰：“大才士。先生其谁”曰：“吴儿博士教此声韵。”司功曰：“师明弟子哲。”

滑州灵昌尉梁士会，官科鸟翎，里正不送。举牒判曰：“官唤鸟翎，何物里正，不送鸟翎！”佐使曰：“公大好判，‘鸟翎’太多。”会索笔曰：“官唤鸟翎，何物里正，不送雁翅！”有识之士闻而笑之。

卷三

则天朝，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，朝官侧目，上林令侯敏偏事之。其妻董氏谏止之曰：“俊臣，国贼也，势不久。一朝事败，党附先遭，君可敬而远之。”敏稍稍引退。俊臣怒，出为涪州武龙令。敏欲弃官归，董氏曰：“速去，莫求住。”遂行至州，投刺参州将，错题一张纸。州将展看，尾后有字，大怒曰：“修名不了，何以为县令！”不放上。敏忧闷无已，董氏曰：“且住，莫求去。”停五十日，忠州贼破武龙，杀旧县令，掠家口并尽。敏以不计上获全。后俊臣诛，逐其党流岭南，敏又获免。唐冀州长史吉懋，欲为男瑛娶南宫县丞崔敬女，敬不许。

因有故胁以求亲，敬惧而许之。择日下函，并花车卒至门首。

敬妻郑氏初不知，抱女大哭，曰：“我家门户低，不曾有吉郎。”女坚卧不起。其小女白其母曰：“父有急难，杀身救解。设令为婢，尚不合辞；姓望之门，何足为耻。姊若不可，儿自当之。”遂登车而去。顷迁平章事，贤妻达节，谈者荣之。顷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，出为温州司马而卒。

监察御史李畬母，清素贞洁，畬请禄米送至宅，母遣量之，剩三石。问其故，令史曰：“御史例不概剩。”又问车脚几钱，又曰：“御史例不还脚钱。”母怒，令还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，畬乃追仓官科罪。诸御史皆有惭色。文昌左丞卢献女第二，先适郑氏，其夫早亡，誓不再醮。

姿容端秀，言辞甚高。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，姊亡之后，奏请续亲，许之，兄弟并不敢白。思冲择日备礼，贽币甚盛。执贽就宅，卢氏拒关，抗声詈曰：“老奴，我非汝匹也。”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。思冲奏之，敕不夺其志。后为尼，甚精进。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，嫁未周年而廉卒。李年十八守志，设灵几，每日三上食临哭，布衣蔬食六七年。忽夜梦一男子，容止甚都，欲求李氏为偶，李氏睡中不许之。自后每夜梦见，李氏竟不受，以为精魅，书符咒禁，终莫能绝。李氏叹曰：“吾誓不移节，而为此所挠，盖吾容貌未衰故也。”乃拔刀截发，麻衣不濯，蓬鬓不理，垢面灰身。其鬼又谢李氏曰：“夫人竹柏之操，不可夺也。”自是不复梦见。郡守旌其门闾，至今尚有节妇里。

杨盈川侄女曰容华，幼善属文，尝为《新妆诗》，好事者多传之。诗曰：“宿鸟惊眠罢，房栊乘晓开。凤钗金作缕，鸾镜玉为台。妆似临池出，人疑向月来。自怜终不见，欲去复徘徊。”初，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人，皆国色。妻妒，烂二女头发秃尽。太宗闻之，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，云：“饮之立死。瑰三品，合置姬媵。尔后不妒，不须饮；若妒，即饮之。”柳氏拜敕讫，曰：“妾与瑰结发夫妻，俱出微贱，更相辅翼，遂致荣官。瑰今多内嬖，诚不如死。”饮尽而卧，然实非鸩也，至夜半睡醒。帝谓瑰曰：“其性如此，朕亦当畏之。”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。隋开皇中，京兆韦哀有奴曰桃符，每征讨将行，有胆力。

哀至左卫中郎，以桃符久从驱使，乃放从良。桃符家有黄牛，宰而献之，因问哀乞姓。哀曰：“止从我姓为韦氏。”符叩头曰：“不敢与郎君同姓。”哀曰：“汝但从之，此有深意。”故至今为“黄犍子韦”，即韦庶人其后也。不许异姓者，盖虑年代深远，子孙或与韦氏通婚，此其意也。则天后尝梦一鹦鹉，羽毛甚伟，两翅俱折。以问宰臣，群公默然，内史狄仁杰曰：“鹉者，陛下姓也；两翅折，陛下二子庐陵、相王也。陛下起此二子，两翅全也。”

“武承嗣、武三思连项皆赤。后契丹围幽州，檄朝廷曰‘还我庐陵、相王来’，则天乃忆狄公之言，曰：“卿曾为我占梦，今乃应矣。朕欲立太子，何者

为得“仁杰曰：“陛下内有贤子，外有贤侄，取舍详择，断在圣衷。”则天曰：“我自有圣子，承嗣、三思是何疥癣！”承嗣等惧，掩耳而走。即降敕追庐陵，立为太子，充元帅。初募兵，无有应者，闻太子行，北邙山头皆兵满，无容人处。贼自退散。

薛季昶为荆州长史，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，头向外。以问占者张猷，猷曰：“猫儿者，爪牙；伏门限者，阃外之事。君必知军马之要。”未旬日，除桂州都督、岭南招讨使。给事中陈安平子，年满赴选，与乡人李仙药卧。夜梦十一月养蚕，仙药占曰：“十一月养蚕，冬丝也，君必送东司。”数日，果送吏部。

饶阳李瞿，云勋官番满选，夜梦一母猪极大，李仙药占曰：“母猪，豕屯主也，君必得屯主。”数日，果如其言。张鷟曾梦一大鸟，紫色，五彩成文，飞下至庭前不去。以告祖父，云：“此吉祥也。昔蔡衡云，凤之类有五：其色赤者，文章凤也；青者，鸾也；黄者，鹓雏也；白者，鸿鹄也；紫者，鸞鷟也。此鸟为凤凰之佐，汝当为帝辅也。”遂以为名字焉。鷟初举进士，至怀州，梦庆云覆其身。其年对策，考功员外郎味道以为天下第一。又初为岐王属，夜梦着绯乘驴，睡中自怪：我绿衣当乘马，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，授鸿胪丞。未经考而授五品，此其应也。

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，明朝唱策，夜梦一狗从窞出，挽弓射之，其箭遂擎。以为不祥，问曹良史，曰：“吾往唱策之夜，亦为此梦。梦神为吾解之曰：狗者，第字头也；弓，第字身也；箭者，第竖也；有擎为第也。”寻而唱第，果如梦焉。右丞卢藏用、中书令崔湜，太平党，被流岭南。至荆州，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，问善占梦张猷。谓卢右丞曰：“崔令公大恶梦。坐下听讲，法从上来也；镜子，金榜竟也。其竟于今日乎！”寻有御史陆遗勉赍敕，令湜自尽。洛州杜玄有牛一头，玄甚怜之。夜梦见其牛有两尾，以问占者李仙药，曰：“牛字有两尾，失字也。”经数日，果失之。载初年中，来俊臣罗织，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，咒咀不道。拷楚酸痛，奴婢妄证，二子自诬，并鞭杀之，朝野伤痛。浮休子张鷟曰：下里庸人，多信厌祷，小儿妇女，甚重符书。蕴慝崇奸，构虚成实。坎土用血，诚伊戾之故为；掘地埋桐，乃江充之擅造也。韦庶人之全盛日，好厌祷，并将昏镜以照人，令其速乱，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。平王诛之。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，皆逆韦之輩为之也。韦庶人葬其父韦玄贞，号酆王。葬毕，官人路见鬼师雍文智，诈宣酆王教曰：“常作官人，甚大艰苦，宜与赏，着绿者与绯。”韦庶人悲恻，欲依鬼教与之。未处分间，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，遂斩之。中宗之时，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。他日，对百官总集，诈宣孝和敕曰：“御史不检校，去却巾

带。”即去之。曰：“有敕与一顿杖。”大使曰：“御史不奉正敕，不合决杖。”君卿曰：“若不合，有敕且放却。”御史裹头，仍舞蹈拜谢而去。观者骇之。浮休子张鷟德州平昌令，大旱。郡符下令以师婆、师僧祈之，二十余日无效。浮休子乃推土龙倒，其夜雨足。江淮南好鬼，多邪俗，病即祀之，无医人。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，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，与同行郭司法质焉。其何婆士女填门，饷遗满道，颜色充悦，心气殊高。郭再拜下钱，问其品秩。何婆乃调弦柱，和声气曰：“个丈夫富贵。今年得一品，明年得二品，后年得三品，更后年得四品。”郭曰：“阿婆错，品少者官高，品多者官小。”何婆曰：“今年减一品，明年减二品，后年减三品，更后年减四品，更得五六年总没品。”郭大骂而起。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，朱紫填门。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，见一将军，紫袍玉带甚伟，下一匹绀绫，请一局卜。来婆鸣弦柱，烧香，合眼而唱：“东告东方朔，西告西方朔，南告南方朔，北告北方朔，上告上方朔，下告下方朔。”将军顶礼既，告请甚多，必望细看，以决疑惑。遂即随意支配。咸亨中，赵州祖珍俭有妖术。悬水瓮于梁上，以刃斫之，绳断而瓮不落。又于空房内密闭门，置一瓮水，横刀其上。人良久入看，见俭支解五段，水瓮皆是血。人去之后，平复如初。冬月极寒，百白水冻，咒之拔出。卖卜于信都市，日取百钱。盖君平之法也。后被人纠告，引向市斩之，颜色自若，了无惧。命纸笔作词，精神不挠。凌空观叶道士咒刀，尽力斩病人肚，横桃柳于腹上，桃柳断而内不伤。复将双刀斫一女子，应手两断，血流遍地，家人大哭。道人取续之，喷水而咒，须臾平复如故。

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。每岁商胡祈福，烹猪羊，琵琶鼓笛，酣歌醉舞。酹神之后，募一胡为袄主，看者施钱并与之。其袄主取一横刀，利同霜雪，吹毛不过，以刀刺腹，刃出于背，仍乱扰肠肚流血。食顷，喷水咒之，平复如故。此盖西域之幻法也。凉州袄神祠，至祈祷日袄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，直洞腋下，即出门，身轻若飞，须臾数百里。至西袄神前舞一曲即却，至旧袄所乃拔钉，无所损。卧十余日，平复如故。莫知其所以然也。

明崇俨有术法。大帝试之，为地窖，遣妓奏乐。引俨至，谓曰：“此地常闻管弦，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”俨曰：“诺。”遂书二桃符，于其上钉之，其声寂然。上笑唤妓人问，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上，遂怖惧，不敢奏乐也。上大悦。蜀县令刘静妻患疾，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，曰：“须得生龙肝，食之必愈。”静以为不可得，俨乃画符，乘风放之上天。须臾有龙下，入瓮水中，剔取食之而差。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、龙眼，俨坐顷间，往阴山取雪，岭南取果子并到，食之无别。时四月，瓜未熟，上思之，俨索百钱将去，须臾得一大瓜，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。上追老人至问之，云土埋一瓜拟进，适卖，唯得百钱耳。

俨独坐堂中，夜被刺死，刀子仍在心上。敕求贼甚急，竟无踪绪。或以为俨役鬼劳苦，被鬼杀之。孔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信哉！

则天朝有鼎师者，瀛州博野人，有奇行。太平公主进，则天试之，以银瓮盛酒三斗，一举而饮尽。又曰：“臣能食酱。”即令以银缸盛酱一斗，鼎师以匙抄之，须臾即竭。则天欲与官，鼎曰：“情愿出家。”即与剃头。后则天之复辟也，鼎曰：“如来螺髻，菩萨宝首，若能修道，何必剃除。”遂长发。使张潜决一百，不废行动，亦无疮疾，时人莫测。大足中，有妖妄人李慈德，自云能符书厌，则天于内安置。

布豆成兵马，画地为江河，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，缠被为甲，三更于内反，宫人扰乱相杀者十二三。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，领兵斩关而入，杀慈德、阉竖数十人。惜哉，慈德以厌为客，以厌而丧。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，久而不决。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，并壳食之并尽。僧仍不伏。法善烧一铁钵，赫赤两合，欲合老僧头上，僧唱“贼”，袈裟掩面而走。孝和抚掌大笑。道士罗公远，幼时不慧。入梁山数年，忽有异见，言事皆中，敕追入京。先天中，皇太子设斋，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，太子靳固不与。远曰：“少时自取。”太子自封署房门，须臾开视，器物一无所见。东房先封闭，往视之，器物并在其中。又借太子所乘马，太子怒，不与。远曰：“已取得来，见于后园中放在。”太子急往枥上检看，马在如故。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，就罗公远看年命，奴擎衣补在门外，不觉须臾在公远衣箱中。诸人大惊，莫知其然。欧阳通，询之子，善书，瘦怯于父。常自矜能书，必以象牙、犀角为笔管，狸毛为心，覆以秋兔毫；松烟为墨，末以麝香；纸必须坚薄白滑者，乃书之。盖自重其书。薛纯陀亦效欧阳草，伤于肥钝，亦通之亚也。孟知俭，并州人，少时病，忽亡。见衙府如平生时，不知其死，逢故人为史，谓曰：“因何得来。”具报之，乃知是冥途。吏为检寻，曰：“君平生无修福处，何以得还！”知俭曰：“一生诵《多心经》及《高王经》，虽不记数，亦三四万遍。”重检，获之，遂还。吏问：“欲知官乎？”知俭曰：“甚要。”遂以簿示之，云“孟知俭合运出身，为曹州参军，转邓州司仞”，即掩却不许看。遂至荒榛，入一黑坑，遂活。不知“运”是何事，寻有敕募运粮，因放选授曹州参军。乃悟曰：“此州吾不见小书耳。”满授邓州司仞。去任，又选唱晋州判司，未过而卒。

贞观中，顿丘县有一贤者，于黄河渚上拾菜，得一树栽子大如指。持归，蒔之三年，乃结子五颗，味状如柰，又似林檎多汁，异常酸美。送县，县上州，以其味奇，乃进之，赐绫一十匹。后树长成，渐至三百颗，每年进之，号曰“朱柰”，至今存。德、贝、博等州，取其枝接，所在丰足。人以为从西域

来，碍渚而住矣。

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，得道于豫章西山。江中有蛟为患，旌阳没水，剑斩之。后不知所在。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，击之声闻数十里。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，破之得剑一双，视其铭一有“许旌阳”字，一有“万仞”字。遂有万仞师出焉。

上元年中，令九品以上配刀 厉等袋，彩帨为鱼形，结帛作之。取鱼之象，强之兆也。至天后朝乃绝。景云之后又复前，结白鱼为饼。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，铸铜为桂树，金花银叶，帝每骑马自照，人马并在镜中。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。

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、十六夜，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，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绮，饰以金玉，燃五万盏灯，簇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，衣罗绮，曳锦绣，耀珠翠，施香粉。一花冠、一巾帔皆万钱，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。妙简长安、万年少女妇千余人，衣服、花钗、媚子亦称是，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，欢乐之极，未始有之。

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，金银、珠玉、宝贝之类罔不毕萃，旷古以来，未曾闻见。铺象牙床，织犀角簟，罽貂之褥，蛭虻之毡，汾晋之龙须、河中之凤翮以为席。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，逼之也。同饮以碗盏一双，取其常相逐。迥秀畏其盛，嫌其老，乃荒饮无度，昏醉是常，频唤不觉。出为衡州刺史。易之败，阿臧入官，迥秀被坐，降为卫州长史。宗楚客造一新宅成，皆是文柏为梁，沉香和红粉以泥壁，开门则香气蓬勃。磨文石为阶砌及地，着吉莫靴者，行则仰仆。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，兄弟配流。太平公主就其宅看，叹曰：“看他行坐处，我等虚生浪死。”一年追入，为凤阁侍郎。景龙中，为中书令。韦氏之败，斩之。

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，高三尺，开四门，绛桥勾栏，花草、飞禽、走兽，诸天妓乐，麒麟、鸾凤、白鹤、飞仙，丝来线去，鬼出神入，隐起钗镂，窈窕便娟。珍珠、玛瑙、琉璃、琥珀、玻璃、珊瑚、车磔、琬琰，一切宝贝，用钱三万，府库之物，尽于是矣。

隋炀帝巡狩北边，作大行殿七宝帐，容数百人，饰以珍宝，光辉洞彻。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，可汗恍然，疑非人世之有。识者云，大行殿者，示不祥也。亦是王莽轻车之比，天心其关人事与欤！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。夺百姓庄园，造定昆池四十九里，直抵南山，拟昆明池。累石为山，以象华岳，引水为涧，以象天津。飞阁步檐，斜桥磴道，衣以锦绣，画以丹青，饰以金银，莹以珠玉。又为九曲流杯池，作石莲花台，泉于台中流出，穷天下之壮丽。悖逆之败，配入司农，每日士女游观，车马填噎。奉敕，辄到者官人解见任

，凡人决一顿，乃止。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，以后百官、百姓家效之，山林奇禽异兽，搜山荡谷，扫地无遗，至于网罗杀获无数。开元中，禁宝器于殿前，禁人服珠玉、金银、罗绮之物，于是采捕乃止。

高宗时，有刘龙子妖言惑众。作一金龙头藏袖中，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。每相聚出龙头，言圣龙吐水，饮之百病皆差。遂转羊肠，水于龙口中出，与人饮之，皆罔云病愈，施舍无数。遂起逆谋，事发逃走，捕访久之擒获，斩之于市，并其党十余人。东海孝子郭纯丧母，每哭则群鸟大集，使验有实，旌表门闾。后访乃是孝子每哭，即散饼食于地，群鸟争来食之。后如此，鸟闻哭声以为度，莫不竞凑，非有灵也。

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，州县上言，遂蒙旌表。乃是猫犬同时产子，取猫儿置狗窠中，狗子置猫窠内，惯食其乳，遂以为常，殆不可以异论也。自连理木、合欢瓜、麦分歧、禾同穗，触类而长，实繁有徒，并是人作，不足怪也。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，云“圣母临水，永昌帝业”，进之，授五品果毅，置永昌县。乃是白石凿作字，以紫石末和药嵌之。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，有“武兴”字，改文水为武兴县。自是往往作之。后知其伪，不复采用，乃止。襄州胡延庆得一龟，以丹漆书其腹曰“天子万万年”以进之。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，奏请付法。则天曰：“此非恶心也，舍而勿问。”

则天好祲祥，拾遗朱前疑说梦云，则天发白更黑，齿落更生，即授都官郎中。司刑寺囚三百余人，秋分后无计可作，乃于圜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，长五尺。至夜半，三百人一时大叫。内使推问，云：“昨夜有圣人见，身长三丈，面作金色，云‘汝等并冤枉，不须怕惧。天子万年，即有恩赦放汝’。”把火照之，见有巨迹，即大赦天下，改为大足元年。

白铁余者，延州稽胡也，左道惑众。先于深山中埋一金铜像于柏树之下，经数年，草生其上。给乡人曰：“吾昨夜山下过，每见佛光。”大设斋，卜吉日以出圣佛。及期，集数百人，命于非所藏处掘，不得。乃劝曰：“诸公不至诚布施，佛不可见。”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。更于埋处掘之，得金铜像。乡人以为圣，远近传之，莫不欲见。乃宣言曰：“见圣佛者，百病即愈。”左侧数百里，老小士女皆就之。乃以绯紫红黄绦为袋数十重盛像，人聚观者，去一重一回布施，收千端乃见像。如此矫伪一二年，乡人归伏，遂作乱，自号光王，署置官职，杀长吏，数年为患。命将军程务挺斩之。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，初事皇太子，颇得出入。暂令出外，即恃威权，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。宰执方食即来，诸人命坐，常遣一人门外急唤，云“殿下须使令”，吐饭而去。诸司皆如此。请谒嘱事，卖官鬻狱，所求必遂。东宫后稍稍疏之，仍潜入仗

内食侍官饭。晚出外腹痛，犹诈云太子赐予食瓜太多。须臾霍出卫士所食米饭黄臭，并齏菜狼藉。凡是小人得宠，多为此状也。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，司宾丞田归道副焉。至牙帐下，知微舞蹈，宛转抱默啜靴而鼻臭之。田归道长揖不拜，默啜大怒，倒悬之。经一宿，明日将杀，元珍谏：“大国和亲使，若杀之不祥。”乃放之。后与知微争于殿廷，言默啜必不和；知微坚执以为和。默啜果反，陷赵、定，天后乃诛知微九族，拜归道夏官侍郎。

张利涉性多忘，解褐怀州参军。每聚会被召，必于笏上记之。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，怪其不至，亲就门刺请。涉看笏曰：“公何见顾笏上无名。”又一时昼寝惊，索马入州，扣刺史邓恽门，拜谢曰：“闻公欲赐责，死罪！”邓恽曰：“无此事。”涉曰：“司功某甲言之。”恽大怒，乃呼州官捶以甲间构，将杖之。甲苦诉初无此语，涉前请曰：“望公舍之，涉恐是梦中见说耳。”时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。五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。尝至州，于主人舍坐，州佐史前过，以为县典也，呼欲杖之，典曰：“某是州佐也。”玄一惭谢而止。须臾县典至，一疑其州佐也，执手引坐，典曰：“某是县佐也。”又愧而止。曾有人传其兄书者，止于阶下，俄而里胥白录人到，玄一索杖，遂鞭送书人数下。其人不知所以，讯之，玄一曰：“吾大错。”顾直典回宅取杯酒暖愈。良久，典持酒至，玄一既忘其取酒，复忘其被杖者，因便赐直典饮之。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，典王庆通判禀，静曰：“尔何姓”庆曰：“姓王。”须臾庆又来，又问何姓，庆又曰姓王。静怪愕良久，仰看庆曰：“南皮佐史总姓王。”

定州何名远大富，主官中三驿。每于驿边起店停商，专以裘胡为业，货财巨万，家有绫机五百张。远年老，或不从戎，即家贫破。及如故，即复盛。

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，里中谓之“鸡肆”，言若归之因剔粪而有所得也。会世副其业，家财巨万。有士人陆景旸，会邀过，所止馆舍甚丽，入内梳洗，衫衣极鲜，屏风、毡褥、烹宰无所不有。景旸问曰：“主人即如此快活，何为不罢恶事”会曰：“吾中间停废一二年，奴婢死亡，牛马散失；复业已来，家途稍遂。非情愿也，分合如此。”滕王婴、蒋王恽皆不能廉慎，大帝赐诸王，名五王，不及二王，敕曰：“滕叔、蒋兄自解经纪，不劳赐物与之。”以为“钱贯”。二王大渐。朝官莫不自励，皆以取受为赃污，有终身为累，莫敢犯者。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污，有一里正死，范集里正二百人为里正造像，各出钱一贯。范自纳之，谓曰：“里正有过罪，先须急救。范先造得一像，且以与之。”纳钱二百千，平像五寸半。其贪皆类此。范惟一男，放鹰马惊，桑枝打破其脑，百姓快之，皆曰“千金之子，易一兔之命。”

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，问里正曰：“鸡卵一钱几颗”曰：“三颗

。”彪之乃遣取十千钱，令买三万颗，谓里正曰：“未须要，且寄母鸡抱之，遂成三万头鸡。经数月长成，令县吏与我卖，一鸡三十钱，半年之间成三十万。”又问：“竹笋一钱几茎？”曰：“五茎。”又取十千钱付之，买得五万茎，谓里正曰：“吾未须要笋，且向林中养之。至秋竹成，一茎十钱，成五十万。”其贪鄙不道皆类此。

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，对宾下脱粟饭。商客有一驴，日行三百里，曾三十年不卖。市人报价云：“十四千”。愔曰“四千金少，更增一千。”又令买单丝罗，匹至三千。愔问：“用几两丝？”对曰：“五两。”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，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。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，到任令里正括客，云不得称无。

上户每取两人，下户取一人，以刑胁之，人惧，皆妄通。通讷，简云：“不用唤客来，但须见主人。”主人到，处分每客索绢一匹，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。罢任，发至鹿城县，有一车装绢未满载，欠六百匹，即唤里正令满之。里正计无所出，遂于县令、丞、尉家一倍举送。至都，拜柳州刺史。

安南都获崔玄信命，女婿裴惟岳摄爱州刺史，贪暴，取金银财物向万贯。有首领取妇，裴郎要障车绦，索一千匹，得八百匹，仍不肯放。捉新妇归，戏之，三日乃放还，首领更不复纳。裴即领物至扬州。安南及问至，擒之，物并纳官，裴亦锁项至安南，以谢百姓。及海口，会赦而免。

洛州司金严升期摄侍御史，于江南巡察，性嗜牛肉，所至州县，烹宰极多。事无大小，入金则弭，凡到处金银为之踊贵，故江南人谓为“金牛御史”。

张昌仪为洛阳令，借易之权势，属官无不允者。风声鼓动，有一人姓薛，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。仪领金，受其状，至明堂，付天官侍郎张锡。数日失状，以问仪，仪曰：“我亦不记，得有姓薛者即与。”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，并令与官。其蠹政也如此。

卷四

隋辛亶为吏部侍郎，选人为之榜，略曰：“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，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：‘当今天子圣明，群僚用命，外拓四方，内齐七政。而子位处权衡，职当水镜，居进退之首，握褒贬之柄。理应识是识非，知滞知微，使无才者泥伏，有用者云飞。奈何尸禄素餐，滥处上官，黜陟失所，选补伤残，小人在位，君子驳弹。莫不代子战灼，而子独何以安？’辛亶曰：‘百姓之子，万国之人，不可皆识，谁厚谁亲。为桀赏者，不可不喜；被尧责者，宁有不愠。得官者见喜，失官者见疾，细而论之，非亶之失。’先生曰：‘是何疾欤，是何疾欤！不识何不访其名，官少何不简其精。细寻状迹，足识法家，细寻判验，足识文华。宁不知石中出玉，黄金出沙。量子之才，度子

之智，只可投之四裔，以御魑魅。怨嗟不少，实伤和气。’辛亶再拜而谢曰：‘幸蒙先生见责，实觉多违。谨当刮肌贯骨，改过惩非。请先生纵亶自修，舍亶之罚，如更有违，甘从斧钺。’先生曰：‘如子之辈，车载斗量，朝廷多少，立须相代。那得久旷天官，待子自作。急去急去，不得久住。换取师巫，却行无处。’亶掩泣而言曰：‘罪过自招，自灭自消，岂敢更将面目，来污圣朝。’先生曳杖而歌曰：‘辛亶去，吏部明，开贤路，遇太平。今年定知不可得，后岁依期更入京。’”隋牛弘为吏部侍郎，有选人马敞者，形貌最陋，弘轻之，侧卧食果子嘲敞曰：“尝闻扶风马，谓言天上下。今见扶风马，得驴亦不假。”敞应声曰：“尝闻陇西牛，千石不用鞣。今见陇西牛，卧地打草头。”弘惊起，遂与官。陈朝尝令人聘隋，不知其使机辨深浅，乃密令侯白变形貌，着故弊衣，为贱人供承。客谓是微贱，甚轻之，乃傍卧放气与之言，白心颇不平。问白曰：“汝国马价贵贱”报云：“马有数等，贵贱不同。若从伎俩筋脚好，形容不恶，堪得乘骑者，直二十千已上。若形容粗壮，虽无伎俩，堪驮物，直四五千已上。若弥（音卜结反）尾燥蹄，绝无伎俩，傍卧放气，一钱不直。”使者大惊，问其姓名，知是侯白，方始愧谢。

唐高士廉选，其人齿高，有选人自云解嘲谑，士廉时着木履，令嘲之，应声云：“刺鼻何曾嚏，踏面不知瞋。高生两个齿，自谓得胜人。”士廉笑而引之。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，多加官赏，有为右台御史者。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：“在外有何可笑事”元一曰：“朱前疑着绿，逯仁杰着朱。闻知微骑马，马吉甫骑驴。将名作姓李千里，将姓作名吴栖梧。左台胡御史，右台御史胡。”胡御史，胡元礼也；御史胡，蕃人为御史者，寻改他官。周革命，举人贝州赵廓眇小，起家监察御史，时人谓之“台秽”，李昭德詈之为“中霜谷束”，元一目为“梟坐鹰架”。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，有武夫气，时人谓之“外军主帅”，元一目为“鹜入凤池”。苏味道才学识度，物望攸归，王方庆体质鄙陋，言词鲁钝，智不逾俗，才不出凡，俱为凤阁侍郎。或问元一曰：“苏、王孰贤”答曰：“苏九月得霜鹰，王十月被冻蝇。”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得霜鹰俊捷，被冻蝇顽怯。”时人谓能体物也。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，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，引兵至赵州，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，王乃弃兵甲，南走邢州，军资器械遗于道路。闻贼已退，方更向前。军回至都，置酒高会，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：“长弓短度箭，蜀马临阶骗。去贼七百里，隈墙独自战。甲仗纵抛却，骑猪正南蹕。”上曰：“懿宗有马，何因骑猪”对曰：“骑猪，夹豕走也。”上大笑。懿宗曰：“元一宿构，不是卒辞。”上曰：“尔叶韵与之。

“懿宗曰：“请以羣韵。”元一应声曰：“裹头极草草，掠鬓不羣々。未见桃花面皮，漫作杏子眼也。”则天大悦，王极有惭色。懿宗形貌短丑，故曰“长

弓短度箭。”周静乐县主，河内王懿宗妹，短丑；武氏最长，时号“大歌”。县主与则天并马行，命元一咏，曰：“马带桃花锦，裙拖绿草罗。定知纱帽底，形容似大歌。”则天大笑，县主极惭。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，一足蹇，元一目为“行辙方相”，亦号为“卫灵公”，言防灵枢方相也。天官侍郎吉顼长大，好昂头行，视高而望远，目为“望柳骆驼”。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体伛身，黑而且瘦，目为“岭南考典”。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，身体垢腻，目为“光禄掌膳”。东方虬身長衫短，骨面粗眉，目为“外军校尉”。唐波若矮短，目为“郁屈蜀马”。目李昭德“卒（子锐反）岁胡孙”。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，为“端箭师。”郎中长孺子视望阳，目为“呬醋汉”。汜水令苏征举止轻薄，目为“失孔老鼠”。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，项缩而眼跌，吉顼目为“逆流虾蟆”。

周韵州曲江令朱随侯，女夫李逖，游客尔朱九，并姿相少媚，广州人号为“三樵”（七肖反）。人歌曰：“奉敕追三樵，随侯傍道走。回头语李郎，唤取尔朱九。张鷟目随侯为“臃乱土梟。”周李详，河内人，气侠刚劲。初为梓州监示盐亭尉，主书考曰，刺史问平己否，详独曰不平。刺史曰：“不平，君把笔考。”详曰：“请考使君。”即下笔曰：“怯断大事，好勾小稽。自隐不清，疑人总浊。考中下。”刺史默然而罢。则天革命，举人不试皆与官，起家至御史、评事、拾遗、补阙者，不可胜数。张鷟为谣曰：“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。杷推侍御史，碗脱校书郎。”时有沈全交者，傲诞自纵，露才扬己，高巾子，长布衫，南院吟之，续四句曰：“评事不读律，博士不寻章。面糊存抚使，眯目圣神皇。”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，对仗弹劾，以为谤朝政，败国风，请于朝堂决杖，然后付法。则天笑曰：“但使卿等不滥，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，即宜放却。”先知于是乎面无色。

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，项辕粗，鷟号为“饱乳犊子”。

唐郑愔曾骂选人为“痴汉”，选人曰：“仆是吴痴，汉即是公。”愔令咏痴，吴人曰：“榆儿复榆妇，造屋兼造车。十七八九夜，还书复借书。”愔本姓郑，改姓郑，时人号为“郑郑”。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，至树墩城，闻刘尚书没蕃，着靴不得，狼狈而走。时将军王杲、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，遗却麦饭，首尾千里，地上尺余。时军中谣曰：“姚河李阿婆，鄯州王伯母。见贼不能斗，总由曹新妇。”

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，不闲时务，博硕肥腴，顽滞多疑，台中小吏号之为“媼”。媼者肉块，无七窍，秦穆公时野人得之。唐先天中，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，绕朝堂坊市，无所不至。上登西楼望之，师度堰水泅柴筏而下，遂授司农卿。于后水涨则奔突，水缩则竭涸。又前开黄河，引水向棣州，费

亿兆功，百姓苦其淹渍，又役夫塞河。开元六年，水泛滥，河口堰破，棣州百姓一概没尽。师度以为功，官品益进。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，自言明玄象，专行矫讦。京中语曰：“姜师度一心看地，傅孝忠两眼相天。”神武即位，知其矫，并斩之。

唐姜晦为吏部侍郎，眼不识字，手不解书，滥掌铨衡，曾无分别。选人歌曰：“今年选数恰相当，都由座主无文章。案后一腔冻猪肉，所以名为姜侍郎。”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，魏光乘目为“赶蛇鹳鹊”。

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，目为“覷鼠猫儿”。殿中监姜皎肥而黑，目为“饱樵母猪”。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，目为“醉部落精”。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，目为“暗烛底觅虱老母”。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，目为“日本国使人”。又有舍人郑勉为“醉高丽”。目拾遗蔡孚“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”。又有殿中侍御史，短而丑黑，目为“烟熏地”。目御史张孝嵩为“小村方相”。目舍人杨仲嗣为“熟熬上猢猻”。目补阙袁辉为“王门下弹琴博士”。目员外郎魏恬为“祈雨婆罗门”。目李全交为“品官给使”。目黄门侍郎李广为“饱水虾蟆”。由是坐此品题朝士，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。

唐贞观中，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。嵩在厅会客饮，召女奴歌，阎披发跣足袒臂，拔刀至席，诸客惊散。嵩伏床下，女奴狼狈而奔。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：“妇强夫弱，内刚外柔。一妻不能禁止，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，夫又精神何在考下。”省符解见任。唐郝象贤，侍郎处俊之孙，顿丘令南容之子也。弱冠，诸友生为之字曰“宠之？”，每于父前称字。父给之曰：“汝朋友极贤，吾为汝设馔，可命之也。”翼日，象贤因邀致十数人，南容引生与之饮。谓曰：“谚云‘三公后，出死狗’。小儿诚愚，劳诸君制字，损南容之身尚可，岂可波及侍中也！”因涕泣，众渐而退。“宠之”者，反语为“痴种”也。朱前疑浅钝无识，容貌极丑。上书云“臣梦见陛下八百岁”，即授拾遗，俄迁郎中。出使回，又上书云“闻嵩山唱万岁声”，即赐绯鱼袋。未入五品，于绿衫上带之，朝野莫不怪笑。后契丹反，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，即酬五品。前疑买马纳讷，表索绯，上怒，批其状“即放归丘园”，愤恚而卒。唐王及善才行庸猥，风神钝浊，为内史时，人号为“鸬集凤池”。俄迁文昌右相，无他政，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，终日追逐，无时暂舍。时人号为“驱驴宰相”。

周有逵仁杰，河阳人。自地官令史出尚书，改天下帐式，颇甚繁细，法令滋章，每村立社官，仍置平直老三员，掌簿案，设锁钥，十羊九牧，人皆散逃。而宰相浅识，以为万代可行，授仁杰地官郎中。数年，百姓苦之，其法遂寝。周考功令史袁琰，国忌众人聚会，充录事勾当。遂判曰：“曹司繁闹，无时

暂闲，不因国忌之辰，无以展其欢笑。”合坐嗤之。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，敕放致仕。上表不伏，于朝堂踊跃驰走，以示轻便。张琮丁忧，自请起复。吏部主事高筠母丧，亲戚为举哀，筠曰：“我不能作孝。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，不肯起对。时台中为之语曰：“侯知一不伏致仕，张琮自请起复，高筠不肯作孝，张栖贞情愿遭忧。皆非名教中人，并是王化外物。”兽心人面，不其然乎！

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，试日不下笔。人问之，荣曰：“无非命也。今日诵判，无一相当。有一道颇同，人名又别。”至来年选，判水碓，又不下笔。人问之，曰：“我诵水碓，乃是蓝田，今问富平，如何下笔。”闻者莫不抚掌焉。周则天内宴甚乐，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：“臣急告君，子急告父。”则天大惊，引问之，对曰：“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，近敕州县征送，太有损折。”则天大怒，仰观屋椽良久，曰：“朕诸亲饮正乐，汝是亲王，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。不堪作王。”令曳下。懿宗免冠拜伏，诸王救之曰：“懿宗愚钝，无意之失。”上乃释之。周张衡，令史出身，位至四品，加一阶，合入三品，已团甲。因退朝，路旁见蒸饼新熟，遂市其一，马上食之，被御史弹奏。则天降敕：“流外出身，不许入三品。”遂落甲。

周右拾遗李良弼，自矜唇颊，好谈玄理，请使北蕃说骨笃禄。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，临以白刃，弼惧，食一盘并尽，乃放还。人讥之曰：“李拾遗，能拾突厥之遗。”出为真源令。秩满还瀛州，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、瀛、冀、贝。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：“‘孙’者胡孙，即是猕猴，虽可当也。‘万’字者有‘草’，即是‘草中藏’。”劝怀璧降何阿小，授怀璧五品将军。阿小败，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。周春官尚书阎知微，庸琐驽怯，使人蕃，受默啜封为汉可汗。贼入恒、定，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。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，知微谓令英曰：“陈将军何不早降下。可汗兵到然后降者，剪土地遗。”令英不答。知微城下连手踏歌，称“万岁乐”。令英曰：“尚书国家八座，受委非轻，翻为贼踏歌，无惭也。”知微仍唱曰：“万岁乐，万岁年，不自由，万岁乐。”时人鄙之。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，兄凭弟力，父挟子威，咸受囑求，赃污狼藉。父挹为司业，受选人钱，湜不之知也，长名放之。其人诉曰：“公亲将赂去，何为不与官。”湜曰：“所亲为谁吾提取鞭杀。”曰：“鞭即遭忧。”湜大惭。主上以湜父年老，瓜初熟，赐一颗，湜以瓜遗妾，不及其父，朝野讥之。时崔、岑、郑愔并为吏部，京中谣曰：“岑羲獠子后，崔湜令公孙。三人相比接，莫贺咄最浑。”

唐左卫将军权龙襄，性褊急，常自矜能诗。通天年中，为沧州刺史，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：“遥看沧州城，杨柳郁青青。中央一群汉，聚坐打杯觥。

”诸公谢曰：“公有逸才。”襄曰：“不敢，趁韵而已。”又《秋日述怀》曰：“檐前飞七百，雪白后园强。饱食房里侧，家粪集野螂。”参军不晓，请释，襄曰：“鹞子檐前飞，直七百文。洗衫挂后园，干白如雪。饱食房中侧卧。家里便转，集得野泽蛭螂。”谈者嗤之。皇太子宴，夏日赋诗：“严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团团。”太子援笔为赞曰：“龙襄才子，秦州人士。明月昼耀，严霜夏起。如此诗章，趁韵而已。”襄以张易之事，出为容山府折冲。神龙中追入，乃上诗曰：“无事向容山，今日向东都。陛下敕进来，令作右金吾。”又为《喜雨诗》曰：“暗去也没雨，明来也没云。日头赫赤赤，地上丝氲氲。”为瀛州刺史日，新过岁，京中数人附书曰：“改年多感，敬想同之。”正新唤官人集，云有诏改年号为“多感元年，将书呈判司已下，众人大笑。龙襄复侧听，怪赦书来迟。高阳、博野两县竞地陈牒，龙襄乃判曰：“两县竞地，非州不裁。既是两县，于理无妨。付司。权龙襄示。”典曰：“比来长官判事，皆不着姓。”龙襄曰：“余人不解，若不着姓，知我是谁家浪驴也！”龙襄不知忌日，谓府史曰：“何名私忌”对曰：“父母忌日请假，独坐房中不出。”襄至日，于房中静坐，有青狗突入，龙襄大怒，曰：“冲破我忌。”更陈牒，改作明朝好作忌日。谈者笑之。

李宜得本贱人，背主逃匿。当玄宗起义，与王毛仲等立功，宜得官至武卫将军。旧主遇诸途，趋而避之，不敢仰视。宜得令左右命之，主甚惶惧。至宅舍，请居上坐，宜得自捧酒食，旧主流汗辞之。流连数日。遂奏云：“臣蒙国恩，荣禄过分；臣旧主卑琐，曾无寸禄。臣请割半俸，解官以荣之。愿陛下遂臣愚款。”上嘉其志，擢主为郎将，宜得复其秩。朝廷以此多之。苏頲年五岁，裴谈过其父。頲方在，乃试诵庾信《枯树赋》，将及终篇，避“谈”字，因易其韵曰：“昔年移树，依依汉阴。今看摇落，凄凄江浔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任。”谈骇叹久之，知其它日必主文章也。

唐娄师德，荥阳人也，为纳言。客问浮休子曰：“娄纳言何如”答曰：“纳言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外愚而内敏，表晦而里明。万顷之波，浑而不浊，百炼之质，磨而不磷。可谓淑人君子，近代之名公者焉。”客曰：“狄仁杰为纳言何如”浮休子曰：“粗览经史，薄阅文华。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，剪伐淫词有烈士之操。心神耿直，涅而不淄，胆气坚刚，明而能断。晚途钱癖，和峤之徒与！”客曰：“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”答曰：“李昭德志大而器小，气高而智薄，假权制物，扼险凌人，刚愎有余，而恭宽不足，非谋身之道也。”俄伏法焉。又问：“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，忠赤之士乎”答曰：“俊臣面柔心狠，行险德薄，巧辨似智，巧谀似忠，倾覆邦家，诬陷良善，其江充之徒欤！蜂虿害人，终为人所害。”无何为太仆卿，戮于西市。又问：“武三

思可谓名王哉“答曰：“三思凭藉国亲，位超袞职，貌象恭敬，心极残忍。外示公直，内结阴谋，弄王法以复仇，假朝权而害物。晚封为德静王，乃鼎贼也，不可以寿终。”竟为节愍太子所杀。又问：“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，近代之名臣也“答曰：“元忠文武双阙，名实两空，外示贞刚，内怀趋附。面折张食其之党，勇若熊罴；谄事武士开之侑，怯同弩犬。首鼠之士，进退两端，虺蜥之夫，曾无一志。乱朝败政，莫非斯人。附三思之徒，斥五王之族，以吾熟察，终不得其死然。”果坐事长流思州，忧恚而卒。又问：“中书令李峤何如“答曰：“李公有三戾：性好荣迁，憎人升进；性好文章，憎人才笔；性好贪浊，憎人受赂。亦如古者有女君，性嗜肥鲜，禁人食肉；性爱绮罗，断人衣锦；性好淫纵，憎人畜声色。此亦李公之徒也。”又问：“司刑卿徐有功何如“答曰：“有功耿直之士也，明而有胆，刚而能断。处陵夷之运，不偷媚以取容；居版荡之朝，不逊辞以苟免。来俊臣罗织者，有功出之；袁智弘锻炼者，有功宽之。蹶虎尾而不惊，触龙鳞而不惧。凤跼鸱枭之内，直以全身；豹变豺狼之间，忠以远害。若值清平之代，则张释之、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！”又问：“司农卿赵履温何如“答曰：“履温心不涉学，眼不识文，貌恭而性狠，智小而谋大，赳赳狗盗，突忽猪贪。晨羊诱外，不觉其死，夜蛾覆烛，不觉其毙。头寄于项，其能久乎。”后从事韦氏为逆，夷其三族。又问：“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“答曰：“愔猖獗小子，狡猾庸人。浅学浮词，轻才薄德。狐蹲贵介，雉伏权门。前托俊臣，后附张易。折支德静之室，舐痔安乐之庭。鸛支栖于苇苕，魴鰈游于沸鼎。既无雅量，终是凡材。以此求荣，得死为幸。”果谋反伏诛。

贞观末，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，常有鹊巢其侧，每饭食以喂之。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，系南康狱，月余劾不承。欲讯之，其鹊止于狱楼，向景逸欢喜，似传语之状。其日传有赦，官司诘其来，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。三日而赦至，景逸还山。乃知玄衣素衿者，鹊之所传也。

汝州刺史张昌期，易之弟也，恃宠骄贵，酷暴群僚。梁县有人白云“有白鹊见”，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。部人有鸛子七十笼，令以蜡涂爪。至林见白鹊，有群鹊随之，见鸛迸散，惟白者存焉。鸛竦身取之，一无损伤，而笼送之。昌期笑曰：“此鹊赎君命也。”玉叩头曰：“此天活玉，不然投河赴海，不敢见公。”拜谢而去。渤海高嶷巨富，忽患月余日，帖然而卒。心上仍暖，经日而苏，云有一白衣人眇目，把牒冥司，讼杀其妻子。嶷对：“元不识此老人。”冥官云：“君命未尽，且放归。”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。令射杀，魅遂绝。文明以后，天下诸州进雌鸡，变为雄者多。或半已化，半未化。乃则天正位之兆。卫镐为县官下乡，至里人王幸在家，方假寐，梦一乌衣妇人

引十数小儿着黄衣，咸言乞命，叩头再三。斯须又至。镐甚恶其事，遂催食欲前。适所亲有报曰：“王幸在家穷，无物设饌，有一鸡见抱儿，已得十余日，将欲杀之。”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，遂市解放。是夜复梦，咸欣然而去。

久视年中，越州有祖录事，不得名，早出，见担鹅向市中者。鹅见录事，频顾而鸣。祖乃以钱赎之，至僧寺，令放为长生鹅，竟不肯入寺，但走逐祖后。经坊历市，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。祖收养之。左丞张锡亲见说也。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开，忽一声称“驾”，一声称“央”。

晨夕开闭，声闻京师。汉末恶之，令毁其门，两扇化为鸳鸯，相随飞去。后改鄢县为晏城县。天后时，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，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只，解人语。至都进之，留其雌者。雄者烦然不食，则天问曰：“何无聊也？”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，今颇思之。乃呼景阳曰：“卿何故藏一鸟不进？”景阳叩头谢罪，乃进之。则天不罪也。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，夏冷如冰雪。有鱼长一二寸，来去有时，盖水上如粥。人取烹之而食，千万家取不可尽，不知所从来。通川界内多獭，各有主养之，并在河侧岸间。獭若入穴，插雉尾于獭穴前，獭即不敢出。去却尾即出。取得鱼，必须上岸，人便夺之。取得多，然后放令自吃，吃饱即鸣杖以驱之还。插雉尾，更不敢出。有人见竖子在洛水中洗马，顷之，见一物如白炼带，极光晶，缴竖子项三两匝，即落水死。凡是水中及湾泊之所皆有之。人澡浴洗马死者，皆谓鼋所引，非也。此名“白特”，宜慎防之，蛟之类也。齐州有万顷陂，鱼鳖水族，无所不有。咸亨中，忽一僧持钵乞食，村人长者施以蔬供，食讫而去。于时渔人网得一鱼，长六七尺，丝鳞镂甲，锦质宝章，特异常鱼。赍赴州饷遗，至村而死。众共剖而分之，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，俨然并在。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超度。自是陂中无水族，至今犹然。

杭州富阳县韩珣庄掘井，才深五六尺，土中得鱼数十头，土有微润。

贞观中，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。有卫州三卫杨贞等三人投店宿，五更早发。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，其刀却内鞘中，贞等不知之。至明，店人趋贞等，拔刀血狼藉，囚禁拷讯，贞等苦毒，遂自诬。上疑之，差御史蒋恒复推。至，总追店人十五以上集，为人不足，且散，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。晚放出，令狱典密覘之，曰：“婆出，当有一人与婆语者，即记取姓名，勿令漏泄。”果有一人共语者，即记之。明日复尔。其人又问婆：“使人作何推勘？”如是者二日，并是此人。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，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，余并放散。问之具伏，云与迪妻奸杀有实。奏之，敕赐帛二百段，除侍御史。

卷五

贞观中，左丞李行廉弟行谗前妻子忠，烝其后母，遂私将潜藏，云敕追入内。行廉不知，乃进状问，奉敕推诘极急。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，长安县诘之，云有人诈宣敕唤去，一紫袍人见留宿，不知姓名，勒项送至街中。忠惶恐，私就卜问，被不良人疑之，执送县。县尉王璲引就房内推问，不承。璲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，令一人走报长使唤，璲锁房门而去。

子母相谓曰：“必不得承。”并私密之语。璲至开门，案下之人亦起，母子大惊，并具承伏法云。李杰为河南尹，有寡妇告其子不孝。其子不能自理，但云“得罪于母，死所甘分。”杰察其状，非不孝子，谓寡妇曰：“汝寡居，惟有一子，今告之，罪至死，得无悔乎？”寡妇曰：“子无赖，不顺母，宁复惜乎！”杰曰：“审如此，可买棺木来取儿尸。”因使人觐其后。寡妇既出，谓一道士曰：“事了矣。”俄而棺至，杰尚冀有悔，再三喻之，寡妇执意如初。道士立于门外，密令擒之，一问承伏：“某与寡妇私，尝苦儿所制，故欲除之。”杰放其子，杖杀道士及寡妇，便同棺盛之。

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，好奇策。部人王敬戍边，留牛孳牛六头于舅李进处，养五年，产犊三十头，例十贯已上。敬还索牛，两头已死，只还四头老牛，余并非汝牛生，总不肯还。敬忿之，经县陈牒。子云令送敬府狱禁，教追盗牛贼李进。进惶怖至县，叱之曰：“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，藏于汝家，唤贼共对。”乃以布衫笼敬头，立南墙下。进急，乃吐款云“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牛孳牛所生，实非盗得。”云。遣去布衫，进见是敬，曰：“此是外甥也。”云曰：“若是，即还他牛。”进默然。云曰：“五年养牛辛苦，与数头，余并与敬。”一县服其精察。

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，得一高丽婢，名玉素，极姝艳，令专知财物库。正一夜须浆水粥，非玉素煮之不可。玉素乃毒之而进，正一急曰：“此婢药我！”索土浆、甘草服解之，良久乃止。觅婢不得，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。录奏，敕令长安、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，鼎沸三日不获。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，取舍人家奴，选年少端正者三人，布衫笼头至卫。缚卫士四人，问十日内已来，何人觅舍人家。卫士云：“有投化高丽留书，遣付舍人捉马奴，书见在。”检云“金城坊中有一空宅”，更无语。不良往金城坊空宅，并搜之。至一宅，封锁正密，开锁破开之，婢及高丽并在其中。拷问，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，奉敕斩于东市。垂拱年，则天监国，罗织事起。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，割字合成文理，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。差使推光，款书是光书，疑语非光语。前后三使推，不能决。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，金曰“张楚金可”，乃使之。楚金忧闷，仰卧西窗，日高，向看之，字似补作。平看则不觉，向日则见之。令唤州官集，索一瓮水，令琛投书于水中，字一一解散，琛叩

头伏罪。敕令决一百，然后斩之。赏楚金绢百匹。

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。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，天欲晓，至怀州。行成至街中见，嗤之曰：“个贼住，即下驴来。”即承伏。人问：“何以知之”行成曰：“此驴行急而汗，非长行也；见人则引驴远过，怯也。以此知之。”捉送县，有顷驴主踪至，皆如其言。

张鷟阳县尉日，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，盗巢仓粮粟。忱不认书，元乃坚执，不能定。鷟取吕元告牒，括两头，惟留一字，问：“是汝书，即注是，以字押；不是，即注非，亦以字押。”元乃注曰“非”，去括即是元牒。且决五下。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，注曰“是”，去括乃诈书也。元连项赤，叩头伏罪。又有一客驴缰断，并鞍失三日，访不获，经县告。鷟推勘急，夜放驴出而藏其鞍，可直五千已来。鷟曰：“此可知也。”令将却笼头放之，驴向旧喂处，鷟令搜其家，其鞍于草积下得之，人伏其计。张松寿为长安令，时昆明池侧有劫杀，奉敕十日内须获贼，如违，所由科罪。寿至行劫处寻踪迹，见一老婆树下卖食，至以从骑驮来入县，供以酒食。经三日，还以马送旧坐处，令一腹心人看，有人共婆语，即捉来。须臾一人来问，明府若为推逐，即披布衫笼头送县，一问具承，并赃并获。时人以为神明。

元嘉少聪俊。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，口诵经史，目数群羊，兼成四十字诗，一时而就，足书五言一绝：六事齐举。代号“神仙童子”。并州人毛俊诞一男，四岁，则天召入内试字。《千字文》皆能暗书，赐衣裳放还。人皆以为精魅所托，其后不知所终。纳言娄师德，郑州人，为兵部尚书。使并州，接境诸县令随之。日高至驿，恐人烦扰驿家，令就厅同食。尚书饭白而细，诸人饭黑而粗，呼驿长嗔之曰：“饭何为两种者”驿客将恐，对曰：“邂逅浙米不得，死罪。”尚书曰：“卒客无卒主人，亦复何损”遂换取粗饭食之。检校营田，往梁州，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，都督许钦明欲决杀。令众乡人谒尚书，欲救之，尚书曰：“犯国法，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，何况渠。”明日宴会，都督与尚书俱坐，尚书曰：“闻有一人犯国法，云是师德乡里。师德实不识，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。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。”都督遽令脱枷至，尚书切责之曰：“汝辞父娘，求觅官职，不能谨洁，知复奈何”将一碟槌饼与之曰：“噉却，作个饱死鬼去。”都督从此舍之。后为纳言、平章事，又检校屯田，行者日矣。谿执事早出，娄先足疾，待马未来，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。须臾有一县令，不知其纳言也，因诉身名，遂与之并坐。令有一子远覩之，走告曰：“纳言也。”令大惊，起曰：“死罪”纳言曰：“人有不相识，法有何死罪。”令因诉云，有左疑，以其年老眼暗奏解“某夜书表状亦得，眼实不暗”。纳言曰：“道是夜书表状，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”令大惭，曰：“愿

纳言莫说向宰相，纳言南无佛不说。”公左右皆笑。使至灵州，果驿上食讫，索马，判官谕驿家浆水，亦索不得，全不祇承。纳言曰：“师德已上马，与公料理。”往呼驿长，责曰：“判官与纳言何别，不与供给索杖来。”驿长惶怖拜伏，纳言曰：“我欲打汝一顿，大使打驿将，细碎事，徒湮却名声。若向你州县道，你即不存生命。且放却。”驿将跪拜流汗，狼狈而走。娄目送之，谓判官曰：“与公蹶顿之矣。”众皆怪叹。其行事皆此类。浮休子曰：司马徽、刘宽无以加也。英公李绩为司空，知政事，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，来辞英公。公曰：“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。”及期而至，郎中并在傍，番官至辞，英公频眉谓之曰：“汝长生不知事尚书、侍郎，我老翁不识字，无可教汝，何由可得留，深负愧汝。努力好去。”侍郎等惶惧，遽问其姓名，令南院看榜。须臾引入，注与吏部令史。英公时为宰相，有乡人尝过宅，为设食。食客裂却饼缘，英公曰：“君大少年。此饼犁地两遍熟，概下种锄耨收刈打扬讫，碓罗作面，然后为饼。少年裂却缘，是何道此处犹可，若对至尊前，公作如此事，参差斫却你头。”客大惭悚。浮休子曰：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，有客裂饼缘者，黑曰：“此饼大用功力，然后入口。公裂之，只是未饥，且擎却。”客愕然。又台使致黑食饭，使人割瓜皮大厚，投地，黑就地拾起以食之。使人极悚息。

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，不曾打杖行罚，其事亦济。及为刑部尚书，有令史受敕三日，忘不行者。尚书索杖剥衣，唤令史总集，欲决之。责曰：“我欲笞汝一顿，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，吃李日知杖。你亦不是人，妻子亦不礼汝。”遂放之。自是令史无敢犯者，设有稽失，众共谪之。

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，其妻有美色。天后时，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，蓬头垢面，伛肩蟠腹，寝恶之状，举世所无。而前疑大悦之，殆忘寝食。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，信不虚也。

夫人世嗜欲，一何殊性。前闻文王嗜昌<蜀犬>，楚王嗜芹菹，屈到嗜芰，曾皙嗜羊枣，宋刘雍嗜疮痂，本传曰：“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，灵休脱袜，黏炙疮痂坠地，雍俯而取之餐焉。”宋明帝嗜蜜渍 遂蛭，每啖数升。是知海上逐臭之谈，陈君爱丑之说，何足怪欤！夫亦其癖也。

太宗时，西国进一胡，善弹琵琶。作一曲，琵琶弦拨倍粗。

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，乃置酒高会，使罗黑黑隔帷听之，一遍而得。谓胡人曰：“此曲吾宫人能之。”取大琵琶，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，不遗一字。胡人谓是宫女也，惊叹辞去。西国闻之，降者数十国。王沂者，平生不解弦管。忽旦睡，至夜乃寤，索琵琶弦之，成数曲：一名《雀啄蛇》，一名《胡王调》，一名《胡瓜苑》。人不识闻，听之者莫不流泪。其妹请学之，乃教数声，须

史总忘，不复成曲。周有婆罗门僧惠范，奸矫狐魅，挟邪作蛊，咨赳鼠黠，左道弄权。则天以为圣僧，赏赉甚重。太平以为梵王，接纳弥优，生其羽翼，长其光价。孝和临朝，常乘官马，往还宫掖。太上登极，从以给使，出入禁门，每入即赐绫罗、金银器物。气岸甚高，风神傲诞，内府珍宝，积在僧家。矫说妖祥，妄陈祸福。神武斩之，京师称快。

道士史崇玄，怀州河内县缝靴人也。后度为道士，侨假人也，附太平为太清观主。金仙、玉真出俗，立为尊师。每入内奏请，赏赐甚厚，无物不赐。授鸿胪卿，衣紫罗裙帔，握象笏，佩鱼符，出入禁闱，公私避路。神武斩之，京中士女相贺。岭南风俗，家有人病，先杀鸡鹅等以祀之，将为修福。若不差，即次杀猪狗以祈之。不差，即次杀太牢以祷之。更不差，即是命，不复更祈。死则打鼓鸣钟于堂，比至葬讫。初死，且走，大叫而哭。

景云中，有长发贺玄景，自称五戒贤者。同为妖者十余人，于陆浑山中结草舍，幻惑愚人子女，倾家产事之。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。玄景为金簿袈裟，独坐暗室，令愚者窃视，云佛放光，众皆慑伏。缘于悬崖下烧火，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，随风飞扬，令众观之。诳曰：“此仙也。”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，即得成道。克日设斋，饮中置茱萸子，与众餐之。女子好发者，截取为剃头，串仙衣，临崖下视，眼花恍惚，推崖底，一时烧杀，没取资财。事败，官司来检，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。敕决杀玄景，县官左降。

景龙中，瀛州进一妇人，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。按察使进之，授五品。其女妇留内道场，逆韦死后，不知去处。周证圣元年，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。其中大像高九百尺，鼻如千斛船，中容数十人并坐，夹纈以漆之。五月十五，起无遮大会于朝堂。掘地深五丈，以乱彩为宫殿台阁，屈竹为胎，张施为桢盖。又为大像金刚，并坑中引上，诈称从地涌出。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，头高二百尺，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，观者填城溢郭，士女云会。内载钱抛之，更相踏藉，老少死者非一。至十六日，张像于天津桥南，设斋。二更，功德堂火起，延及明堂，飞焰冲天，洛城光如昼日。其堂作仍未半，已高七十余尺，又延烧金银库，铁汁流液，平地尺余，人不知错入者，便即焦烂。其堂煨烬，尺木无遗。至晓，乃更设会，暴风欬起，裂血像为数百段。浮休子曰：梁武帝舍身同泰寺，百官倾库物以赎之。其夜欬电霹雳，风雨晦冥，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。非理之事，岂如来本意哉！景云中，西京霖雨六十余日。有一胡僧名宝严，自云有术法，能止雨。设坛场，诵经咒。其时禁屠宰，宝严用羊二十口、马两匹以祭。祈请经五十余日，其雨更盛。于是斩逐胡僧，其雨遂止。周圣历年中，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，隐白鹤山，微有法术，自云数百岁。则天使合长生药，所费巨万，三年乃成。自进药于三阳宫，则天服之，以

为神妙，望与彭祖同寿，改元为久视元年。放超还山，赏赐甚厚。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。则天时，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，命御史彭先觉监，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。传看未遍，猫儿饥，遂咬杀鹦鹉以餐之，则天甚愧。武者国姓，殆不祥之征也。

裴炎为中书令，时徐敬业欲反，令骆宾王画计，取裴炎同起事。宾王足踏壁，静思食顷，乃为谣曰：“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殿坐。”教炎庄上小儿诵之，并都下童子皆唱。炎乃访学者令解之。召宾王至，数啖以宝物锦绣，皆不言。又赂以音乐、女妓、骏马，亦不语。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，见司马宣王，宾王欷然起曰：“此英雄丈夫也。”即说自古大臣执政，多移社稷，炎大喜。宾王曰：“但不知谣讖何如耳。”炎以谣言“片火绯衣”之事白，宾王即下，北面而拜曰：“此真人矣。”遂与敬业等合谋。扬州兵起，炎从内应，书与敬业等合谋。惟有“青鹅”，人有告者，朝廷莫之能解，则天曰：“此‘青’字者十二月，‘鹅’字者我自与也。”遂诛炎，敬业等寻败。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，信邪，见豹头枕以辟邪，白泽枕以去魅，作伏熊枕以为宜男。太和死，嗣虢王娶之。韦之败也，虢王斫七姨头送朝堂，则知辟邪之枕无效矣。

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，决滹沱河水绕城。破一古墓，得铭曰“吾死后三百年，背底生流泉，赖逢高流之，迁吾上高原。”流为造棺，郭衣物，取其柩而改葬之。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市之东北。初筑市垣，掘得古冢，土藏无砧髀，棺木陈朽，触之便散。尸上着平上帻，朱衣。得铭云“筮道居朝，龟言近市，五百年间，于斯见矣。”当时达者参验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。寇天师谦之，后魏时得道者也，常刻石为记，藏于嵩山。

上元初，有洛州郛城县民因采药于山，得之以献。县令樊文言于州，州以上闻，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。其铭记文甚多，奥不可解，略曰“木子当天下”；又曰“止戈龙”；又曰“李代代，不移宗”；又曰“中鼎显真容”；又曰“基千万岁”。所谓“木子当天下”者，盖言唐氏受命也。“止戈龙”者，言太后临朝也，止戈为武，武，天后氏也。“李代代，不移宗”者，谓中宗中兴，再新天地。“中鼎显真容”者，实中宗之庙讳，真为睿圣之徽谥，得不信乎“基千万岁”者，基，玄宗名也，千万岁，盖历数久长也。后中宗御位，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，上命编于国史。

辰州东有三山，鼎足直上，各数千丈。古老传曰，邓夸父与日竞走，至此煮饭，此三山者，夸父支鼎之石也。宝历元年乙巳岁，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，可三间屋大。从此山下忽然吼踊，下山越涧，却上坡，可百步。其石走时，有锄禾人见之，各手把锄，趁至所止。其石高二丈。赵州石桥甚工，磨礧

密致如削焉。望之如初日出云，长虹饮涧。上有勾栏，皆石也，勾栏并有石狮子。龙朔年中，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，后复募匠修之，莫能相类者。至天后大足年，默啜破赵、定州，贼欲南过，至石桥，马跪地不进，但见一青龙卧桥上，奋迅而怒，贼乃遁去。永昌年，太州敷水店南西坡，白日飞四五里，直塞赤水。

坡上桑畦麦陇依然仍旧。

邹骆驼，长安人。先贫，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。每胜业坊角有伏砖，车触之即翻，尘土湫其饼，驼苦之。乃将钁鬲去十余砖，下有瓷瓮，容五斛许，开看，有金数斗，于是巨富。其子昉，与萧佺交厚，时人语曰：“萧佺驸马子，邹昉骆驼儿。非关道德合，只为钱相知。”

先天年，洛下人牵一牛奔，腋下有一人手，长尺余，巡坊而乞。隋文皇帝时，大宛国献千里马，曳地，号曰“师子骢”。上置之马群，陆梁人莫能制。上令并群驱来，谓左右曰：“谁能驭之。”郎将裴仁基曰：“臣能制之。”遂攘袂向前，去十余步，踊身腾上，一手撮耳，一手扼目，马战不敢动，乃鞴乘之。朝发西京，暮至东洛。后隋末，不知所在。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，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，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碓，骢尾焦秃，皮肉穿穴，及见之悲泣。帝自出长乐坡，马到新丰，向西鸣跃。帝得之甚喜，齿口并平，饲以钟乳，仍生五驹，皆千里足也。后不知所在矣。德州刺史张讷之一白马，其色如练，父雄为荊州刺史常乘。

雄薨，子敬之为考功郎中，改寿州刺史，又乘此马。敬之薨，弟讷之从给事中、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，入为国子祭酒，出为常州刺史，至今犹在。计八十余年，极肥健，行骤脚不散。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。察先代胡人也，归汉三世矣。忽生一子，深目而高鼻，疑其非嗣，将不举。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，察悟曰：“我家先有白马，种绝已二十五年，今又复生。吾曾祖貌胡，今此子复其先也。”遂养之。故曰“白马活胡儿”，此其谓也。东海有蛇丘，地险多渐洳，众蛇居之，无人民。蛇或有人头而蛇身。

岭南有报冤蛇，人触之，即三五里随身即至。若打杀一蛇，则百蛇相集，将蜈蚣自防乃免。顾渚山赭石洞有绿蛇，长可三尺余，大类小指，好栖树杪。

视之若蟠带，缠于柯叶间。无螫毒，见人则空中飞。

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，乌而反鼻，蟠于草中。其牙倒勾，去人数步，直来疾如缴箭，螫人立死。中手即断手，中足则断足，不然则全身肿烂，百无一活。谓蝮蛇也。有黄喉蛇，好在舍上，无毒，不害人，惟善食毒蛇。食饱则垂头直下，滴沫地坟起，变为沙虱，中人为疾。额上有“大王”字，众蛇之长

，常食蝮蛇。种黍来蛇，烧羖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。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，欲移之。忽有蛇无数，从室中流出门外，其稠如箔上蚕，盖地皆遍。时有行客，云解符镇，取桃枝四枝书符，绕宅四面钉之，蛇渐退，符亦移就之。蛇入堂中心，有一孔大如盆口，蛇入并尽。令煎汤一百斛灌之。经宿以锹掘之，深尺，得古铜钱二十万贯。因陈破铸新钱，遂巨富。蛇乃是古铜之精。开元四年六月，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，黑蛇长丈余。须臾二蛇斗，白者吞黑蛇，到粗处，口两啖皆裂，血流滂沛。黑蛇头入，啮白蛇肋上作孔，头出二尺余。俄而两蛇并死。后十余日大雨，山水暴涨，漂破五百余家，失三百余人。

左补阙毕干泰，瀛州任丘人。父母年五十，自营生藏讫。

至父年八十五，又自造棺，稍高大，嫌藏小，更加砖二万口。

开藏欲修之，有蛇无数。时正月尚寒，蛰未能动，取蛇投一空井中，仍受蛇不尽。其蛇金色。秦自与奴开之，寻病而卒。月余，父母俱亡。此开之不得其所也。

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鹞集重阁。每有鸽数千，鹞冬中每夕取一鸽以暖足，至晓放之而不杀。自余鹰鹞不敢侮之。太宗养一白鹞，号曰“将军”。取鸟常驱至于殿前，然后击杀，故名“落雁殿”。上恒令送书，从京至东都与魏王，仍取报，日往反数回。亦陆机黄耳之徒欤！

上元中，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。其足下有槎，人为出之，象乃伏，令人骑。入深山，以鼻掇土，得象牙数十，以报之。吏部侍郎郑愔，初托附来俊臣。俊臣诛，即托张易之。易之被戮，托韦庶人。后附譙王，竟被斩。太子少保薛稷，雍州长史李晋，中书令崔湜、萧至忠、岑羲等，并外饰忠鲠，内藏谄媚，翕肩屏气，舐痔折肢。附太平公主，并腾迁云路，咸自以为得志，保泰山之安。七月三日，破家身斩，何异鸳鸯栖于苇苕，大风忽起，巢折卵破。后之君子，可不鉴哉！赵履温为司农卿，谄事安乐公主，气势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雪。客谓张文成曰：“赵司农何如人？”曰：“猖獗小人，心佞而险，行僻而骄，折支势族，舐痔权门，谄于事上，傲于接下，猛若饥虎，贪若饿狼。性爱食人，终为人所食。为公主夺百姓田园，造定昆池，言定天子昆明池也，用库钱百万亿。斜褰紫衫，为公主背挽金犊车。险谀皆此类。诛逆韦之际，上御承天门，履温诈喜，舞蹈称万岁。上令斩之，刀剑乱下，与男同戮。人割一脔，肉骨俱尽。”

天后时，张岌谄事薛师，掌擎黄幘，随薛师后。于马傍伏地，承薛师马镫。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，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，并偷媚取容，实名教之大弊也。

天后时，太常博士吉顼父暂易州刺史，以赃坐死。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，拜伏称死罪。承嗣问之，曰：“有二妹，堪事大王。”承嗣然之，遂犍车载入。三日不语，承嗣怪问之，二人曰：“儿父犯国法，忧之无复聊赖。”承嗣既幸，免其父极刑，遂进顼笼马监，俄迁中丞、史部侍郎。不以才升，二妹请求承嗣故也。

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。时薛师有嫪毐之宠，遂为作《传》二卷，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，不知何代人也。释迦重出，观音再生。期年之间，位至内史。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《传》，云是王子晋后身。于缙氏山立庙，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，舍人崔融为最。周年，易之族，佞者并流于岭南。

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。及韦氏诛，附太平，有冯子都、董偃之宠。妻美，与二女并进储闈，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或有人榜之曰：“托庸才于主第，进艳妇于春宫。”燕国公张说，幸佞人也。前为并州刺史，谄事特进王毛仲，饷致金宝不可胜数。后毛仲巡边，会说于天雄军大设，酒酣，恩敕忽降，授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说谢讫，便把毛仲手起舞，嗅其靴鼻。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。遭母丧，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、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力士母丧前披发哭，甚于己亲。朝野闻之，不胜耻笑。

前侍御史王景融，瀛州平舒人也。迁父灵柩就洛州，于隧道掘着龙窟，大如瓮口。景融俯而观之，有气如烟直上，冲损其目。遂失明，旬日而暴卒。

卷六

天宝中，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，来迟，决五下。将过县令，令又决十下。其人患天行病而卒。后于冥司下状言，朝宗遂被追至。入乌头门极大，至中门前，一双桐树，门边一阁垂帘幕，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。子舆曰：“韩大何为得此来”朝宗云：“被追来，不知何事。”子舆令早过大使，入屏墙，见故刑部尚书李义。朝宗参见，云：“何为决杀人”朝宗诉云：“不是朝宗打杀，县令重决，由患天行病自卒，非朝宗过。”又问：“县令决汝，何牵他主簿！朝宗无事。然亦县丞，悉见例皆受行杖。”亦决二十放还。朝宗至晚始苏，脊上青肿，疼痛不复可言，一月已后始可。于后巡检坊曲，遂至京城南罗城，有一坊中，一宅门向南开，宛然记得追来及乞杖处。其宅中无人居，问人，云此是公主凶宅，人不敢居。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，信之。神鼎师不肯剃头，食酱一斗。每巡门乞物，得粗布破衣亦着，得绉锦罗绮亦着。于利贞师座前听，问贞师曰：“万物定否”贞曰：“定。”鼎曰：“阍梨言若定，何因高岸为谷，深壑为陵；有死即生，有生即死；万物相纠，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！”贞曰：“万物不定。”鼎曰：“若不定，何不唤天为地，唤地为天，唤月为星，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！”贞无以应之。时张文成见之，谓曰：“观法师

即是菩萨行人也。”鼎曰：“菩萨得之不喜，失之不悲，打之不怒，骂之不嗔，此乃菩萨行人也。鼎今乞得即喜，不得即悲，打之即怒，骂之即嗔。以此论之，去菩萨远矣。”空如禅师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少慕修道，父母抑婚，以刀割其势，乃止。后成丁，征庸课，遂以麻蜡裹臂，以火爇之，遂成废疾。入陆浑山坐兰若，虎不为暴。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，以藜杖挥之，曰：“檀越不须相争。”即弭耳分散。人皆敬之，无敢议者。司刑司直陈希闵，以非才任官，庶事凝滞。司刑府史目之为“高手笔”。言秉笔支额，半日不下，故名“高手笔”。又号“按孔子”。言窜削至多，纸面穿穴，故名“按孔子”。

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，性褊急，姊男年七岁，故恼之，即往逐之，不及，遂饼诱得之，咬其胸背流血，姊救之得免。又乘驴于街中，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，遂怒，大骂，将殴之，马走，遂无所及。忍恶不得，遂嚼路傍棘子流血。贞观中，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失马。既得贼，枷禁未决，君卿指贼面而骂曰：“老贼吃虎胆来，敢偷我物！”贼举枷击之，应时脑碎而死。

开元中，萧颖士方年十九，擢进士。至二十余，该博三教。

其赋性躁忿浮戾，举无其比。常使一仆杜亮，每一决责，皆由非义。平复，遭其指使如故。或劝亮曰：“子佣夫也，何不择其善主，而受苦若是乎？”亮曰：“愚岂不知。但爱其才学博奥，以此恋恋不能去。”卒至于死。敬宗时，高崔巍喜弄痴。大帝令给使捺头向水下，良久，出而笑之。帝问，曰：“见屈原，云：‘我逢楚怀王无道，乃沉汨罗水。汝逢圣明主，何为来？’”帝大笑，赐物百段。秋官侍郎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曰：“足下配马乃作驴。”

献曰：“中劈明公，乃成二犬。”杰曰：“狄字犬傍火也。”

献曰：“犬边有火，乃是煮熟狗。”

吏部侍郎李安期，隋内史德林之孙，安平公百药之子，性好机警。常有选人被放，诉云：“羞见来路。”安期问：“从何关来？”曰：“从蒲津关来。”安期曰：“取潼关路去。”选者曰：“耻见妻子。”安期曰：“贤室本自相谄，亦不笑。”又一选人引铨，安期看判曰：“弟书稍弱。”对曰：“昨坠马损足。”安期曰：“损足何废好书？”为读判曰：“向看贤判，非但伤足，兼似内损。”其人惭而去。又选士姓杜名若，注芳洲官，其人渐而不伏。安期曰：“君不闻芳洲有杜若？”其人曰：“可以赠名公。”曰：“此期非彼期。”若曰：“此若非彼若。”安期笑，为之改注。又一吴士，前任有酒状，安期曰：“君状不善。”吴士曰：“知暗枪已入。”安期曰：“为君拔暗枪。”答曰：“可怜美女。”安期曰：“有精神选，还君好官。”对曰：“怪来晚。”安期笑而与官。尹神童每说，伯乐令其子执《马经》画样以求马，经年无有似者。归以告父，乃更令求之，出见大虾蟆，谓父曰：“得一马，略与相同，而不能具。”伯

乐曰：“何也”对曰：“其隆颇跌目脊郁缩，但蹄不如累趋尔。”伯乐曰：“此马好跳踯，不堪也。”子笑乃止。

安南有象□□，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。其往来山中，遇人相争，有理者即过。负心者以鼻卷之，掷空中数丈，以牙接之，应时碎矣。莫敢竞者。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，如美人，解人语，知往事。

以嗜酒故，以屐得之，檻百数同牢。欲食之，众自推肥者相送，流涕而别。时饷封溪令，以帊盖之，令问何物，猩猩乃笼中语曰：“惟有仆并酒一壶耳。”令笑而爱之，养畜，能传送言语，人不如也。前御史王义方，出莱州司户参军，去官归魏州，以讲授为业。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法术，教义方使野狐。义方虽呼得之，不伏使，却被群狐竞来恼，每掷砖瓦以击义方。或正诵读，即裂其书碎。闻空中有声云：“有何神术，而欲使我乎！”义方竟不能禁止，无何而卒。

并州石艾、寿阳二界，有妒女泉，有神庙，泉水沉洁澈千丈。祭者投钱及羊骨，蛟然皆见。俗传妒女者，介之推妹，与兄竞，去泉百里，寒食不许举火，至今犹然。女锦衣红鲜，装束盛服，及有人取山丹、百合经过者，必雷电风雹以震之。景龙末，韦庶人专制，故安州都督、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，为府召至洛城修籍。一夕暴卒，亲宾具小殓，夫人尉迟氏，敬德之孙也，性通明强毅，曰：“公算术神妙，自言官至方伯，今岂长往。”即安然不哭。洎二日三夕，乃心上稍温，翌日徐苏。数日方语，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，遂相引出徽安门。门隙容寸，过之尚宽，直北上邙山，可十余里，有大坑，视不见底。使人令入，鹏举大惧，使者曰：“可闭目。”执手如飞，须臾足已履地。寻小径东行，凡数十里，天气昏惨，如冬凝阴。遂至一廨，墙宇宏壮，使者先入。有碧衣官出，趋拜颇恭，既退引入，碧衣者踞坐案后，命鹏举前。傍有一狗，人语曰：“误，姓□名同，非此官也。”笞使者，改符令去。有一马半身两足，跳梁而前曰：“往为鹏举所杀，今请理冤。”鹏举亦醒然记之，诉云：“曾知驿，敕使将马令杀，非某所愿。”碧衣命吏取案，审然之，马遂退。傍见一吏，挥手动目，教以事理，意相庇脱。证既毕，遂揖之出，碧衣拜送门外，云：“某是生人，安州编户，少府当为安州都督，故先施敬，愿自保持。”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趋出，云姓韦名鼎，亦是生人，在上都务本坊。自称向来有力，祈钱十万。鹏举辞不能致，鼎云：“某虽生人，今于此用纸钱，易致耳。”遂许之。又嘱云：“焚时愿以物藉之，幸不着地，兼呼韦鼎，某即自使人受。”鼎又云：“既至此，岂不要见当家簿书”遂引入一院，题云“户部”，房廊四周簿帐山积，当中三间架阁特高，覆以赤黄帟帕，金字榜曰“皇籍”。余皆露架，往往有函，紫色盖之，韦鼎云：“宰相也。”因引诣杜氏籍，书签云

“濮阳房”，有紫函四，发开卷，鹏举三男，时未生者，籍名已俱。遂求笔，书其名于臂。意愿踟蹰，更欲周览，韦鼎云：“既不住，亦要早归。”遂引出，令一吏送还。吏云：“某苦饥，不逢此使，无因得出，愿许别去，冀求一食。但寻此道，自至其所。”留之不可。鹏举遂西行，道左忽见一新城，异香闻数里，环城皆甲士持兵。鹏举问之，甲士云：“相王于此上天，有四百天人来送。”鹏举曾为相王府官，忻闻此说，墙有大隙，窥见分明。天人数百，围绕相王，满地彩云，并衣仙服，皆如画者。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，行近窥谛，衣裙带状似剪破，一如雁齿状。相王戴一日，光明辉赫，径可丈余。相王后凡有十九日，累累成行，大光明皆如所戴。须臾有绋骑来迎，甲士令鹏举走，遂至故道，不觉已及徽安门。门闭，过之亦如去时容易，为鸡犬遮啮，行不可进。至家，见身在床上，跃入身中，遂寤。臂上所记如朽木书，字尚分明。遂焚纸钱十万，呼赠韦鼎。心知卜代之数，中兴之期，遂以假故来谒睿宗。上握手曰：“岂敢忘德。”寻求韦鼎，适卒矣。及睿宗登极，拜右拾遗，词云：“思入风雅，灵通鬼神。”敕宫人妃子数十同其妆服。令视执炉者，鹏举遥识之，乃太平公主也。问裙带之由，公主云：“方熨龙袞，忽为火迸，惊忙之中，不觉爇带。仓惶不及更服。”公主歔歔陈贺曰：“圣人之兴，固自天也。”鹏举所见，先睿宗龙飞前三年，故鹏举墓志云：“及睿宗践祚，阴鹭祥符。启圣期于化元，定成拜于幽数。”后果为安州都督。处士萧时和作传。一说，鹏举得释后入一院，问帘下者为谁，曰：“魏元忠也？”。有顷敬挥入，下马，众接拜之，云是大理卿，对推事。见武三思着枷；韦温、宗楚客、赵履温等着锁；李峤露头散腰立。闻元忠等云：“今年大计会。”至六月，诛逆韦，宗、赵、韦等并斩，峤解官归第，皆如其言。柴绍之弟某，有材力，轻矫迅捷，踊身而上，挺然若飞，十余步乃止。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，仍先报无忌，令其守备。其夜，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，割双 登而去，追之不及。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，飞入房内，以手捻土公主面上，举头，即以他枕易之而去。至晓乃觉。尝着吉莫靴走上砖城，直至女墙，手无攀引。又以足踏佛殿柱，至檐头，捻椽覆上。越百尺楼阁，了无障碍。太宗奇之，曰：“此人不可处京邑。”出为外官。时人号为“壁龙”。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，直千金，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上椽孔间而下，露拔刀谓曰：“公动即死。”遂于函中取带去，以刀拄地，踊身椽孔间出。

天后时将军李楷固，契丹人也，善用 索。李尽忠之败也，麻仁节、张玄遇等并被 。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，放索 之，百无一漏。鞍马上弄弓矢矛槊如飞仙。天后惜其材不杀，用以为将。稍贪财好色，出为潭州乔口镇守将，愤恚而卒。宋令文者，有神力。禅定寺有牛触人，莫之敢近，筑围以阬之

。令文怪其故，遂袒裼而入。牛竦角向前，令文接两角拔之，应手而倒，颈骨皆折而死。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，得四十字诗。为太学生，以一手挟讲堂柱起，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。许重设酒，乃为之出。令文有三子：长之问，有文誉；次之逊，善书；次之悌，有勇力。之悌后左降朱鸢，会贼破驩州，以之悌为总管击之。募壮士，得八人。之悌身長八尺，被重甲，直前大叫曰：“獠贼，动即死。”贼七百人一时俱刳，大破之。彭博通者，河间人也，身長八尺。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，取鞋一，雨以臂夹，令有力者后拔之，鞋底中断，博通脚终不移。牛驾车正走，博通倒曳车尾，却行数十步，横拔车辙深二尺余，皆纵横破裂。曾游瓜埠，江有急风张帆，博通捉尾缆挽之，不进。定襄公李宏，虢王之子，身長八尺。曾猎，有虎搏之，踣而卧，虎坐其上。奴走马傍过，虎跳攫奴后鞍，宏起，引弓射之，中臂而死。宏及奴一无所伤。

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。曾解鞍绊马，脱衣而卧，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。承嗣鞬马解绊，着衣擐甲，上马盘枪逆拒，刺马擒人而还。承嗣曾与将军元帅奖驰骋，一手捉鞍桥，双足直上捺蜻蜓，走马二十里。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围，谓绍业曰：“相随带将军共出。”绍业惧，不敢。承嗣曰：“为将军试之。”单马持枪，所向皆靡，却迎绍业出。承嗣马被箭，乃跳下，夺贼壮马乘之，一无损伤。裴旻为幽州都督，孙佺北征，被奚贼围之。旻马上立走，轮刀雷发，箭若星流，应刀而断。贼不敢取，蓬飞而去。贞观中，恒州有彭闳、高瓚二人斗豪，时于大市场上两朋竞胜，闳活捉一豚，从头咬至项，放之地上仍走。瓚取猫儿从尾食之，肠肚俱尽，仍鸣唤不止。闳于是乎帖然心伏。

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，文士多轻之。信将《枯树赋》以示之，于后无敢言者。时温子升作《韩陵山寺碑》，信读而写其本，南人问信曰：“北方文士何如？”信曰：“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。薛道衡、卢思道少解把笔，自余驴鸣犬吠，聒耳而已。”卢照邻字升之，范阳人。弱冠拜邓王府典签，王府书记一以委之。王有书十二车，照邻总披览，略能记忆。后为益州新都县尉，秩满，婆娑于蜀中，放旷诗酒，故世称“王杨卢骆”。照邻闻之曰：“喜居王后，耻在骆前。”时杨之为文，好以古人姓名连用，如张平子之略谈，陆士衡之所记，潘安仁宜其陋矣，仲长统何足知之。号为“点鬼簿”。骆宾王文好以数对，“如秦地重关一百二，汉家离宫三十六。”时人号为“算博士”。如卢生之文，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。惜哉，不幸有冉耕之疾，着《幽忧子》以释愤焉。文集二十卷。

北齐兰陵王有巧思，为舞胡子，王意所欲劝，胡子则捧盞以揖之，人莫知其所由也。幽州人刘交，戴长竿高七十尺，自擎上下。有女十二，甚端正，于

竿上置定，跨盘独立。见者不忍，女无惧色。后竟为扑杀。巧人张崇者，能作灰画腰带铰具，每一胯大如钱，灰画烧之，见火即隐起，作龙鱼鸟兽之形，莫不悉备。则天如意中，海州进一匠，造十二辰车。回辕正南则午门开，马头人出。四方回转，不爽毫厘。又作木火通，铁盏盛火，辗转不翻。韩王元嘉有一铜樽，背上贮酒而一足倚，满则正立，不满则倾。又为铜鸪，毡上摩之热则鸣，如真鸪之声。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，性巧好酒，刻木为人，衣以缯彩，酌酒行觞，皆有次第。又作妓女，唱歌吹笙，皆能应节。饮不尽，即木小儿不肯把；饮未竟，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。此亦莫测其神妙也。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，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，手执一碗，自能行乞。碗中钱满，关键忽发，自然作声云“布施”。市人竞观，欲其作声，施者日盈数千矣。

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，沉于水中，取鱼引首而出。盖獭口中安饵，为转关，以石绁之则沉。鱼取其饵，关即发，口合则衔鱼，石发则浮出矣。薛沓惑者，善投壶，龙跃隼飞，矫无遗箭。置壶于背后，却反矢以投之，百发百中。天后朝，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，见大帝于殿上坐，裴子仪侍立。子恭拜，问为谁，曰：“周子恭追到。”帝曰：“我唤许子儒，何为错将子恭来！”即放去。子恭苏，问家中曰：“许侍郎好在否？”时子儒为天官侍郎，已病，其夜卒。则天闻之，驰驿向并州，问裴子仪，时为判官，无恙也。张易之将败也，母韦氏阿藏在宅坐，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，至门而下。疑其内官也，藏出迎之，无所见。又野狐数十擎饭瓮墙头而过。未旬日而祸及。垂拱之后，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，则天之应也。神龙中，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，不解书。为御史大夫，兼洛州长史，名判司为狗，骂御史为驴，威振朝廷。西京造一堂新成，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。须臾堂舍四裂，瓦木一聚，判事笔管手中直裂，别取笔，复裂如初。数日，出为藤州员外司马，卒。大定年中，太州赤水店有郑家庄，有一儿郎年二十余，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，姿容姝丽。问之，云欲到郑县，待三婢未来，踟蹰伺候。此儿屈就庄宿，安置厅中，借给酒食，将衣被同寝。至晓，门久不开，呼之不应。于窗中窥之，惟有脑骨头颅在，余并食讫。家人破户入，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，冲门飞出。或云是“罗刹魅”也。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，□□□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，直入口中，翕然似吞一物。腹中遂绞痛，数日而卒。寿安男子不知姓名，肘拍扳，鼻吹笛，口唱歌，能半面笑半面啼。一乌犬解人语，应口所作，与人无殊。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，呻吟不可忍。于是召术士夜观之，云：“有一妇女绿裙，问之不应，在君窗下，急除之。”崇访窗下，止见一瓷妓女，极端正，绿瓷为饰。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，疮遂愈。永徽中，张鷟筑马槽厂宅，正北掘一坑丈余。时《阴阳书》云子地穿，必有堕井死。鷟有奴名永进

，淘井土崩压而死。又鹫故宅有一桑，高四五丈，无故枯死，寻而祖亡歿。后有明阴阳云“乔木先枯，众子必孤”，此其验也。徐敬业举兵，有大星蓬蓬如筐笼，经三宿而失。俄而敬业败。

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，驰驿赴任。其夜有大星如斗，落于庭前，至地而没。佺至并州祈县界而卒。群官迎祭，回所上食为祭盘。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，城极严峻。有三口狼入营，绕官舍，不知从何而至，军士射杀。黑齿忌之，移之外。奏讨三曲党项，奉敕许，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。谨行到军，旬日病卒。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，有子婿来谒。时大门造成，琮乘马至门，鼓鼻踣地不进。鞭之，跳跃而入，从骑亦如之。有顷，门无故自倒，琮不悦，遂病。郎中、员外已下来问疾，琮云：“未合入三品，为诸公成就至此，自知不起矣。”旬中而薨。张易之初造一大堂，甚壮丽，计用数百万。红粉泥壁，文柏帖柱，琉璃沉香为饰。夜有鬼书其壁曰“能得几时”，令削去，明日复书之。前后六七，易之乃题其下曰“一月即足”，自是不复更书。经半年，易之籍没，入官。

崔玄暉初封博陵王，身为益府长史，受封。令所司造辂，初成，有大风吹其盖倾折，识者以为不祥。无何，弟暉为云阳令，部人杀之雍州衙内。暉三从以上长流岭南。斯亦咎征之先见也。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，尝昼坐，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门，迎接拜伏引入。诸人不见，但闻语声。威命酒饌乐饮，仍作诗曰：“月落三株树，日映九重天。良夜欢宴罢，暂别庚申年。”后威果至庚申年卒。

开元三年，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，经都督门前过，军人逐十余里，射杀之。后月余，都督李处鉴死。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，禁身半年，才出即卒。司马宋草宾、长史窦崇嘉，相继而卒。开元四年，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。旬日，考功员外郎邵某卒。寻而曲先冲为郎中，判邵旧案。月余，西边树又枯死，省中忧之。未几而先冲又卒。源干曜为宰相，移政事床。时姚元崇归休，及假满来，见床移，忿之。曜惧，下拜。玄宗闻之而停曜。宰相讳移床，移则改动，曜停后元崇亦罢，此其验也。梁简文之生，志公谓武帝曰：“此子与冤家同年生。”其年，侯景生于雁门；乱梁，诛萧氏略尽。魏征为仆射，有二典事之长参，时征方寝，二人窗下平章。

一人曰：“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。”一人曰：“总由天上。”

征闻之，遂作一书，遣“由此老翁”人者送至侍郎处，云“与此人一员好官”。其人不知，出门心痛，凭“由天上”者送书。明日引注，“由老人”者被放，“由天上”者得留。征怪之，问焉，具以实对。乃叹曰：“官职禄料由天者，盖不虚也。”姜师德为扬州江都尉，冯元常亦为尉，共见张罔藏。藏曰

：“二君俱贵，冯位不如娄。冯惟取钱多，即官益进；娄若取一钱，官即落。”后冯为浚仪尉，多肆惨虐，巡察以为强，奏授云阳尉。又缘取钱事雪，以为清强监察。娄竟不敢取一钱，位至台辅，家极贫匮。冯位至尚书左丞，后得罪，赐自尽。娄至纳言卒。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，每挈裊军为戏，将帽为欢。

帝微时，常戏曰：“王显抵老不作茧。”及帝登极，而显谒奏曰：“臣今日得作茧耶”帝笑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召其三子，皆授五品，显独不及。谓曰：“卿无贵相，朕非为卿惜也。”曰：“朝贵而夕死足矣。”时仆射房玄龄曰：“陛下既有龙潜之旧，何不试与之”帝与之三品，取紫袍、金带赐之，其夜卒。太宗极康豫，太史令李淳风见上，流泪无言。上问之，对曰：“陛下夕当晏驾。”太宗曰：“人生有命，亦何忧也。”留淳风宿。太宗至夜半，奄然入定，见一人云：“陛下暂合来，还即去也。”帝问：“君是何人”对曰：“臣是生人判冥事。”太宗入见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，即令还。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。

淳风即观玄象，不许哭泣，须臾乃寤。至曙，求昨所见者，令所司与一官，遂注蜀道一丞。上怪问之，选司奏，奉进止与此官。上亦不记，旁人悉闻，方知官皆由天也。

王无好博戏，善鹰鹞。文武圣皇帝微时，与无十蒲戏争彩，有李阳之宿憾焉。帝登极，十藏匿不出。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，索钱二十千。不知也，酬钱十八贯，给使以闻。帝曰：“必王无也。”遂召至，惶惧请罪。帝笑赏之，令于春明门待诸州麻车三日，并与之。十坐三日，属灞桥破，惟得麻三车，更无所有。帝知其薄命，更不复赏。频请五品，帝曰：“非不与卿，惜卿不胜也。”固请，乃许之，其夜遂卒。○补辑鲁般者，肃州敦煌人，莫详年代，巧侔造化。于凉州造浮图，作木鸢，每击楔三下，乘之以归。无何，其妻有妊，父母诘之，妻具说其故。父后伺得鸢，击楔十余下，遂至吴会。吴人以为妖，遂杀之。般又为木鸢乘之，遂获父尸。怨吴人杀其父，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，举手指东南，吴地大旱三年。卜曰：“般所为也。”赍物具千数谢之，般为断一手，其日吴中大雨。国初，土人尚祈祷其木仙。六国时，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。

隋未有咎君谟善射，闭目而射，应口而中，云志其目则中目，志其口则中口。有王灵智学射于谟，以为曲尽其妙，欲射杀谟，独擅其美。谟执一短刀，箭来辄截之。惟有一矢，谟张口承之，遂啮其镞。笑曰：“学射三年，未教汝啮镞法。”《列子》云：“甘蝇，古之善射者，弟子名飞卫，巧过于师。纪昌又学射于飞卫，以蒸角之弧，朔蓬之竿，射贯虱心。既尽飞卫之术，计天下

敌己者一人而已，乃谋杀飞卫。相遇于野，二人交射，矢锋相触，坠地而尘不扬。飞卫之矢先穷，纪遗一矢，既发，飞卫以棘刺之端捍之而无差焉。于是二子泣而投弓，请为父子，刻臂以誓，不得告术于人。”《孟子》曰：“逢蒙学射于羿，尽羿之道，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”

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，平之子，能于刀子锋杪倒箸挥蝇起，拈其后脚，百不失一。苏颋为中书舍人，父右仆射瑰卒，颋哀毁过礼。有敕起复，颋表固辞不起。上使黄门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，终坐无言，乃奏曰：“臣见瘠病羸瘦，殆不胜哀。臣不忍言，恐其殒绝。”上恻然，不之逼也。故时人语曰：“苏瑰有子，李峤无儿。”

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，院内有池，恒赎生以放之。有一鼉长三尺，恒食其鱼，禅师患之，取鼉送向禹王庙前池中。至夜还来，禅师咒之曰：“汝勿食我鱼，即从汝在此。”鼉于是出外放粪，皆是青泥。禅师每至池上，唤鼉即出，于师前伏地。经数十年，渐长七八尺。禅师亡后，鼉亦不复见。

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，以取其位，诛杀甚众。东昏死之日，侯景生焉。后景乱梁，破建业，武帝禁而饿终，简文幽而压死，诛梁子弟略无孑遗。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。

唐赵公长孙无忌，奏别敕长流，以为永例。后赵公犯事，敕长流岭南，至死不复回。此亦为法之弊。唐冀州刺史王珣，性酷烈，时有敕使至州，珣与使语，武强县尉蔺奖曰：“日过，移就阴处。”珣怒，令典狱扑之，项骨折而死。至明日，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，门扇无故自发，打双脚胫俱折。珣病，见奖来，起，自以酒食求之，不许。珣恶之，回面向梁，奖在屋梁。旬日而死。

唐左史江融，耿介正直。扬州徐敬业反，被罗织，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，斩于东都都亭驿前。融将被诛，请奏事引见，兴曰：“囚何得奏事！”融怒叱之曰：“吾无罪枉戮，死不舍汝。”遂斩之，尸乃激扬而起，蹭蹬十余步；行刑者踏倒，还起坐；如此者三，乃绝。虽断其头，似怒不息。无何周兴死。

唐凤阁侍郎李昭德，威权在己，宣出一敕云：“自今以后，公坐徒，私坐流，经恩百日不首，依法科罪。”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赂，奏与三品。后万荣据营州反，货求事败，频经恩赦，以百日不首，准赃断绞。唐洛州司马弓嗣业、洛阳令张嗣明，造大枷长六尺、阔四尺、厚五寸倚前，人莫之犯。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，事败，业等自着此枷，百姓快之也。

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。俊臣别奉进止鞠兴，兴不之知也。及同食，谓兴曰：“囚多不肯承，若为作法。”兴曰：“甚易也。取大瓮，以炭四面炙之，令囚人处之其中，何事不吐！”即索大瓮，以火围之，起谓兴曰：“有

内状勘老兄，请兄入此瓮。”兴惶恐叩头，咸即款伏。断死，放流岭南。所破人家流者甚多，为仇家所杀。《传》曰“多行无礼必自及”，信哉！唐鱼思嘏有沉思，极巧。上欲造匱，召工匠，无人作得者。

嘏应制为之，甚合规矩，遂用之。无何，有人投匱言嘏，云徐敬业在扬州反，嘏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，杀伤官军甚众。推问具承，诛之。为法自毙，乃至于此。

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。后坐赃贿，不承，使人曰：“取公铁笼头。”礼即承伏。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，奏反逆人持赦免死，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，并入律。后楚金被罗织反，持赦免死，男子十五以上斩，妻子配没。识者曰：“为法自毙，所谓交报也。”

唐京兆尹崔日知，处分长安、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，不许暂停，有违晷刻，所由决杖。无何，日知贬歙县丞，被县家催，求与妻子别不得。

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，须无脂肥羊肉充药。韦不知所从得，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。俊曰：“上好生，必不为此事。”乃进状自奏：“其无脂肥羊肉，须五十口肥羊，一一对前杀之，其羊怖惧，破脂并入肉中。取最后一羊，则极肥而无脂也。”上不忍为，乃止。赏处俊之博识也。

咸亨中，贝州潘彦好双陆，每有所诣，局不离身。曾泛海，遇风船破，彦右手挟一板，左手抱双陆局，口衔双陆骰子。二日一夜至岸，两手见骨，局终不舍，骰子亦在口。润州兴国寺苦鸬鹚栖梁上，秽污尊容，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，西壁上画一鹞，皆侧首向檐外看。自是鸬鹚等不复敢来。江岭之间有飞蛊，其来也有声，不见形，如鸟鸣啾啾唧唧然。中人即为痢，便血，医药多不差，旬日间必不救。

唐干封年中，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，捕之，忽却入地，绝迹不见。乃于入处掘之，才三尺许，获铜剑一双，古制殊妙。于时长吏张祖宅以闻。

唐天授年，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，高言庠语，凌上忽下，恐吓财物，口无关键，妄说妖灾。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，云：“我是刘果毅，当与富贵。”彦玮进状告之，上令二给使先入彦玮房中，下帘坐窗下听之。有顷，诚之及卢千仞至，于厅上坐谈话，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，无所忌讳。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。上怒，令金吾捕捉，亲问之，具承，遂腰斩诚之，千仞处绞，授彦玮侍御史。唐老三卫宗玄成，邢州南和人。祖齐，黄门侍郎。玄成性粗猛，禀气凶豪，凌轹乡村，横行州县。纪王为邢州刺史，玄成与之抗行。李备为南和令，闻之，每降阶引接，分庭抗礼，务在招延，养成其恶。属河朔失稔，开仓赈给，玄成依势，作威乡墅，强乞粟一石。备与客对，不命。玄成乃门外扬声，奋臂直入，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，举牒推穷，强乞是实。初令项上

着锁，后却锁上着枷。文案既周，且决六十，杖下气绝，无敢言者。孟神爽，扬州人。禀性狼戾，执心鸩毒。巡市索物，应声即来，入邸须钱，随口而至。长史、县令，高揖待之；丞、尉、判司，颌之而已。张潜为扬州刺史，闻其暴乱，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，拖入府门，高声唱“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”，密事并虚，准敕杖百，杖下卒。则天之废庐陵也，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。有一人曰：“早知今日无功赏，不及扶竖庐陵。”席上一人起出，北门进状告之。席未散，并擒送羽林，鞠问皆实。告者授五品，言者斩，自余知反不告，坐绞。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，厚貌强梁，王公贵人皆呼次第，平生未面亦强干之。曾选，于陆元方下引铨。时舍人王勳夺情，与陆同厅而坐。珪佯惊曰：“未见王五。”勳便降阶悯然。令珪顰眉蹙刺，相慰而去。陆与王有旧，对面留住，问勳是谁，莫之识也。后吓人事败，于朝堂决杖，遥呼河内王曰：“大哥何不相救！”懿宗目之曰：“我不识汝。”催杖苦鞭，杖下取死。唐李宏，汴州浚仪人也，凶悖无赖，狼戾不仁。每高鞍壮马，巡坊历店，吓庸调租船纲典，动盈数百贯，强贷商人巨万，竟无一还。商旅惊波，行纲侧胆。任正理为汴州刺史，上十余日，遣手力捉来，责情决六十，杖下而死。工商客生酣饮相欢，远近闻之莫不称快。

唐长孙昕，皇后之妹夫，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，二十余骑并列瓜挝，于街中行。御史大夫李杰在坊内参姨母，僮仆在门外，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。杰出来，并波按顿。须臾，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，送县禁之。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。杰与金吾、万年以状闻上，奉敕断昕杀。积杖至数百而卒。

张易之兄弟骄贵，强夺庄宅、奴婢、姬妾不可胜数。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，逢一女，人媚抱儿相逐。昌期马鞭拨其头巾，女妇骂之。昌期顾谓奴曰：“横馱将来。”媚投匭三四状，并不出。昌期捉送万年县，诬以他罪，决死之。昌仪常谓人曰：“丈夫当如此：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；及其败也，万人擎我不能起。”俄而事败，兄弟俱斩。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，除洛州长史，州差参军刘犬子迎。

至怀州路次拜，怀恩突过，不与语。步趁二百余步，亦不遣乘马。犬子觉不似，乃自上马驰之。至驿，令脱靴讫，谓曰：“洛州几个参军”对曰：“正员六人，员外一人。”怀恩曰：“何得有员外”对曰：“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。”怀恩惊曰：“君谁家儿”对曰：“阿父为仆射。”怀恩怩然而去。仆射刘仁轨谓曰：“公草里刺史，至神州不可以造次。参军虽卑微，岂可令脱靴耶”“怀恩惭，请假不复出。旬日为益州刺史。

唐洛阳丞宋之慈，太常主簿之问弟，罗织杀驸马王同皎。

初，之慈谄附张易之兄弟，出为兖州司仓，遂亡而归，王同皎匿之于小房

。同皎，慷慨之士也，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，与一二所亲论之，每至切齿。之繇于帘下窃听之，遣侄昙上书告之，以希韦之旨。武三思等果大怒，奏诛同皎之党。兄弟并授五品官，之繇为光禄丞，之问为鸿胪丞，昙为尚衣奉御。天下怨之，皆相谓曰：“之问等绯衫，王同皎血染也。”“诛逆韦之后，之繇等长流岭南。客谓浮休子曰：“来俊臣之徒如何”对曰：“昔有师子王，于深山获一豹，将食之，豹曰：‘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。’师子王喜。周年之后，无可送，王曰：‘汝杀众生亦已多，今次到汝，汝其图之。’豹默然无应，遂齧杀之。俊臣之辈，何异豹也！”周御史彭先觉，无面目。如意年中，断屠极急，先觉知巡事，定鼎门草车翻，得两羴羊。门家告御史，先觉进状，奏请合宫尉刘缅专当屠，不觉察，决一顿杖，肉付南衙官人食。缅惶恐，缝新衣军待罪。明日，则天批曰：“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，不须。其肉乞缅吃却。”举朝称快。先觉于是乎惭。

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，词学优长，恃才简倨，不容于时。

每见朝官，目为麒麟楮许怨。人问其故，杨曰：“今哺乐假弄麒麟者，刻画头角，修饰皮毛，覆之驴上，巡场而走。及脱皮褐，还是驴马。无德而衣朱紫者，与驴覆麟皮何别矣！”后赵石勒将麻秋者，太原胡人也，植性虓险鸩毒。有儿啼，母辄恐之“麻胡来”，啼声绝。至今以为故事。赵州刺史高睿妻秦氏，默啜贼破定州部，至赵州，长史已下开门纳贼。睿计无所出，与秦氏仰药而诈死。昇至啜所，良久，啜以金狮子带、紫袍示之，曰：“降我与尔官，不降即死。”睿视而无言，但顾其妇秦氏。秦氏曰：“受国恩，报在此今日。受贼一品，何足为荣！”俱合眼不语。经两日，贼知不可屈，乃杀之。

王湛判冥事。初，叔玄式任荊州富阳令，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，后诬以他事，决杀之以灭口。式带别优，并有上下考，五选不得官，以问湛，白为叔检之。经宿曰：“叔前任富阳令日，合有负心事。其案见在，冥司判云：杀人之罪，身后科罚。取钱一百贯，当折四年禄。”叔曰：“诚有此事，吾之罪也。”

舒绰，东阳人，稽古博文，尤以阴阳留意，善相冢。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，求善图墓者五六人，并称海内名手，停于宅，共论执，互相是非，恭仁莫知孰是。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，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，各作历，记其方面高下形势，各取一斗土，并历封之。恭仁隐历出土，令诸生相之，取殊不同。言其行势，与历又相乖背。绰乃定一土堪葬，操笔作历，言其四方形势，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，诸生雅相推服。各赐绢十匹遣之。绰曰：“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，若得一谷即是福地，公侯世世不绝。”恭仁即将绰向京，令人掘深七尺，得一穴如五石瓮大，有粟七八斗。此地经为粟田，蚁运粟下

入此穴。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。葬竟，赐细马一匹，物二百段。绰之妙能，今古无比。

隋内史令李德林，深州饶阳人也，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，迁厝其父母。遂问之，其地奚若，曰：“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。其地东村西郭，南道北堤。”林曰：“村何名”答曰：“五公。

”林曰：“惟有三公在。此其命也，知复云何！”遂葬之。子百药，孙安期，并袭安平公。至曾孙，与徐敬业反，公遂绝。唐郝处俊为侍中死，葬讫，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：“葬压龙角，其棺必斫。”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，焚其尸，俊发根入脑骨，皮讫毛着髑髅，亦是奇毛异骨，贵相人也。

唐英公徐绩初卜葬，谣曰：“朱雀和鸣，子孙盛荣。”张景藏闻之，私谓人曰：“所占者过也。此所谓朱雀悲哀，棺中见灰。”后孙敬业扬州反，弟敬贞答款曰：“敬业初生时，于蓐下掘得一龟，云大贵之象。英公令秘而不言，果有大变之象。”则天怒，斫英公棺，焚其尸，灰之应也。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，于枫树下生，似人形，长三四尺。夜雷雨即长与树齐，见人即缩依旧。曾有人合笠于首，明日看，笠子挂在树头上。旱时欲雨，以竹束其头，楔之即雨。人取以为式盘，即神验，枫木枣地是也。

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，不可忍，嘱其子曰：“吾死后，必出吾病。”子从之，出得一物，大如鹿条脯，悬之久干。有客窃之，其坚如骨，削之文彩焕发，遂以为刀杷子佩之。在路放马，抽刀子割三棱草，坐其上，杷尽消成水。客怪之，回以问同，同泣，具言之。后病状同者，服三棱草汁多验。

永淳年，岚胜州兔暴，千万为群，食苗并尽，不知何物变化。及暴已，即并失却，莫知何所。异哉！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，房中祭祀以乞恩，食饮与人同之，事者非一主。当时有谚曰：“无狐魅，不成村。”唐国子监助教张简，河南缙氏人也。曾为乡学讲《文选》，有野狐假简形，讲一纸书而去。须臾简至，弟子怪问之，简异曰：“前来者必野狐也。”讲罢归舍，见妹坐络丝，谓简曰：“适煮菜冷，兄来何迟”简坐，久待不至，乃责其妹，妹曰：“元不见兄来。此必是野狐也，更见即杀之。”明日又来，见妹坐络丝，谓简曰：“鬼魅适向舍后。”简遂持棒，见其妹从厕上出来，遂击之。妹号叫曰：“是儿。”简不信，因击杀之。问络丝者，化为野狐而走。

泉建州进蛭蛇胆，五月五日取。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，击蛇头尾，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，胆即聚。以刀割取，药封放之。不死复更取，看肋下有痕即放。

唐魏伶为西市丞，养一赤嘴鸟，每于人众中乞钱。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，日收数百，时人号为“魏丞鸟”。剑南鼓蜀间有鸟大如指，五色毕具。有冠

似凤，食桐花，每桐结花即来，桐花落即去，不知何之。俗谓之“桐花鸟”，极驯善，止于妇人钗上，客终席不飞。人爱之，无所害也。真腊国有葛浪山，高万丈，半腹有洞。先有浪鸟，状似老鸱，大如骆驼，人过即攫而食之，腾空而去，百姓苦之。真腊王取大牛肉，中安小剑子，两头尖利，令人戴行，鸟攫而吞之，乃死，无复种矣。百舌，春啖夏至惟食蚯蚓。正月后冻开，蚓出而来；十月后，蚓藏而往。盖物之相感也。岭南罗州辩州界内，水中多赤螫，其大如匙而赫赤色。无问禽兽水牛，入水即被曳深潭，吸血死。或云蛟龙使曳之，不知所以然也。唐天后中，尚食奉御张恩恭，进牛窟利上蚰蜒，大如箸。

天后以玉合贮之，召思恭示曰：“昨窟利上有此，极是毒物。”

近有鸡食乌百足虫忽死，开腹，中有蚰蜒一抄，诸虫并尽，此物不化。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。”思恭顿首请死，赦免之，与宰夫并流岭南。

唐开元四年，河南北螽为灾，飞则翳日，大如指，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。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，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；一斗，粟亦如之，掘坑埋却。埋一石则十石生，卵大如黍米，厚半寸盖地。浮休子曰：昔文武圣皇帝时，绕京城蝗大起，帝令取而观之，对仗选一大者，祝之曰：“朕刑政乖僻，仁信未孚，当食我心，无害苗稼。”遂吞之。须臾，有鸟如鸛，百万为群，拾蝗一日而尽。此乃精感所致。天若偶然，则如勿生；天若为厉，埋之滋甚。当明德慎罚，以答天谴，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，而欲逞杀以消祸！此宰相姚元崇失变理之道矣。

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，获男女口千余人，并杂物产，与中国多不同。缉木皮为布，甚细白，幅阔三尺二三寸。亦有细斑布，幅阔一尺许。又得金荆榴数十斤，木色如真金，密致而文彩盘蹙，有如美锦。甚香极精，可以为枕及案面，虽沉檀不能及。彼土无铁，朱宽还至南海郡，留仇中男夫壮者，多加以铁钳锁，恐其道逃叛。还至江都，将见，为解脱之，皆手把钳，叩头惜脱，甚于中土贵金。人形短小，似昆仑。

沧州南皮丞郭务静，性糊涂，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，谓庄曰：“从驾大难。静尝从驾，失家口三日，于侍官幕下讨得之。”庄曰：“公夫人在其中否？”静曰：“若不在中，更论何事！”又谓庄曰：“今大有贼。昨夜二更后，静从外来，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。”庄曰：“亡何物？”静曰：“无之。”庄曰：“不亡物，安知其贼？”静曰：“但见其狼狈而走，不免致疑耳。”孝杰将四十万众，被贼诱退，逼就悬崖，渐渐挨排，一一落间。坑深万丈，尸与崖平，匹马无归，单兵莫返。俊臣尝以三月三日萃其党于龙门，竖石题朝士姓名以卜之，令投石遥击，倒者则先令告。至暮，投李昭德不中。突厥破万荣新城

，群贼闻之失色，众皆溃散。

韦氏遭则天废庐陵之后，后父韦玄贞与妻女等并流岭南，被首领宁氏大族逼夺其女，不伏，遂杀贞夫妻，七娘等并夺去。及孝和即位，皇后当途，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诛宁氏，走入南海。轨追之，杀掠并尽。韦后隔帘拜，以父事之，用为并州长史。后阿韦作逆，轨以党与诛。琚以谄谀自进，未周年为中书侍郎。其母氏闻之，自洛赴京，戒之曰：“汝徒以谄媚险诋取容，色交自达，朝廷侧目，海内切齿。吾尝恐汝家坟陇无人守之！”琚惭惧，表请待母。上初大怒，后许之。

紫微舍人倪若水赃至八百贯，因诸王内宴，姚元崇讽之曰：“倪舍人正直，百司嫉之，欲成事，何不为上言之。”诸王入，众共救之，遂释，一无所问。主书赵海受蕃饷一刀子，或直六七百钱，元崇宣敕处死。后有降，崇乃批曰：“别敕处死者，决一百，配流。”大理决赵海一百不死，夜遣给使缢杀之。唐俭事太宗，甚蒙宠遇，每食非俭至不餐。数年后，特憎之，遣谓之曰：“更不须相见，见即欲杀。”隋文帝重高颀，初甚爱，后不愿见，见之则怒。薛师有巧性，常入宫闱。补阙王求礼上表曰：“太宗时，罗黑能弹琵琶，遂阉为给使，以教宫人。今陛下要怀义入内，臣请阉之，庶宫闱不乱。”表寝不出。少府监裴匪舒，奏卖苑中官马粪，岁得钱二十万贯。刘仁轨曰：“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。”遂寝。尚书左丞张庶廉子利涉为怀州参军，刺史邓恽曰：“名父出如此物。”

张易之、昌宗目不识字，手不解书，谢表及和御制皆谄附者为之。所进《三教珠英》，乃崔融、张说辈之作，而易之窃名为首。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。昭容，上官仪孙女，博涉经史，研精文笔，班婕妤、左嫔无以加。贺兰敏之为《封东岳碑》，张昌龄所作也。《刘子》书，咸以为刘勰所撰，乃渤海刘昼所制。昼无位，博学有才，窃取其名，人莫知也。吏部尚书唐俭与太宗棋，争道。上大怒，出为潭州。蓄怒未泄，谓尉迟敬德曰：“唐俭轻我，我欲杀之，卿为我证验有怨言指斥。”敬德“唯唯”。明日对仗云，敬德顿首曰：“臣实不闻。”频问，确定不移。上怒，碎玉珽于地，奋衣入。良久索食，引三品以上皆入宴，上曰：“敬德今日利益者各有三：唐俭免枉死，朕免枉杀，敬德免曲从，三利也；朕有怒过之美，俭有再生之幸，敬德有忠直之誉，三益也。”赏敬德一千段，群臣皆称“万岁”。魏元忠忤二张，出为端州高要尉。二张诛，入为兵部尚书、中书令、左右仆射，不能复直言。古人有言，“妻子具则孝衰，爵禄厚则忠衰。”三狗俱用，觉魏祚之陵夷；五侯并封，知汉图之圯缺。

太岁在午，人马食土。岁在辰巳，货妻卖子。岁在申酉，乞浆得酒。

唐刘仁轨为左仆射，天下号为“解事仆射”。

唐崔浑御史，性至温恭，能尽色养。父母少不安，辄祈幽灵以身代。母尝有病，浑跪请病授己。有顷，觉疾从十指入，俄而遍身，母所苦遂愈。丁母艰，勺饮不入口，哀毁瘠立。无何，不胜哀而卒，朝野伤之。周挽郎裴最，于天官试，问目曰：“山陵事毕，各还所司，供葬羽仪，若为处分”最判曰：“大行皇帝，奉敕升遐，凡是羽仪，皆科官造。即宜贮纳，以待后需。”殿十选。隋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，渤海高瓚闻而造之，为设鸡肫而已。瓚小其用，明日大设，屈昂数十人，烹猪羊等长八尺，薄饼阔丈余，裹餤粗如庭柱，盆作酒碗行巡，自为金刚舞以送之。昂至后日屈瓚，屈客数百人，大设，车行酒，马行炙，挫碓斩脍，砮辄蒜齏，唱夜叉歌，师子舞。瓚明日设，烹一奴子十余岁，呈其头颅手足，座客皆攫喉而吐之。昂后日报设，先令爱妾行酒，妾无故笑，昂叱下。须臾蒸此妾坐银盘，仍饰以脂粉，衣以绫罗，遂擘骰肉以啖瓚诸人，皆掩目。昂于奶房间撮肥肉食之，尽饱而止。瓚羞之，夜遁而去。昂富足遭离乱，狂贼来求金宝，无可给，缚于椽上炙杀之。唐滕王极淫，诸官妻美者，无不尝遍，诈言妃唤，即行无礼。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到，王遣唤，欲不去则怕王之威，去则被王所辱。郑曰：“昔愍怀之妃，不受贼胡之逼，当今清泰，敢行此事邪！”遂入王中门外小阁，王在其中，郑入，欲逼之。郑大叫，左右曰：“王也。”郑曰：“大王岂作如是，必家奴耳。”以一只履击王头破，抓面血流，妃闻而出，郑氏乃得还。王惭，旬日不视事。简每日参候，不敢离门。后王衙坐，简向前谢过，王惭却入，月余日乃出。诸官之妻曾被王唤入者，莫不羞之。其婿问之，无辞以对。唐垂拱四年，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，略曰：“鸿名不可以谬假，神器不可以力争，应天者膺乐推之名，背时者非见机之主。自祖龙御宇，横噬诸侯，任赵高以当轴，弃蒙恬而齿剑。沙丘拼祸于前，望夷覆灭于后，七庙堕圯，万姓屠原，鸟思静于飞尘，鱼岂安于沸水。赫矣皇汉，受命玄穹，膺赤帝之镇符，当素灵之缺运。俯张地纽，彰凤举之符，仰缉天纲，郁龙兴之兆。而君潜游泽国，啸聚水乡，矜扛鼎之雄，逞拔山之力，莫测天符之所会，不知历数之有归。遂奋关中之翼，竟垂垓下之翅，盖尽由于人事，焉有属于天亡！虽驱百万之兵，终弃八千之子。以为殷鉴，岂不惜哉！当匿魄东峰，收魂北极，岂合虚承庙食，广费牲牢。仁杰受命方隅，循革攸寄，今遣焚燎祠宇，削平台室，使蕙绵销烬，羽帐随烟，君宜速迁，勿为人患。檄到如律令。”遂除项羽庙，余小神并尽，惟会稽禹庙存焉。唐张狗儿亦名怀庆，爱偷人文章，与冀州枣强尉。才士制述，多翻用之。时为之语曰：“活剥张昌龄，生吞郭正一。”谅不诬也。

俗例，春雷始鸣记其日，计其数满一百八十日，霜必降。

又曰雁从北来记其日，后十八日，霜必降。

周舒州刺史张怀肃好食人精，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。

周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每巡乡，唤百姓妇托以缝补而奸之。

其夫至，缚静鞭数十步。主簿李愬往救解之，静羞讳其事，低身答云“忍痛不得”，口唱“阿瘡々”，“静不被打，阿瘡々”。唐宣城公主驸马裴巽，有外宠一人，公主遣阉人执之，截其耳鼻，剥其阴皮漫驸马面上，并截其发，令厅上判事，集僚吏共观之。驸马、公主一时皆被奏降，公主为郡主，驸马左迁也。唐开元二年，衡州五月频有火灾。其时人尽皆见物大如瓮，亦如灯笼，所指之处，寻而火起。百姓咸谓之“火殃”。内官过武三思宅，三思曲意祗承，恣其所欲。装束少年男子，衣以罗绮，出入行觞，驰驱不食，淫戏忘反，倡荡不归。争称三思之忠节，共誉三思之才贤。外受来娣之奸，内构逆韦之衅。周如意中，洛下有牛三足。汉发兵用铜虎符。及唐初，为银兔符，以兔子为符瑞故也。

又以鲤鱼为符瑞，遂为铜鱼符以佩之。至伪周，武姓也，玄武，龟也，又以铜为龟符。郴州，古桂阳郡也。有曹泰年八十五，偶少妻生子，名曰曾，日中无影焉，年七十方卒，亲见其孙子具说。道士曹体一即其从孙侄，云的不虚。故知邴吉验影不虚也。

唐太宗之代有《秘记》，云唐三代之后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，淳风对曰：“臣据玄象推算，其兆已成。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，从今不逾四十年，当有天下，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殄尽。”帝曰：“求而杀之如何”淳风曰：“天之所命，不可废也。王者不死，虽求恐不可得。且据占已长成，复在宫内，已是陛下眷属。更四十年，又当衰老，老则仁慈，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。今若杀之，即当复生，更四十年，亦堪御天下矣。少壮严毒，杀之为血仇，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。”裴冕代裴鸿渐秉政，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。冕顾子弟，喜见于色，其嗜财若此。冕性本侈靡，好尚车服，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。每会客，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。

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，弊服褴褛，常巡成都市廛，见人即展手希一文，云失坠文书，求官不遂。人皆哀之，为其言语悲嘶，形容憔悴。居于早迁桥侧。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，欲广其池馆，遂强买之。及辟其圭窦，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，计数千万，邻里莫有知者。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“乞措大”。唐户部郎侯味虚着《百官本草》。题御史曰：“大热，有毒。”又朱书云：“大热，有毒，主除邪佞，杜奸回，报冤滞，止淫滥，尤攻贪浊，无大小皆搏之。畿尉薄为之，相畏还使，恶爆直，忌按权豪。出于雍洛州诸县，其外州出者尤可用，日炙干硬者为良。服之长精神，减姿媚，久服令人冷峭。

”卢夫人，房玄龄妻也。玄龄微时，病且死，诿曰：“吾病革，君年少，不可寡居，善事后人。”卢泣，入帏中，剔一目示玄龄，明无他。会玄龄良愈，礼之终身。玉英，唐时符凤妻也，尤姝美。凤以罪徙儋州，至南海，为獠贼所杀，胁玉英私之。对曰：“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，请推一长者。”贼然之，乃请更衣。有顷，盛服立于舟上，骂曰：“受贼辱，不如死。”遂自沉于海。

朝野僉载（唐）张鷟 着

目录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卷六

卷一

贞观年中，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，母忽失明。问卜者王子贞，子贞为卜之，曰：“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，三月一日来，疗必愈。”至时，候见一人着青紬襦，遂邀为设饮食。其人曰：“仆不解医，但解作犁耳，为主人作之。”持斧绕舍求犁辕，见桑曲枝临井上，遂斫下。其母两眼焕然见物。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。

周郎中裴珪妾赵氏，有美色，曾就张璟藏卜年命。藏曰：“夫人目长而漫视。准相书，猪视者淫。妇人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夫人终以奸废，宜慎之。”赵笑而去。后果与人奸，没入掖庭。

杜景佺，信都人也。本名元方，垂拱中，更为景佺。刚直严正，进士擢第，后为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，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。则天怒，以为面欺，左授溱州刺史。初任溱州，会善筮者于路，言其当重入相，得三品，而不着紫袍。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。

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、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。转式讫，谓礼曰：“公大亲近，位至方伯。”谓忠曰：“公得京官，今年禄尽，宜致仕可也。”二人皆应举，怀礼授左补阙，后至和、复二州刺史。行忠授城门郎，至秋而卒。

开元二年，梁州道士梁虚州，以九宫推算张鷟云：“五鬼加年，天罡临命，一生之大厄。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涣》，主惊恐；后风行水上，事即散。”安国观道士李若虚，不告姓名，暗使推之。云：“此人今年身在天牢，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。不然病当死，无救法。”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

，敕令处尽。而刑部尚书李日知，左丞张廷圭、崔玄升，侍郎程行谋咸请之，乃免死，配流岭南。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。

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，惟鼻根未倒。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，或言肉可治疯，遂取一截蛇肉食之。三五日顿渐可，百日平复。又商州有人患大疯，家人恶之，山中为起茅舍。有乌蛇坠酒罌中，病人不知，饮酒渐差。罌底见蛇骨，方知其由也。

则天时，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。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，见一鬼撮允元头，二鬼持棒随其后，直入景运门。医白公主，公主奏之。上令给使覘问，在阁无事。食讫还房，午后如厕，长参典怪其久私，往候之，允元踣面于厕上，目直视，不语，口中涎落。给使奏之，上问医曰：“此可得几时”对曰：“缓者三日，急者一日。”上与锦被覆之，并床舁送宅，止夜半而卒。上自为诗以悼之。

久视年中，襄州人杨元亮，年二十余，于虔州汶山观佣力。昼梦见天尊云：“我堂舍破坏，汝为我修造，遣汝能医一切病。”寤而悦之，试疗无不愈者。赣县里正背有肿，大如拳，亮以刀之，数日平复。疗病日获十千，造天尊堂成，疗病渐无效。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。云见一僧与一木，长尺余，教曰：“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”玄景得见机上尺，乃是僧所与者，试将疗病，拄之立差，门庭每日数百人。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，追之禁左台，病者满于台门。则天闻之，追入内，宫人病，拄之即愈，放出任救病百姓。数月以后，得钱七百余贯。后渐无验，遂绝。

洛州有士人患应病，语即喉中应之。以问善医张文仲，经夜思之，乃得一法。即取《本草》令读之，皆应；至其所畏者，即不言。仲乃录取药，合和为丸，服之应时而愈。一云问医苏澄云。郝公景于泰山采药，经市过。有见鬼者，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。遂取药和为“杀鬼丸”，有病患者服之差。

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，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，遂痊平。及亡后十余年改葬，视其胫骨折处，有铜末束之。岭南风俗，多为毒药。令奴食冶葛死，埋之土中。草生正当腹上，食之立死；手足额上生者，当日死；旁自外者，数日死；渐远者，或一月，或两月；全远者，一年、二年、三年亦即死。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。或以涂马鞭头控上，拂着手即毒，试着口即死。

赵延禧云，遭恶蛇虺所螫处，贴之艾炷，当上灸之立差，不然即死。凡蛇啮，即当啮处灸之，引去毒气即止。冶葛食之立死。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，能解冶葛毒。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，不濯角，其水物食之必死，为鸩食蛇之故。医书言，虎中药箭食清泥；野猪中药箭脰茅茆而食；雉被鹰伤，以地黄叶帖

之。又矾石可以害鼠，张鷟曾试之，鼠中毒如醉，亦不识人，犹知取泥汁饮之，须臾平复。鸟兽虫物犹知解毒，何况人乎被蚕啮者，以甲虫末傅之；被马咬者，以烧鞭鞘灰涂之。盖取其相服也。蜘蛛啮者，雄黄末傅之。筋断须续者，取旋复根绞取汁，以筋相对，以汁涂而封之，即相续如故。蜀儿奴逃走多刻筋，以此续之，百不失一。

永徽中有崔爽者，每食生鱼三斗乃足。于后饥，作鲙未成，爽忍饥不禁，遂吐一物，状如虾蟆。自此之后，不复能食鲙矣。国子司业、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，腹中虫蚀极痛，不可忍。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，须臾而卒。

后魏孝文帝定四姓，陇西季氏大姓，恐不入，星夜乘鸣驼，倍程至洛。时四姓已定讫，故至今谓之“驼李”焉。张文成曰：干封以前选人，每年不越数千；垂拱以后，每岁常至五万。人不加众，选人益繁者，盖有由矣。尝试论之，祇如明经、进士、十周、三卫、勋散、杂色、国官、直司，妙简实材，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。选司考练，总是假手冒名，势家嘱请。手不把笔，即送东司；眼不识文，被举南馆。正员不足，权补试、掇、检校之官。贿货纵横，赃污狼藉。流外行署，钱多即留，或帖司助曹，或员外行案。更有挽郎、辇脚、营田、当屯，无尺寸工夫，并优与处分。皆不事学问，惟求财贿。是以选人冗冗，甚于羊群，吏部喧喧，多于蚁聚。若铨实用，百无一人。积薪化薪，所从来远矣。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，赃污狼藉。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，愔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当今之选，非钱不行。”愔默而不言。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，有铨人引过，分疏云：“某能翘关负米。”湜曰：“君壮，何不兵部选”

“答曰：‘外边人皆云‘崔侍郎下，有气力者即存。’”

景龙中，斜封得官者二百人，从屠贩而践高位。景云践祚，尚书宋璟、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。璟、构出，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，奏云见孝和，怒曰：“我与人官，何因夺却。”于是斜封皆复旧职。伪周革命之际，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、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，皆被搜扬，不曾试练，并与美职。尘黷士人之品，诱悦愚夫之心，庸才者得官以为荣，有才者得官以为辱。昔赵王伦之篡也，天下孝廉、秀才、茂异，并不简试，雷同与官，市道屠沽、亡命不轨，皆封侯略尽。太府之铜不供铸印，至有白版侯者。朝会之服，貂者大半，故谣云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。小人多幸，君子耻之。无道之朝，一何连类也，惜哉！

天后中，契丹李尽忠、孙万荣之破营府也，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。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，乃令守囚等给之曰：“家口饥寒，不能存活。求待国家兵到，吾等即降。”其囚日别与一顿粥，引出安慰曰：“吾此无饮食养汝，又不忍杀汝，总放归若何”众皆拜伏乞命，乃给放去。至幽州，具说饥冻逗遛。兵士

闻之，争欲先入。至黄獐峪，贼又令老者投官军，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。仁节等三军弃步卒，将马先争入，贼设伏横截，军将被索縊之，生擒节等，死者填山谷，罕有一遗。

景龙四年，洛州凌空观失火，万物并尽，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，乃泥塑为之。后改为圣真观。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，隋曰唐兴村门首。文皇帝移长安城，将作大匠高颀常坐此树下检校。后栽树行不正，欲去之，帝曰：“高颀坐此树下，不须杀之。”至今先天百三十年，其树尚在，柯叶森竦，株根盘礴，与诸树不同。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，今唐家居焉。

永徽年以后，人唱《桑条歌》云：“桑条{廿吊}，女韦也乐。”至神龙年中，逆韦应之。谄佞者郑愔作《桑条乐词》十余首进之，逆韦大喜，擢之为吏部侍郎，赏缣百匹。龙朔以来，人唱歌名《突厥盐》。后周圣历年中，差阎知微和匈奴，授三品春官尚书，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，送金银器物、锦彩衣裳以为礼聘，不可胜纪。突厥翻动，汉使并没，立知微为可汗，《突厥盐》之应。调露中，大帝欲封中岳，属突厥叛而止。后又欲封，土番入寇，遂停。至永淳年，又驾幸嵩岳，谣曰：“嵩山凡几层，不畏登不得，只畏不得登。三度征兵马，傍道打腾腾。”岳下遘疾，不愈，回至宫而崩。永淳之后，天下皆唱“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。后徐敬业犯事，出柳州司马，遂作伪敕，自授扬州司马，杀长史陈敬之，据江淮反。使李孝逸讨之，斩业首，驿马驼入洛。”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，此其应也。周如意年中以来，始唱《黄獐歌》，其词曰：“黄獐，黄獐，草里藏，弯弓射你伤。”俄而契丹反叛，杀都督赵文翽，营府陷没。差总管曹仁师、张玄遇、麻仁节、王孝杰，前后百万众，被贼败于黄獐谷，诸军并没，罔有孑遗。《黄獐》之歌，斯为验矣。周垂拱已来，《苾拿儿歌》词皆是邪曲。后张易之小名苾拿。

景龙年，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，用钱数百万。

童谣曰：“可怜安乐寺，了了树头悬。”后诛逆韦，并杀安乐，斩首悬于竿上，改为悖逆庶人。神龙以后，谣曰：“山南乌鹊窠，山北金骆驼。镰柯不凿孔，斧子不施柯。”此突厥强盛，百姓不得斫桑养蚕、种禾刈谷之应也。景龙中，谣曰：“可怜圣善寺，身着绿毛衣。牵来河里饮，踏杀鲤鱼儿。”至景云中，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，败走，投洛川而死。景云中，谣曰：“一条麻线挽天枢，绝去也。”神武即位，敕令推倒天枢，收铜并入尚方，此其应兆。景龙中，谣曰：“黄柏犊子挽蚓断，两脚踏地鞋<麻需>断。”

六月，平王诛逆韦，欲作乱。鞋<麻需>断者，事不成。阿韦是“黄犊”之后也。明堂主簿骆宾王《帝京篇》曰：“倏忽搏风生羽翼，须臾失浪委泥沙。”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，大败，投江而死，此其讖也。麟德已来，百姓

饮酒唱歌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“族盐”。

后阎知微从突阙领贼破赵、定。后知微来，则天大怒，磔于西市。命百官射之，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，射三发，皆不中，其怯懦也如此。知微身上箭如猥毛，铍其骨肉，夷其九族，疏亲及不相识者皆斩之。小儿年七八岁，驱抱向西市，百姓哀之，掷饼果与者，相争夺以为戏笑。监刑御史不忍害，奏舍之。其“族盐”之言，于斯应也。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，天下慕之，其帽为“赵公浑脱”。后坐事长流岭南，“浑脱”之言，于是效焉。魏王为巾子向前踣，天下欣欣慕之，名为“魏王踣。”后坐死。至孝和时，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，时人又称为“陆颂踣”。未一年而陆颂殒。永徽后，天下唱《武媚娘歌》，后立武氏为皇后。大帝崩，则天临朝，改号大周。二十余年，武后强盛，武三王梁、魏、定等并开府，自余郡王十余人，几迁鼎矣。咸亨以后，人皆云：“莫浪语，阿婆嗔，三叔闻时笑杀人。”后果则天即位，至孝和嗣之。阿婆者，则天也；三叔者，孝和为第三也。魏仆射子名叔麟，讖者曰：“‘叔麟’，反语‘身戮’也。”后果被罗织而诛。梁王武三思，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。讖者言：“德靖，‘鼎贼’也。”果有窥鼎之志，被郑克等斩之。天后时，谣言曰：“张公吃酒李公醉。”张公者，斥易之兄弟也；李公者，言李氏大盛也。孙佺为幽州都督，五月北征。时军师李处郁谏：“五月南方火，北方水，火入水必灭。”佺不从，果没八万人。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，时谓“窦入牛口，岂有还期”。果被秦王所擒。其孙佺之北也，处郁曰：“殄若入咽，百无一全。”

山东人谓温饭为殄（音孙），幽州以北并为燕地，故云。

龙朔年已来，百姓饮酒作令云：“子母相去离，连台拗倒。

”子母者，盞与盘也；连台者，连盘拗倒盞也。及天后永昌中，罗织事起，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，为此令。此席人进状告之，十人皆弃市。自后庐陵徙均州，则子母相去离也；连台拗倒者，则天被废，诸武迁放之兆。神武皇帝七月即位，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。

自后捉搦僧尼严急，令拜父母等，未成者并停革，后出者科决，还俗者十八九焉。

开元五年春，司天奏：“玄象有眚见，其灾甚重。”玄宗震惊，问曰：“何祥”对曰：“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，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。”其年及第李蒙者，贵主家婿，上不言其事，密戒主曰：“每有大游宴，汝爱婿可闭留其家。”主居昭国里，时大合乐，音曲远畅，曲江涨水，联舟数艘，进士毕集。蒙闻，乃逾垣奔走，群众愜望。才登舟，移就水中，画舸平沉，声妓、篙工不知纪极，三十进士无一生者。

夏侯处信为荊州长史，有宾过之，处信命仆作食。仆附耳语曰：“洩几许面”信曰：“两人二升即可矣。”仆入，久不出，宾以事告去。信遽呼仆，仆曰：“已洩讫。”信鸣指曰：“大异事。”良久乃曰：“可总燔作饼，吾公退食之。”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，家人不沾余沥。仆云：“醋尽。”信取瓶合于掌上，余数滴，因以口吸之。凡市易，必经手乃授直。识者鄙之。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，器用食物并致卧内。奴有私取盐一撮者，庆鞭之见血。夏侯彪夏月食饮，生虫在下，未曾沥口。尝送客出门，奴盗食脔肉。彪还觉之，大怒，乃捉蝇与食，令呕出之。郑仁凯为密州刺史，有小奴告以履穿，凯曰：“阿翁为汝经营鞋。”有顷，门夫着鞋者至，凯厅前树上有鸢窠。鸢，啄木也。遣门夫上树取其子。门夫脱鞋而缘之，凯令奴着鞋而去，门夫竟至徒跣。凯有德色。

安南都护邓佑，韵州人，家巨富，奴婢千人。恒课口腹自供，未曾设客。孙子将一鸭私用，佑以擅破家资，鞭二十。韦庄颇读书，数米而炊，秤薪而爨，炙少一脔而觉之。一子八岁而卒，妻敛以时服，庄剥取，以故席裹尸，殓讫，擎其席而归。其忆念也，呜咽不自胜，惟慳吝耳。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蔡连辉事，于新开推鞠，免死配流。

后诉雪，授睦州遂安县令。前邑宰皆卒于官，潜欲不赴。其妻曰：“君若合死，新开之难早已无身，今得县令，岂非命乎”遂至州，去县水路数百里上，寝堂两间有三殡坑，皆埋旧县令，潜命坊夫填之。有梟鸣于屏风，又鸣于承尘上，并不以为事。每与妻对食，有鼠数十头，或黄或白，或青或黑，以杖驱之，则抱杖而叫。自余妖怪，不可具言。至四考满，一无所失，选授卫令，除卫州司马。入为郎中，位至中书舍人。

周甘子布博学有才，年十七为左卫长史，不入五品。登封年病，以驴舆强至岳下，天恩加两阶，合入五品，竟不能起。邻里亲戚来贺，衣冠不得，遂以绯袍覆其上，帖然而终。

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，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，俱流岭南。经年，无日不悲号，两目皆肿，不胜凄楚，遂并逃归。崇道至都宅藏隐，为男娶崔氏女未成，有内给使来取充贵人，崇道乃赂给使，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。事败，给使具承，掩崇道，并男三人亦被纠捉，敕杖各决一百，俱至丧命。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，失船极多，除名为民，遂辽东效力。遇病卧平壤城下，褰幕看兵士攻城。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，叱之不去，仍恶骂曰：“你欲看，我亦欲看，何预汝事”不肯去。须臾城头放箭，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，仁轨几为流矢所中。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。后说为中书令，之选竟不及第。

来谒张公，公遗绢一束，以充粮用。之选将归，至舍不经一两日，疾大作，将绢市药，绢尽疾自损。非但此度，余处亦然，何薄命之甚也！

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，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。荣曰：“使君百无一虑，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。”崔夫人曰：“禳须何物”荣曰：“使君娶二姬以压之，出三年则危过矣。”夫人怒曰：“此獠狂语，儿在身无病。”荣退曰：“夫人不信，荣不敢言。使君命合有三妇，若不更娶，于夫人不祥。”夫人曰：“乍可死，此事不相当也。”其年夫人暴亡，敞更娶二姬，荣言信矣。平王诛逆韦，崔日用将兵杜曲，诛诸韦略尽，縑子中婴孩亦槁杀之。诸杜滥及者非一。浮休子曰：“此逆韦之罪，疏族何辜！亦如冉闵杀胡，高鼻者横死；董卓诛阉人，无须者枉戮。死生命也。”

逆韦之变，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，至怀州武涉驿，有敕所至处斩之。寻有敕矜放，使人马上昏睡，迟行一驿，比至，已斩讫。命非天乎，天非命乎！沉君亮见冥道事，上元年中，吏部员外张仁祎延生问曰：“明公看祎何当迁”亮曰：“台郎坐不暖席，何虑不迁。”俄而祎如厕，亮谓诸人曰：“张员外总十余日活，何暇忧官职乎”后七日而祎卒。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，大 甫时，司马杨舜臣谓之曰：“买肉必须含胎，肥脆可食，余瘦不堪。”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，其胎仍动，良久乃绝。无何，舜臣一奴无病而死，心上仍暖，七日而苏。云见一水犊白额，并子随之，见王诉云：“怀胎五个月，扛杀母子。”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，见刘司士答款，引杨司马处分如此。居三日而知元卒亡，又五日而舜臣死。率更令张文成，梟晨鸣于庭树，其妻以为不祥，连唾之。

文成云：“急洒扫，吾当改官。”言未毕，贺客已在门矣。又一说，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，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。有神灵递相诬告，京师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，蜀王秀皆坐之。隋室既亡，其事亦寝矣。

仪凤年中，有长星半天，出东方，三十余日乃灭。自是土番叛，匈奴反，徐敬业乱，白铁余作逆，博、豫骚动，忠、万强梁，契丹翻营府，突厥破赵、定，麻仁节、张玄遇、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。三十余年，兵革不息。调露之后，有鸟大如鸠，色如乌鹊，飞若风声，千万为队，时人谓之“鸛雀”，亦名突厥雀，若来突厥必至，后至无差。天授中，则天好改新字，又多忌讳。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：“国字中‘或’，或乱天象，请口中安‘武’以镇之。”则天大喜，下制即依。月余有上封者云：“‘武’退在口中，与囚字无异，不祥之甚。”则天愕然，遽追制，改令中为“八方”字。后孝和即位，果幽则天于上阳宫。

长安二年九月一日，太阳蚀尽，默啜贼到并州。至十五日夜，月蚀尽，贼

并退尽。俗谚曰：“枣子塞鼻孔，悬楼阁却种。”又云：“蝉鸣蛰 奈唤，黍种糕糜断。”又谚云：“春雨甲子，赤地千里。夏雨甲子，乘船入市。秋雨甲子，禾头生耳。冬雨甲子，鹊巢下地。”其年大水。

长安四年十月，阴，雨雪，一百余日不见星。正月，诛张易之、昌宗等，则天废。幽州都督孙佺之人贼也，薛讷与之书曰：“季月不可入贼，大凶也。”佺曰：“六月宣王北伐，讷何所知。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。”出军之日，有白虹垂头于军门。其夜，大星落于营内，兵将无敢言者。军行后，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，皆随军去。经二旬而军没，乌鸢食其肉焉。

延和初七日，太白昼见经天。其月，太上皇逊帝位，此易主之应也。至八月九日，太白仍昼见，改元先天。至二月七日，太上皇废，诛中书令萧至忠、侍中岑羲；流崔湜，寻诛之。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，大流星如瓮，或如盆大者贯北斗，并西北小者随之。无数天星尽摇，至晓乃止。七月，襄王崩，谥殇帝。十月，土番人陇右，掠羊马，杀伤无数。其年六月，大风拔树发屋，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。长安城初建，隋将作大匠高颀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，至是拔出。终南山竹开花结子，绵亘山谷，大小如麦。其岁大饥，其竹并枯死。岭南亦然，人取而食之。醴泉雨面如米颗，人可食之。后汉襄楷云：“国中竹柏枯者，不出三年主当之。”人家竹结实枯死者，家长当之。终南竹花枯死者，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。

开元五年，洪、潭二州复有火灾，昼日人见火精赤炖炖，所诣即火起。东晋时，王弘为吴郡太守，亦有此灾。弘挾部人，将为不慎，后坐厅事，见一物赤如信幡，飞向人家舍上，俄而火起，方知变不复由人，遭爇人家遂免笞罚。开元八年，契丹叛，关中兵救营府，至澠池缺门，营于谷水侧。夜半水涨，漂二万余人，惟行网夜樗蒲不睡，据高获免，村店并没尽。上阳宫中水溢，宫人死者十七八。其年，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，没五百家。初，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，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，张口向天。人或有斫射者，俄而云雨晦冥，雨水漂二百家，小儿及蛇不知所在。洛阳县令宋之逊，性好唱歌，出为连州参军。刺史陈希古者，庸人也，令之逊教婢歌。每日端笏立于庭中，呦呦而唱，其婢隔窗从而和之，闻者无不大笑。

卷二

北齐南阳王入朝，上问何以为乐，王曰：“致蝎最乐”。遂收蝎，一宿得五斗，置大浴斛中。令一人脱衣而入，被蝎螫死，宛转号叫，苦痛不可言，食顷而死。帝与王看之。隋末荒乱，狂贼朱粲起于襄、邓间。岁饥，米斛万钱，亦无得处，人民相食。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，可二百石，煮人肉以喂贼。生灵殁于此矣。

周恩州刺史陈承亲，岭南大首领也，专使子弟兵劫江。有一县令从安南来，承亲凭买二婢，令有难色。承亲每日重设邀屈，甚殷勤。送别江亭，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，尽取财物。将其妻及女至州，妻叩头求作婢，不许，亦缢杀之。取其女。前后官人家过亲，礼遇厚者，必随后劫杀，无人得免。

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。有债主及奴诣临安，于客舍遂饮之醉，杀而齑之，以水银和煎，并骨销尽。后又欲食其妇，妇觉而遁之。县令诘，具得其情，申州，录事奏，奉敕杖一百而死。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，令一袍裤行酒。光怒，令拽出，遂杀之。须臾烂煮以食客，后呈其二手，客惧，攫喉而吐。

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，有贼问不承，庄引前曰：“若健儿，一一具吐放汝。”遂还巾带，贼并吐之。诸官以为必放，顷庄曰：“将我作具来。”乃一铁钩长丈余，甚铄利，以绳挂于树间，谓贼曰：“汝不闻‘健儿钩下死’？”令以胷钩之，遣壮士制其绳，则钩出于脑矣。谓司法曰：“此法何似？”答曰：“吊民伐罪，深得其宜。”庄大笑。后庄左降施州刺史，染病，惟忆人肉。部下有奴婢死者，遣人割肋下肉食之。岁余卒。

周推事使索元礼，时人号为“索使”。讯囚作铁笼头，冪（原注：呼角反）其头，仍如楔焉，多至脑裂髓出。又为“凤晒翅”、“猕猴钻火”等。以椽关手足而转之，并斫骨至碎。又悬囚于梁下，以石缢头。其酷法如此。元礼故胡人，薛师之假父，后坐赃贿，流死岭南。

周来俊臣罗织人罪，皆先进状，敕依奏，即籍没。徐有功出死囚，亦先进状，某人罪合免，敕依，然后断雪。有功好出罪，皆先奉进止，非是自专。张汤探人主之情，盖为此也。羽林将军常元楷，三代告密得官。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，彦玮处侍御。先天二年七月三日，楷以反逆诛，家口配流。可谓“积恶之家殃有余”也。

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，姝艳能歌舞，有文华，知之时幸，为之不婚。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，纳之，更不放还知之。知之作《绿珠怨》以寄之，其词曰：“石家金谷重新声，明珠十斛买娉婷。此日可怜偏自许，此时歌舞得人情。君家闺阁不曾观，好将歌舞借人看。意气雄豪非分理，骄矜势力横相干。辞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袂伤铅粉。百年离恨在高楼，一代容颜为君尽。碧玉读诗，饮泪不食，三日，投井而死。承嗣撩出尸，于裙带上得诗，大怒，乃讽罗织人告之。遂斩知之于南市，破家籍没。

周张易之为控鹤监，弟昌宗为秘书监，昌仪为洛阳令，竞为豪侈。易之为大铁笼，置鹅鸭于其内，当中取起炭火，铜盆贮五味汁，鹅鸭绕火走，渴即饮汁，火炙痛即回，表里皆熟，毛落尽，肉赤烘烘乃死。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

，起炭火，置五味汁如前法。昌仪取铁橛钉入地，缚狗四足于橛上，放鹰鹞活按其肉食，肉尽而狗未死，号叫酸楚，不复可听。易之曾过昌仪，忆马肠，取从骑破胁取肠，良久乃死。后诛易之、昌宗等，百姓脔割其肉，肥白如猪肪，煎炙而食。昌仪打双脚折，抉取心肝而后死，斩其首送都。谚云“走马报”。

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，法外苦楚，无所不为，时人号“牛头阿婆”，百姓怨谤。兴乃榜门判曰：“被告之人，问皆称枉。斩决之后，咸悉无言。”

周侍御史侯思止，醴泉卖饼食人也，罗告准例酬五品。于上前索御史，上曰：“卿不识字。”对曰：“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。”遂授之。凡推勘，杀戮甚众，更无余语，但谓囚徒曰：“不用你书言笔语，但还我白司马。若不肯来俊，即与你孟青。”横遭苦楚非命者，不可胜数。白司马者，北邙山白司马坂也；来俊者，中丞来俊臣也；孟青者，将军孟青棒也。后坐私蓄锦，朝堂决杀之。

周明堂尉吉项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，王助以亲故，为说綦连耀男大觉、小觉云：“应两角麒麟也。耀字光翟，言光宅天下也。”项明日录状付来俊臣，敕差河内王懿宗推，诛王助等四十一人，皆破家。后俊臣犯事，司刑断死，进状三日不出，朝野怪之。上入苑，吉项拢马，上问在外有何事意，项奏曰：“臣幸预控鹤，为陛下耳目，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。”上曰：“俊臣于国有功，朕思之耳。”项奏曰：“于安远告虺贞反，其事并验，今贞为成州司马。俊臣聚结不逞，诬遣贤良，赃贿如山，冤魂满路，国之贼也，何足惜哉！”上令状出，诛俊臣于西市。敕追于安远还，除尚食奉御，项有力焉。除项中丞，赐绯。项理綦连耀事，以为己功，授天官侍郎、平章事。与河内王竞，出为温州司马，卒。

成王千里使岭南，取大蛇八九尺，以绳缚口，横于门限之下。州县参谒者，呼令入门，但知直视，无复瞻仰，踏蛇而惊，惶惧僵仆，被蛇绕数匝。良久解之，以为戏笑。又取龟及鳖，令人脱衣，纵龟等啮其体，终不肯放，死而后已。其人酸痛号呼，不可复言。王与姬妾共看，以为玩乐。然后以竹刺龟等口，遂啮竹而放人；艾灸鳖背，灸痛而放口。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，不平复矣。朔方总管张仁亶好杀。时有突厥投化，亶乃作檄文骂默啜，言词甚不逊。书其腹背，凿其肌肤，涅之以墨，炙之以火，不胜楚痛，日夜作虫鸟鸣。然后送与默啜，识字者宣讫，脔而杀之。匈奴怨望，不敢降。

殿中侍御史王旭，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，有稍不承者，以绳勒其阴，令壮士弹竹击之，酸痛不可忍。倒悬一女妇，以石缢其发，遣证与长安尉房

恒奸，经三日不承。女妇曰：“侍御如此，若毒儿死，必诉于冥司；若配入宫，必申于主上。终不相放。”旭惭惧，乃舍之。

监察御史李嵩、李全交，殿中王旭，京师号为“三豹”。

嵩为赤鰲豹，交为白额豹，旭为黑豹。皆狼戾不轨，鸩毒无仪，体性狂疏，精神惨刻。每讯囚，必铺棘卧体，削竹签指，方梁压踝，碎瓦搯膝，遣仙人献果、玉女登梯、犊子悬驹、驴儿拔橛、凤凰晒翅、猕猴钻火、上麦索、下阑单，人不聊生，囚皆乞死。肆情锻炼，证是为非，任意指麾，傅空为实。周公、孔子，请伏杀人；伯夷、叔齐，求其劫罪。讯劾干堑，水必有期；推鞠湿泥，尘非不久。来俊臣乞为弟子，索元礼求作门生。被追者皆相谓曰：“牵牛付虎，未有出期；缚鼠与猫，终无脱日。妻子永别，友朋长辞。”京中人相要，作咒曰：“若违心负教，横遭三豹。”其毒害也如此。京兆人高丽家贫，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。其时令史作伪帖，付高丽追人，拟吓钱。事败，令史逃走，追讨不获。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，膝骨落地，两脚俱挛，抑遣代令史承伪。准法断死讫，大理卿状上：故事，准《名例律》，笃疾不合加刑。孝嵩勃然作色曰：“脚挛何废造伪。”命两人舁上市，斩之。

周黔府都督谢佑凶险忍毒。则天朝，徙曹王于黔中，佑吓云“则天赐自尽”，佑亲奉进止，更无别敕。王怖而缢死。后佑于平阁上卧，婢妾十余人同宿，夜不觉刺客截佑首去。后曹王破家，簿录事得佑头，漆之题“谢佑”字，以为秽器。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。周默啜之陷恒、定州，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，入匈奴，遂没贼。将至赵州，褒公段瓚同没，唤庄共出走。庄惧，不敢发，瓚遂先归。则天赏之，复旧任。齐庄寻至，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。庄曰：“昔有人相庄，位至三品，有刀箭厄。庄走出被赶，斫射不死，走得脱来，愿王哀之。”懿宗性酷毒，奏庄初怀犹豫，请杀之，敕依。引至天津桥南，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。令段瓚先射，三发皆不中；又段瑾射之，中。又令诸司百官射，箭如猬毛，仍气磔々然微动。即以刀当心直下，破至阴，割取心掷地，仍赳赳跳数十回。懿宗忍毒如此。

杨务廉，孝和时造长宁、安乐宅仓库成，特授将作大匠，坐赃数千万免官。又上章奏闻陕州三门，凿山烧石，岩侧施栈道牵船。河流湍急，所顾夫并未与价直，苟牵绳一断，栈梁一绝，则扑杀数十人。取顾夫钱余米充数，即注夫逃走，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。牵船皆令系二釭于胸背，落栈着石，百无一存，满路悲号，声动山谷。皆称杨务廉“人妖”也，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。监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罗织酷虐为业，台中号为“人头罗刹”，殿中王旭号为“鬼面夜叉”。讯囚引枷柄向前，名为“驴驹拔橛”；缚枷头着树，名曰“犊子悬车”；两手捧枷，累砖于上，号为“仙人献果”；立高木之上，枷柄向后拗之

，名“玉女登梯”。考柳州典廖福、司门令史张性，并求神狐魅，皆遣唤鹤作凤，证蛇成龙也。

陈怀卿，岭南人也，养鸭百余头。后于鸭栏中除粪，粪中有光 龠々然。以盆水沙汰之，得金十两。乃覘所食处，于舍后山足下，因凿有麸金，销得数十斤，时人莫知。卿遂巨富，仕至梧州刺史。

周长安年初，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，时人以为判冥事。

张鷟时为御史，出为处州司仓，替归，往问焉。荣以杖画地，作“柳”字，曰：“君当为此州。”至后半年，除柳州司户，后改德州平昌令。荣刻时日，晷漏无差。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，则天之表侄也，贪狠无厌，着词曰：“回波尔时廷玉，打獠取钱未足。阿姑婆见作天子，傍人不得柰触。”差摄御史康豈推奏断死。时母在都，见夏文荣，荣索一千张白纸，一千张黄纸，为廷玉禱，后十日来。母如其言，荣曰：“且免死矣，后十日内有进止。”果六日有敕，杨廷玉改尽老母残年。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，荣书“卫汉郴”字，曰：“卫多不成，汉、郴二州，交加不定。”后果唱卫州录事。关重，即唱汉州录事。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，诉天官注拟不平。则天责侍郎崔玄暉，玄暉奏：“臣注官极平。”则天曰：“若尔，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。”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，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。

周司礼卿张希望，移旧居改造见鬼人，冯毅见之曰：“当新堂下有一伏尸，晋朝三品将军，极怒，公可避之。”望笑曰：“吾少长已来，未曾知此事，公毋多言。”后月余日，毅入，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，适登阶，鬼引弓射中肩膊间。望觉背痛，以手抚之，其日卒。

周左司郎中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佳，令巫者观之，果有伏尸姓宗，妻姓寇，在厅基之下。使问之，曰：“君坐我门上，我出入常值君，君自不好，非我之为也。”掘之三丈，果得旧骸，有铭如其言。移出改葬，于是遂绝。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，明日欲上。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，忽闻外有人唤云：“王老不须起，房侍郎不上，后三日李侍郎上。”王老却卧至晓，房果病，数日而卒。所司奏状下，即除李回秀为侍郎，其日谢，即上。王老以其言问诸人，皆云不知，方悟是神明所告也。

北齐稠禅师，邺人也，幼落发为沙弥。时辈甚众，每休暇，常角力腾走卓为戏。而禅师以劣弱见凌，给侮殴击者相继，禅师羞之。乃入殿中，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：“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，为辱已甚，不如死也。汝以力闻，当佑我。我捧汝足七日，不与我力，必死于此，无还志。”约既毕，因至心祈之。初一两夕，恒尔，念益固。至六日将曙，金刚形见，手执大钵，满中盛筋，谓稠曰：“小子欲力乎”曰：“欲。”“念至乎”曰：“至。”“能食筋

乎“曰：“不能。”神曰：“何故”稠曰：“出家人断肉故。”神因操钵举匕，以筋食之。禅师未敢食，乃怖以金刚忤，稠惧遂食。斯须食毕，神曰：“汝已多力，然善持教，勉旃！”神去且晓，乃还所居。诸同列问曰：“竖子顷何至”稠不答。须臾于堂中会食，食毕，诸同列又戏殴，禅师曰：“吾有力，恐不堪于汝。”同列试引其臂，筋骨强劲，殆非人也。方惊疑，禅师曰：“吾为汝试之。”因入殿中，横塌壁行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，又跃首至于梁数四。乃引重千钧，其拳捷骁武劲。先轻侮者俯伏流汗，莫敢仰视。禅师后证果，居于林虑山。入山数十里，精庐殿堂，穷极壮大，诸僧从而禅者常数千人。齐文宣帝怒其聚众，因领骁骑数万，躬自往讨，将加白刃焉。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，文宣问曰：“师何遽此来”稠曰：“陛下将杀贫僧，恐山中血污伽蓝，故此谷口受戮。”文宣大惊，降驾礼谒，请许其悔过。禅师亦无言。文宣命设饌，施毕，请曰：“闻师金刚处祈得力，今欲见师效少力，可乎”稠曰：“昔力者，人力耳。今为陛下见神力，欲见之乎”文宣曰：“请与同行寓目。”先是，禅师造寺，诸方施木数千根，卧在谷口。禅师咒之，诸木起立空中，自相搏击，声若雷霆，斗触摧折，缤纷如雨。文宣大惧，从官散走，文宣叩头请止之。因敕禅师度人造寺，无得禁止。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，遘病，临终叹曰：“夫生死者，人之大分，如来尚所未免。但功德未成，以此为恨耳。死后愿为大力长者，继成此功。”言终而化。至后三十年，隋帝过并州见此寺，心中涣然记忆，有似旧修行处，顶礼恭敬，无所不为。处分并州大兴营葺，其寺遂成。时人谓帝“大力长者”云。

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。其俗有客设槟榔、龙脑香、蛤屑等，以为赏宴。其酒比之淫秽，私房与妻共饮，对尊者避之。又行房不欲令人见，此俗与中国同。国人不着衣服，见衣服者共笑之。俗无盐铁，以竹弩射虫鸟。五溪蛮父母死，于村外阁其尸，三年而葬。打鼓路歌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。尽产为棺，余临江高山半肋凿龕以葬之。自山上悬索下柩，弥高者以为至孝，即终身不复祀祭。初遭丧，三年不食盐。岭南獠民好为蜜唧。即鼠胎未瞬、通身赤蠕者，饲之以蜜，钉之筵上，啜啜而行。以箸夹取啖之，唧唧作声，故曰“蜜唧”。梁有磕头师者，极精进，梁武帝甚敬信之。后敕使唤磕头师，帝方与人棋，欲杀一段，应声曰：“杀却。”使遽出而斩之。帝棋罢，曰：“唤师。”使答曰：“向者陛下令人杀却，臣已杀讫。”帝叹曰：“师临死之时有何言”使曰：“师云：‘贫道无罪。前劫为沙弥时，以锹划地，误断一曲蟻。帝时为蟻，今此报也。’”帝流泪悔恨，亦无及焉。

建昌王武攸宁别置勾使，法外枉征财物，百姓破家者十而九，告冤于天，吁嗟满路。为大库长百步，二百余间，所征获者贮在其中。天火烧之，一时

荡尽。众口所咒，攸宁寻患足肿，粗于瓮，其酸楚不可忍，数月而终。干封年中，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，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。道逢一道人，着衲帽弊衣，掐数珠，自云贤者五戒讲。夜至马嵬店宿，五戒礼佛诵经，半夜不歇，畅以为精进。一练至四更，即共同发，去店十余里，忽袖中出两刃刀矛，便刺杀畅。其奴下马入草走。其五戒骑骡，驱驮即去。主人未晓，梦畅告云：“昨夜五戒杀贫道。”须臾奴走到，告之如梦。时同宿三卫子被持弓箭，乘马赶四十余里，以弓箭拟之，即下骡乞死。缚送县，决杀之。

后魏末，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。有婢金荆，昌沐，令理发，柳氏截其双指。无何，柳被狐刺螫，指双落。又有一婢名玉莲，能唱歌，昌爱而叹其善，柳氏乃截其舌。后柳氏舌疮烂，事急，就稠禅师忏悔。禅师已先知，谓柳氏曰：“夫人为妒，前截婢指，已失指；又截婢舌，今又合断舌。悔过至心，乃可以免。”柳氏顶礼求哀，经七日，禅师令大张口，咒之，有二蛇从口出，一尺以上，急咒之，遂落地，舌亦平复。自是不复妒矣。贞观中，濮阳范略妻任氏，略先幸一婢，任以刀截其耳鼻，略不能制。有顷，任有娠，诞一女，无耳鼻。女年渐大，其婢仍在。女问，具说所由，女悲泣，以恨其母。母深有愧色，悔之无及。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，得一首领妾，幸之。

至县，亮向府不在，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，妾遂自缢死。后贺氏有娠，产一蛇，两目无睛。以问禅师，师曰：“夫人曾烧铁烙一女妇眼，以夫人性毒，故为蛇报，此是被烙女妇也。夫人好养此蛇，可以免难。不然祸及身矣。”贺氏养蛇一二年，渐大，不见物，惟在衣被中。亮不知也，拨被见蛇，大惊，以刀斫杀之，贺氏两目俱枯，不复见物，悔而无及焉。梁仁裕为骁卫将军，先幸一婢，妻李氏甚妒而虐，缚婢击其脑。婢号呼曰：“在下卑贱，势不自由。娘子锁项，苦毒何甚！”婢死后月余，李氏病，常见婢来唤。李氏头上生四处瘰疽，脑溃，昼夜鸣叫，苦痛不胜，数月而卒。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。县丞张景先宠其婢，厥妻杨氏妒之。景出使不在，妻杀婢，投之于厕。景至，给之曰婢逃矣。景以妻酷虐，不问也。婢讼之于荣，荣追对之，问景曰：“公夫人病困，说形状。”景疑其有私也，怒之。荣曰：“公夫人枉杀婢，投于厕。今见推勘，公试问之。”景悟，问其妇，妇病甚，具首其事。荣令厕内取其骸骨，香汤浴之，厚加殡葬。婢不肯放，月余而卒。

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。训未婚以前有一妾，成亲之后遂嫁之，已易两主。女患传尸瘦病，恐妾厌祷之，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，才旁掠楚苦，竟以自诬。前后决三百以上，投井而死。不出三日，其女遂亡，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。安石坐贬蒲州，太极元年八月卒。

王弘，冀州衡水人，少无赖，告密罗织善人。曾游河北赵、贝，见老人每

年作邑斋，遂告二百人，授游击将军。俄除侍御史。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，密差弘往推索，大枷夹颈，安仁不承伏。遂于枷上斫安仁死，便即脱之。其男从军，亦擒而斩之。至汾州，与司马毛公对食，须臾喝下，斩取首级，百姓震悚。后坐诬枉流雷州，将少姬花严，素所宠也。弘于舟中伪作敕追，花严谏曰：“事势如此，何忍更为不轨乎”弘怒曰：“此老姬欲败吾事。”缚其手足，投之于江。船人救得之，弘又鞭二百而死，埋于江上。俄而伪敕发，御史胡元礼推之，镬身领回。至花严死处，忽云：“花严来唤对事。”左右皆不见，惟弘称“叩头死罪”，如受枷棒之声，夜半而卒。

余杭人陆彦，夏月死十余日，见王，云：“命未尽，放归。”左右曰：“宅舍亡坏不堪。”时沧州人李谈新来，其人合死，王曰：“取谈宅舍与之。”彦遂入谈柩中而苏，遂作吴语，不识妻子，具说其事。遂向余杭访得其家，妻子不认，具陈由来，乃信之。天后中，涪州武龙界多虎暴。有一兽似虎而绝大，日正中，逐一虎直入人家，噬杀之，亦不食其肉。自是县界不复有虎矣。录奏，检《瑞图》乃酋耳，不食生物，有虎暴则杀之。

天后中，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，损一宫人，遂令生饿数日而死。天后令葬之，其上起塔，设千人供，勒碑号为“虎塔”。至今犹在。

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，有部人饮大醉，夜中山行，临崖而睡。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，虎须入醉人鼻中，遂喷嚏，声震虎，遂惊跃，便即落崖。腰胯不遂，为人所得。

阳城居夏县，拜谏议大夫；郑钢居阆乡，拜拾遗；李周南居曲江，拜校书郎。时人以为转远转高，转近转卑。袁守一性行浅促，时人号为“料斗鳧翁鸡”。任万年尉，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。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，除监察，怀贞未知也。贞高揖曰：“驾欲出，公作如此检校。”守一即弹之。月余，贞除左台御史大夫，守一请假不敢出，乞解。贞呼而慰之，守一兢惕不已。楚客知之，为除右台侍御史，于朝堂抗衡于贞曰：“与公罗师。”罗师者，市郭儿语，无交涉也。无何，楚客以反诛，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。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：“台阁神仙地，衣冠君子乡。昨朝犹对坐，今日忽云亡。魂随司命鬼，魄遂阎罗王。此时罢欢笑，无复向朝堂。”

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，其子嘲之曰：“陆余庆，笔头无力嘴头硬。一朝受词讼，十日判不竟。”送案褥下。余庆得而读之，曰：“必是那狗。”遂鞭之。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，不敢诣厅，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，锁州宅门。及贼登垒，乃入匮中藏，令奴曰：“牢掌钥匙，贼来索，慎勿与。”昔有愚人入京选，皮袋被贼盗去，其人曰：“贼偷我袋，将终不得我物用。”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钥匙尚在我衣带上，彼将何物开之”此孙彦

高之流也。姜师度好奇诡，为沧州刺史兼按察，造抢车运粮，开河筑堰，州县鼎沸。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，穗蟹食尽，又差夫打蟹。苦之，歌曰：“卤地抑种稻，一概被水沫。年年索蟹夫，百姓不可活。”又为陕州刺史，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，计以为费。一夕忽云得计，立注楼，从仓建槽，直至于河，长数千丈，而令放米。其不快处，具大杷推之，米皆损耗，多为粉末。兼风激扬，凡一函失米百石，而动即千万数。遣典庾者偿之，家产皆竭；复遣输户自量，至有偿数十斛者。甚害人，方停之。岐王府参军石惠恭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：“御史非长任，参军不久居。待君迁转后，此职还到余。”因竞放牒往来，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，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。御史中丞李谨度，宋璟引致之。遭母丧，不肯举发哀，讣到皆匿之。官寮苦其无用，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。尚书省牒御史台，然后哭。其庸猥皆此类也。

王怡为中丞，宪台之移；姜晦为掌选侍郎，吏部之移；崔泰之为黄门侍郎，门下之移。号为“京师三移”。阳滔为中书舍人，时促命制敕，令史持库钥他适，无旧本检寻，乃斫窗取得之，时人号为“斫窗舍人”。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：“君为河边草，逢春心剩生。妾如堂上镜，得照始分明。”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“始”字为“转”字，遂争此诗，皆云我作。乃下牒见博士，罗为宗判云：“昔五字定表，以理切称奇；今一言竞诗，取词多为主。诗归弘智，‘转’还定宗。以状牒知，任为公验。”

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，夜半急追集船人，更无他语，乃曰：“逆风必不得张帆。”众大哂焉。王熊为泽州都督，府法曹断掠粮贼，惟各决杖一百。通判，熊曰：“总掠几人”法曹曰：“掠七人。”熊曰：“掠七人，合决七百。法曹曲断，府司科罪。”时人哂之。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，后熊来替，百姓歌曰：“前得尹佛子，后得王癞獭。判事驴咬瓜，唤人牛嚼沫。见钱满面喜，无镪从头喝。尝逢饿夜叉，百姓不可活。”冀州参军鞠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云：“崇裕有幸会，得遇明流行。司士向京去，旷野哭声哀。”司功曰：“大才士。先生其谁”曰：“吴儿博士教此声韵。”司功曰：“师明弟子哲。”

滑州灵昌尉梁士会，官科鸟翎，里正不送。举牒判曰：“官唤鸟翎，何物里正，不送鸟翎！”佐使曰：“公大好判，‘鸟翎’太多。”会索笔曰：“官唤鸟翎，何物里正，不送雁翅！”有识之士闻而笑之。

卷三

则天朝，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，朝官侧目，上林令侯敏偏事之。其妻董氏谏止之曰：“俊臣，国贼也，势不久。一朝事败，党附先遭，君可敬而远之。”敏稍稍引退。俊臣怒，出为涪州武龙令。敏欲弃官归，董氏曰：“速去，莫

求住。”遂行至州，投刺参州将，错题一张纸。州将展看，尾后有字，大怒曰：“修名不了，何以为县令！”不放上。敏忧闷无已，董氏曰：“且住，莫求去。”停五十日，忠州贼破武龙，杀旧县令，掠家口并尽。敏以不计上获全。后俊臣诛，逐其党流岭南，敏又获免。唐冀州长史吉懋，欲为男项娶南宫县丞崔敬女，敬不许。

因有故胁以求亲，敬惧而许之。择日下函，并花车卒至门首。

敬妻郑氏初不知，抱女大哭，曰：“我家门户低，不曾有吉郎。”女坚卧不起。其小女白其母曰：“父有急难，杀身救解。设令为婢，尚不合辞；姓望之门，何足为耻。姊若不可，儿自当之。”遂登车而去。项迁平章事，贤妻达节，谈者荣之。项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，出为温州司马而卒。

监察御史李畬母，清素贞洁，畬请禄米送至宅，母遣量之，剩三石。问其故，令史曰：“御史例不概剩。”又问车脚几钱，又曰：“御史例不还脚钱。”母怒，令还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，畬乃追仓官科罪。诸御史皆有惭色。文昌左丞卢献女第二，先适郑氏，其夫早亡，誓不再醮。

姿容端秀，言辞甚高。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，姊亡之后，奏请续亲，许之，兄弟并不敢白。思冲择日备礼，贽币甚盛。执贽就宅，卢氏拒关，抗声骂曰：“老奴，我非汝匹也。”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。思冲奏之，敕不夺其志。后为尼，甚精进。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，嫁未周年而廉卒。李年十八守志，设灵几，每日三上食临哭，布衣蔬食六七年。忽夜梦一男子，容止甚都，欲求李氏为偶，李氏睡中不许之。自后每夜梦见，李氏竟不受，以为精魅，书符咒禁，终莫能绝。李氏叹曰：“吾誓不移节，而为此所挠，盖吾容貌未衰故也。”乃拔刀截发，麻衣不濯，蓬鬓不理，垢面灰身。其鬼又谢李氏曰：“夫人竹柏之操，不可夺也。”自是不复梦见。郡守旌其门闾，至今尚有节妇里。

杨盈川侄女曰容华，幼善属文，尝为《新妆诗》，好事者多传之。诗曰：“宿鸟惊眠罢，房栊乘晓开。凤钗金作缕，鸾镜玉为台。妆似临池出，人疑向月来。自怜终不见，欲去复徘徊。”初，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人，皆国色。妻妒，烂二女头发秃尽。太宗闻之，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，云：“饮之立死。瑰三品，合置姬媵。尔后不妒，不须饮；若妒，即饮之。”柳氏拜敕讫，曰：“妾与瑰结发夫妻，俱出微贱，更相辅翼，遂致荣官。瑰今多内嬖，诚不如死。”饮尽而卧，然实非鸩也，至夜半睡醒。帝谓瑰曰：“其性如此，朕亦当畏之。”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。隋开皇中，京兆韦哀有奴曰桃符，每征讨将行，有胆力。

哀至左卫中郎，以桃符久从驱使，乃放从良。桃符家有黄牛，宰而献之，因问哀乞姓。哀曰：“止从我姓为韦氏。”符叩头曰：“不敢与郎君同姓。”

”袞曰：“汝但从之，此有深意。”故至今为“黄犊子韦”，即韦庶人其后也。不许异姓者，盖虑年代深远，子孙或与韦氏通婚，此其意也。则天后尝梦一鸛，羽毛甚伟，两翅俱折。以问宰臣，群公默然，内史狄仁杰曰：“鸛者，陛下姓也；两翅折，陛下二子庐陵、相王也。陛下起此二子，两翅全也。”

“武承嗣、武三思连项皆赤。后契丹围幽州，檄朝廷曰“还我庐陵、相王来”，则天乃忆狄公之言，曰：“卿曾为我占梦，今乃应矣。朕欲立太子，何者为得”仁杰曰：“陛下内有贤子，外有贤侄，取舍详择，断在圣衷。”则天曰：“我自有圣子，承嗣、三思是何疥癬！”承嗣等惧，掩耳而走。即降敕追庐陵，立为太子，充元帅。初募兵，无有应者，闻太子行，北邙山头皆兵满，无容人处。贼自退散。

薛季昶为荆州长史，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，头向外。以问占者张猷，猷曰：“猫儿者，爪牙；伏门限者，阃外之事。君必知军马之要。”未旬日，除桂州都督、岭南招讨使。给事中陈安平子，年满赴选，与乡人李仙药卧。夜梦十一月养蚕，仙药占曰：“十一月养蚕，冬丝也，君必送东司。”数日，果送吏部。

饶阳李瞿，云勋官番满选，夜梦一母猪极大，李仙药占曰：“母猪，豕屯主也，君必得屯主。”数日，果如其言。张鷟曾梦一大鸟，紫色，五彩成文，飞下至庭前不去。以告祖父，云：“此吉祥也。昔蔡衡云，凤之类有五：其色赤者，文章凤也；青者，鸾也；黄者，鹓也；白者，鸿鹄也；紫者，鷟也。此鸟为凤凰之佐，汝当为帝辅也。”遂以为名字焉。鷟初举进士，至怀州，梦庆云覆其身。其年对策，考功员外郎味道以为天下第一。又初为岐王属，夜梦着绯乘驴，睡中自怪：我绿衣当乘马，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，授鸿胪丞。未经考而授五品，此其应也。

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，明朝唱策，夜梦一狗从窠出，挽弓射之，其箭遂擎。以为不祥，问曹良史，曰：“吾往唱策之夜，亦为此梦。梦神为吾解之曰：狗者，第字头也；弓，第字身也；箭者，第竖也；有擎为第也。”寻而唱策，果如梦焉。右丞卢藏用、中书令崔湜，太平党，被流岭南。至荆州，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，问善占梦张猷。谓卢右丞曰：“崔令公大恶梦。坐下听讲，法从上来也；镜子，金傍竟也。其竟于今日乎！”寻有御史陆遗勉赍敕，令湜自尽。洛州杜玄有牛一头，玄甚怜之。夜梦见其牛有两尾，以问占者李仙药，曰：“牛字有两尾，失字也。”经数日，果失之。载初年中，来俊臣罗织，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，咒咀不道。拷楚酸痛，奴婢妄证，二子自诬，并鞭杀之，朝野伤痛。浮休子张鷟曰：下里庸人，多信厌祷，小儿妇女，甚重符书。蕴慝崇奸，构虚成实。坎土用血，诚伊戾之故为；掘地埋桐，乃

江充之擅造也。韦庶人之全盛日，好厌祷，并将昏镜以照人，令其速乱，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。平王诛之。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，皆逆韦之辈为之也。韦庶人葬其父韦玄贞，号酆王。葬毕，官人路见鬼师雍文智，诈宣酆王教曰：“常作官人，甚大艰苦，宜与赏，着绿者与绯。”韦庶人悲恻，欲依鬼教与之。未处分间，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，遂斩之。中宗之时，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。他日，对百官总集，诈宣孝和敕曰：“御史不检校，去却巾带。”即去之。曰：“有敕与一顿杖。”大使曰：“御史不奉正敕，不合决杖。”君卿曰：“若不合，有敕且放却。”御史裹头，仍舞蹈拜谢而去。观者骇之。浮休子张鷟德州平昌令，大旱。郡符下令以师婆、师僧祈之，二十余日无效。浮休子乃推土龙倒，其夜雨足。江淮南好鬼，多邪俗，病即祀之，无医人。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，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，与同行郭司法质焉。其何婆士女填门，饷遗满道，颜色充悦，心气殊高。郭再拜下钱，问其品秩。何婆乃调弦柱，和声气曰：“个丈夫富贵。今年得一品，明年得二品，后年得三品，更后年得四品。”郭曰：“阿婆错，品少者官高，品多者官小。”何婆曰：“今年减一品，明年减二品，后年减三品，更后年减四品，更得五六年总没品。”郭大骂而起。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，朱紫填门。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，见一将军，紫袍玉带甚伟，下一匹绀绶，请一局卜。来婆鸣弦柱，烧香，合眼而唱：“东告东方朔，西告西方朔，南告南方朔，北告北方朔，上告上方朔，下告下方朔。”将军顶礼既，告请甚多，必望细看，以决疑惑。遂即随意支配。咸亨中，赵州祖珍俭有妖术。悬水瓮于梁上，以刃斫之，绳断而瓮不落。又于空房内密闭门，置一瓮水，横刀其上。人良久入看，见俭支解五段，水瓮皆是血。人去之后，平复如初。冬月极寒，百臼水冻，咒之拔出。卖卜于信都市，日取百钱。盖君平之法也。后被人纠告，引向市斩之，颜色自若，了无惧。命纸笔作词，精神不挠。凌空观叶道士咒刀，尽力斩病人肚，横桃柳于腹上，桃柳断而内不伤。复将双刀斫一女子，应手两断，血流遍地，家人大哭。道人取续之，喷水而咒，须臾平复如故。

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。每岁商胡祈福，烹猪羊，琵琶鼓笛，酣歌醉舞。酹神之后，募一胡为袄主，看者施钱并与之。其袄主取一横刀，利同霜雪，吹毛不过，以刀刺腹，刃出于背，仍乱扰肠肚流血。食顷，喷水咒之，平复如故。此盖西域之幻法也。凉州袄神祠，至祈祷日袄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，直洞腋下，即出门，身轻若飞，须臾数百里。至西袄神前舞一曲即却，至旧袄所乃拔钉，无所损。卧十余日，平复如故。莫知其所以然也。

明崇俨有术法。大帝试之，为地窖，遣妓奏乐。引俨至，谓曰：“此地常闻管弦，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”俨曰：“诺。”遂书二桃符，于其上钉之，其

声寂然。上笑唤妓人问，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上，遂怖惧，不敢奏乐也。上大悦。蜀县令刘静妻患疾，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，曰：“须得生龙肝，食之必愈。”静以为不可得，俨乃画符，乘风放之上天。须臾有龙下，入瓮水中，剔取食之而差。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、龙眼，俨坐顷间，往阴山取雪，岭南取果子并到，食之无别。时四月，瓜未熟，上思之，俨索百钱将去，须臾得一大瓜，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。上追老人至问之，云土埋一瓜拟进，适卖，唯得百钱耳。俨独坐堂中，夜被刺死，刀子仍在心上。敕求贼甚急，竟无踪绪。或以为俨役鬼劳苦，被鬼杀之。孔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信哉！

则天朝有鼎师者，瀛州博野人，有奇行。太平公主进，则天试之，以银瓮盛酒三斗，一举而饮尽。又曰：“臣能食酱。”即令以银缸盛酱一斗，鼎师以匙抄之，须臾即竭。则天欲与官，鼎曰：“情愿出家。”即与剃头。后则天之复辟也，鼎曰：“如来螺髻，菩萨宝首，若能修道，何必剃除。”遂长发。使张潜决一百，不废行动，亦无疮疾，时人莫测。大足中，有妖妄人李慈德，自云能符书厌，则天于内安置。

布豆成兵马，画地为江河，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，缠被为甲，三更于内反，宫人扰乱相杀者十二三。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，领兵斩关而入，杀慈德、阉竖数十人。惜哉，慈德以厌为客，以厌而丧。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，久而不决。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，并壳食之并尽。僧仍不伏。法善烧一铁钵，赫赤两合，欲合老僧头上，僧唱“贼”，袈裟掩面而走。孝和抚掌大笑。道士罗公远，幼时不慧。入梁山数年，忽有异见，言事皆中，敕追入京。先天中，皇太子设斋，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，太子靳固不与。远曰：“少时自取。”太子自封署房门，须臾开视，器物一无所见。东房先封闭，往视之，器物并在其中。又借太子所乘马，太子怒，不与。远曰：“已取得来，见于后园中放在。”太子急往枥上检看，马在如故。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，就罗公远看年命，奴擎衣补在门外，不觉须臾在公远衣箱中。诸人大惊，莫知其然。欧阳通，询之子，善书，瘦怯于父。常自矜能书，必以象牙、犀角为笔管，狸毛为心，覆以秋兔毫；松烟为墨，末以麝香；纸必须坚薄白滑者，乃书之。盖自重其书。薛纯陀亦效欧阳草，伤于肥钝，亦通之亚也。孟知俭，并州人，少时病，忽亡。见衙府如平生时，不知其死，逢故人为史，谓曰：“因何得来”具报之，乃知是冥途。吏为检寻，曰：“君平生无修福处，何以得还！”知俭曰：“一生诵《多心经》及《高王经》，虽不记数，亦三四万遍。”重检，获之，遂还。吏问：“欲知官乎”知俭曰：“甚要。”遂以簿示之，云“孟知俭合运出身，为曹州参军，转邓州司仞”，即掩却不许看。遂至荒榛，入一黑坑，遂活。不知“运”是何事，寻有敕募运粮，因放选授曹州参军。

乃悟曰：“此州吾不见小书耳。”满授邓州司金。去任，又选唱晋州判司，未过而卒。

贞观中，顿丘县有一贤者，于黄河渚上拾菜，得一树栽子大如指。持归，蒔之三年，乃结子五颗，味状如柰，又似林檎多汁，异常酸美。送县，县上州，以其味奇，乃进之，赐绫一十匹。后树长成，渐至三百颗，每年进之，号曰“朱柰”，至今存。德、贝、博等州，取其枝接，所在丰足。人以为从西域来，碍渚而住矣。

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，得道于豫章西山。江中有蛟为患，旌阳没水，剑斩之。后不知所在。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，击之声闻数十里。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，破之得剑一双，视其铭一有“许旌阳”字，一有“万仞”字。遂有万仞师出焉。

上元年中，令九品以上配刀 厉等袋，彩帨为鱼形，结帛作之。取鱼之象，强之兆也。至天后朝乃绝。景云之后又复前，结白鱼为饼。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，铸铜为桂树，金花银叶，帝每骑马自照，人马并在镜中。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。

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、十六夜，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，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绮，饰以金玉，燃五万盏灯，簇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，衣罗绮，曳锦绣，耀珠翠，施香粉。一花冠、一巾帔皆万钱，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。妙简长安、万年少女妇千余人，衣服、花钗、媚子亦称是，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，欢乐之极，未始有之。

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，金银、珠玉、宝贝之类罔不毕萃，旷古以来，未曾闻见。铺象牙床，织犀角簟，罽貂之褥，蛩虻之毡，汾晋之龙须、河中之凤翮以为席。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，逼之也。同饮以碗盏一双，取其常相逐。迥秀畏其盛，嫌其老，乃荒饮无度，昏醉是常，频唤不觉。出为衡州刺史。易之败，阿臧入官，迥秀被坐，降为卫州长史。宗楚客造一新宅成，皆是文柏为梁，沉香和红粉以泥壁，开门则香气蓬勃。磨文石为阶砌及地，着吉莫靴者，行则仰仆。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，兄弟配流。太平公主就其宅看，叹曰：“看他行坐处，我等虚生浪死。”一年追入，为凤阁侍郎。景龙中，为中书令。韦氏之败，斩之。

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，高三尺，开四门，绛桥勾栏，花草、飞禽、走兽，诸天妓乐，麒麟、鸾凤、白鹤、飞仙，丝来线去，鬼出神入，隐起钗镂，窈窕便娟。珍珠、玛瑙、琉璃、琥珀、玻璃、珊瑚、车磔、琬琰，一切宝贝，用钱三万，府库之物，尽于是矣。

隋炀帝巡狩北边，作大行殿七宝帐，容数百人，饰以珍宝，光辉洞彻。引

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，可汗恍然，疑非人世之有。识者云，大行殿者，示不祥也。亦是王莽轻车之比，天心其关人事与欤！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。夺百姓庄园，造定昆池四十九里，直抵南山，拟昆明池。累石为山，以象华岳，引水为涧，以象天津。飞阁步檐，斜桥磴道，衣以锦绣，画以丹青，饰以金银，莹以珠玉。又为九曲流杯池，作石莲花台，泉于台中流出，穷天下之壮丽。悖逆之败，配入司农，每日士女游观，车马填噎。奉敕，辄到者官人解见任，凡人决一顿，乃止。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，以后百官、百姓家效之，山林奇禽异兽，搜山荡谷，扫地无遗，至于网罗杀获无数。开元中，禁宝器于殿前，禁人服珠玉、金银、罗绮之物，于是采捕乃止。

高宗时，有刘龙子妖言惑众。作一金龙头藏袖中，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。每相聚出龙头，言圣龙吐水，饮之百病皆差。遂转羊肠，水于龙口中出，与人饮之，皆罔云病愈，施舍无数。遂起逆谋，事发逃走，捕访久之擒获，斩之于市，并其党十余人。东海孝子郭纯丧母，每哭则群鸟大集，使验有实，旌表门闾。后访乃是孝子每哭，即散饼食于地，群鸟争来食之。后如此，鸟闻哭声以为度，莫不竞凑，非有灵也。

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，州县上言，遂蒙旌表。乃是猫犬同时产子，取猫儿置狗窠中，狗子置猫窠内，惯食其乳，遂以为常，殆不可以异论也。自连理木、合欢瓜、麦分歧、禾同穗，触类而长，实繁有徒，并是人作，不足怪也。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，云“圣母临水，永昌帝业”，进之，授五品果毅，置永昌县。乃是白石凿作字，以紫石末和药嵌之。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，有“武兴”字，改文水为武兴县。自是往往作之。后知其伪，不复采用，乃止。襄州胡延庆得一龟，以丹漆书其腹曰“天子万万年”以进之。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，奏请付法。则天曰：“此非恶心也，舍而勿问。”

则天好祲祥，拾遗朱前疑说梦云，则天发白更黑，齿落更生，即授都官郎中。司刑寺囚三百余人，秋分后无计可作，乃于圜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，长五尺。至夜半，三百人一时大叫。内使推问，云：“昨夜有圣人见，身長三丈，面作金色，云‘汝等并冤枉，不须怕惧。天子万年，即有恩赦放汝’。”把火照之，见有巨迹，即大赦天下，改为大足元年。

白铁余者，延州稽胡也，左道惑众。先于深山中埋一金铜像于柏树之下，经数年，草生其上。给乡人曰：“吾昨夜山下过，每见佛光。”大设斋，卜吉日以出圣佛。及期，集数百人，命于非所藏处掘，不得。乃劝曰：“诸公不至诚布施，佛不可见。”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。更于埋处掘之，得金铜像。乡人以为圣，远近传之，莫不欲见。乃宣言曰：“见圣佛者，百病即愈。

”左侧数百里，老小士女皆就之。乃以绯紫红黄绶为袋数十重盛像，人聚观者，去一重一回布施，收千端乃见像。如此矫伪一二年，乡人归伏，遂作乱，自号光王，署置官职，杀长吏，数年为患。命将军程务挺斩之。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，初事皇太子，颇得出入。暂令出外，即恃威权，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。宰执方食即来，诸人命坐，常遣一人门外急唤，云“殿下须使令”，吐饭而去。诸司皆如此。请谒嘱事，卖官鬻狱，所求必遂。东宫后稍稍疏之，仍潜入仗内食侍官饭。晚出外腹痛，犹诈云太子赐予食瓜太多。须臾霍出卫士所食米饭黄臭，并齏菜狼藉。凡是小人得宠，多为此状也。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，司宾丞田归道副焉。至牙帐下，知微舞蹈，宛转抱默啜靴而鼻臭之。田归道长揖不拜，默啜大怒，倒悬之。经一宿，明日将杀，元珍谏：“大国和亲使，若杀之不祥。”乃放之。后与知微争于殿廷，言默啜必不和；知微坚执以为和。默啜果反，陷赵、定，天后乃诛知微九族，拜归道夏官侍郎。

张利涉性多忘，解褐怀州参军。每聚会被召，必于笏上记之。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，怪其不至，亲就门刺请。涉看笏曰：“公何见顾笏上无名。”又一时昼寝惊，索马入州，扣刺史邓恽门，拜谢曰：“闻公欲赐责，死罪！”邓恽曰：“无此事。”涉曰：“司功某甲言之。”恽大怒，乃呼州官捶以甲间构，将杖之。甲苦诉初无此语，涉前请曰：“望公舍之，涉恐是梦中见说耳。”时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。五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。尝至州，于主人舍坐，州佐史前过，以为县典也，呼欲杖之，典曰：“某是州佐也。”玄一惭谢而止。须臾县典至，一疑其州佐也，执手引坐，典曰：“某是县佐也。”又愧而止。曾有人传其兄书者，止于阶下，俄而里胥白录人到，玄一索杖，遂鞭送书人数下。其人不知所以，讯之，玄一曰：“吾大错。”顾直典回宅取杯酒暖愈。良久，典持酒至，玄一既忘其取酒，复忘其被杖者，因便赐直典饮之。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，典王庆通判禀，静曰：“尔何姓”庆曰：“姓王。”须臾庆又来，又问何姓，庆又曰姓王。静怪愕良久，仰看庆曰：“南皮佐史总姓王。”

定州何名远大富，主官中三驿。每于驿边起店停商，专以裘胡为业，货财巨万，家有绫机五百张。远年老，或不从戎，即家贫破。及如故，即复盛。

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，里中谓之“鸡肆”，言若归之因剔粪而有所得也。会世副其业，家财巨万。有士人陆景旸，会邀过，所止馆舍甚丽，入内梳洗，衫衣极鲜，屏风、毡褥、烹宰无所不有。景旸问曰：“主人即如此快活，何为不罢恶事”会曰：“吾中间停废一二年，奴婢死亡，牛马散失；复业已来，家途稍遂。非情愿也，分合如此。”滕王婴、蒋王恽皆不能廉慎，大帝赐诸王，名五王，不及二王，敕曰：“滕叔、蒋兄自解经纪，不劳赐物与之。

”以为“钱贯”。二王大渐。朝官莫不自励，皆以取受为赃污，有终身为累，莫敢犯者。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污，有一里正死，范集里正二百人为里正造像，各出钱一贯。范自纳之，谓曰：“里正有过罪，先须急救。范先造得一像，且以与之。”纳钱二百千，平像五寸半。其贪皆类此。范惟一男，放鹰马惊，桑枝打破其脑，百姓快之，皆曰“千金之子，易一兔之命。”

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，问里正曰：“鸡卵一钱几颗”曰：“三颗。”彪之乃遣取十千钱，令买三万颗，谓里正曰：“未须要，且寄母鸡抱之，遂成三万头鸡。经数月长成，令县吏与我卖，一鸡三十钱，半年之间成三十万。”又问：“竹笋一钱几茎”曰：“五茎。”又取十千钱付之，买得五万茎，谓里正曰：“吾未须要笋，且向林中养之。至秋竹成，一茎十钱，成五十万。”其贪鄙不道皆类此。

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，对宾下脱粟饭。商客有一驴，日行三百里，曾三十年不卖。市人报价云：“十四千”。愔曰“四千金少，更增一千。”又令买单丝罗，匹至三千。愔问：“用几两丝”对曰：“五两。”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，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。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，到任令里正括客，云不得称无。

上户每取两人，下户取一人，以刑胁之，人惧，皆妄通。通讫，简云：“不用唤客来，但须见主人。”主人到，处分每客索绢一匹，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。罢任，发至鹿城县，有一车装绢未满载，欠六百匹，即唤里正令满之。里正计无所出，遂于县令、丞、尉家一倍举送。至都，拜柳州刺史。

安南都获崔玄信命，女婿裴惟岳摄爱州刺史，贪暴，取金银财物向万贯。有首领取妇，裴郎要障车绦，索一千匹，得八百匹，仍不肯放。捉新妇归，戏之，三日乃放还，首领更不复纳。裴即领物至扬州。安南及问至，擒之，物并纳官，裴亦锁项至安南，以谢百姓。及海口，会赦而免。

洛州司金严升期摄侍御史，于江南巡察，性嗜牛肉，所至州县，烹宰极多。事无大小，入金则弭，凡到处金银为之踊贵，故江南人谓为“金牛御史”。

张昌仪为洛阳令，借易之权势，属官无不允者。风声鼓动，有一人姓薛，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。仪领金，受其状，至明堂，付天官侍郎张锡。数日失状，以问仪，仪曰：“我亦不记，得有姓薛者即与。”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，并令与官。其蠹政也如此。

卷四

隋辛亶为吏部侍郎，选人为之榜，略曰：“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，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：‘当今天子圣明，群僚用命，外拓四方，内齐七政。而子位处权衡，职当水镜，居进退之首，握褒贬之柄。理应识是识非，知滞

知微，使无才者泥伏，有用者云飞。奈何尸禄素餐，滥处上官，黜陟失所，迭补伤残，小人在位，君子驳弹。莫不代子战灼，而子独何以安？’辛亶曰：‘百姓之子，万国之人，不可皆识，谁厚谁亲。为桀赏者，不可不喜；被尧责者，宁有不嗔。得官者见喜，失官者见疾，细而论之，非亶之失。’先生曰：‘是何疾欤，是何疾欤！不识何不访其名，官少何不简其精。细寻状迹，足识法家，细寻判验，足识文华。宁不知石中出玉，黄金出沙。量子之才，度子之智，只可投之四裔，以御魑魅。怨嗟不少，实伤和气。’辛亶再拜而谢曰：‘幸蒙先生见责，实觉多违。谨当刮肌贯骨，改过惩非。请先生纵亶自修，舍亶之罚，如更有违，甘从斧钺。’先生曰：‘如子之辈，车载斗量，朝廷多少，立须相代。那得久旷天官，待子自作。急去急去，不得久住。换取师巫，却行无处。’亶掩泣而言曰：‘罪过自招，自灭自消，岂敢更将面目，来污圣朝。’先生曳杖而歌曰：‘辛亶去，吏部明，开贤路，遇太平。今年定知不可得，后岁依期更入京。’”隋牛弘为吏部侍郎，有选人马敞者，形貌最陋，弘轻之，侧卧食果子嘲敞曰：“尝闻扶风马，谓言天上下。今见扶风马，得驴亦不假。”敞应声曰：“尝闻陇西牛，千石不用鞣。今见陇西牛，卧地打草头。”弘惊起，遂与官。陈朝尝令人聘隋，不知其使机辨深浅，乃密令侯白变形貌，着故弊衣，为贱人供承。客谓是微贱，甚轻之，乃傍卧放气与之言，白心颇不平。问白曰：“汝国马价贵贱”报云：“马有数等，贵贱不同。若从伎俩筋脚好，形容不恶，堪得乘骑者，直二十千已上。若形容粗壮，虽无伎俩，堪驮物，直四五千已上。若弥（音卜结反）尾燥蹄，绝无伎俩，傍卧放气，一钱不直。”使者大惊，问其姓名，知是侯白，方始愧谢。

唐高士廉选，其人齿高，有选人自云解嘲谑，士廉时着木履，令嘲之，应声云：“刺鼻何曾嚏，踏面不知瞋。高生两个齿，自谓得胜人。”士廉笑而引之。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，多加官赏，有为右台御史者。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：“在外有何可笑事”元一曰：“朱前疑着绿，逯仁杰着朱。闻知微骑马，马吉甫骑驴。将名作姓李千里，将姓作名吴栖梧。左台胡御史，右台御史胡。”胡御史，胡元礼也；御史胡，蕃人为御史者，寻改他官。周革命，举人贝州赵廓眇小，起家监察御史，时人谓之“台秽”，李昭德置之为“中霜谷束”，元一目为“梟坐鹰架”。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，有武夫气，时人谓之“外军主帅”，元一目为“鹜入凤池”。苏味道才学识度，物望攸归，王方庆体质鄙陋，言词鲁钝，智不逾俗，才不出凡，俱为凤阁侍郎。或问元一曰：“苏、王孰贤”答曰：“苏九月得霜鹰，王十月被冻蝇。”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得霜鹰俊捷，被冻蝇顽怯。”时人谓能体物也。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，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，引兵至赵州，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，王乃弃兵甲，南走邢州

，军资器械遗于道路。闻贼已退，方更向前。军回至都，置酒高会，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：“长弓短度箭，蜀马临阶骗。去贼七百里，隈墙独自战。甲仗纵抛却，骑猪正南蹕。”上曰：“懿宗有马，何因骑猪？”对曰：“骑猪，夹豕走也。”上大笑。懿宗曰：“元一宿构，不是卒辞。”上曰：“尔叶韵与之。”

“懿宗曰：“请以摹韵。”元一应声曰：“裹头极草草，掠鬓不摹々。未见桃花面皮，漫作杏子眼也。”则天大悦，王极有惭色。懿宗形貌短丑，故曰“长弓短度箭。”周静乐县主，河内王懿宗妹，短丑；武氏最长，时号“大歌”。县主与则天并马行，命元一咏，曰：“马带桃花锦，裙拖绿草罗。定知纱帽底，形容似大歌。”则天大笑，县主极惭。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，一足蹇，元一目为“行辙方相”，亦号为“卫灵公”，言防灵枢方相也。天官侍郎吉顼长大，好昂头行，视高而望远，目为“望柳骆驼”。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体伛身，黑而且瘦，目为“岭南考典”。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，身体垢腻，目为“光禄掌膳”。东方虬身長衫短，骨面粗眉，目为“外军校尉”。唐波若矮短，目为“郁屈蜀马”。目李昭德“卒（子锐反）岁胡孙”。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，为“端箭师。”郎中长孺子视望阳，目为“呬醋汉”。汜水令苏征举止轻薄，目为“失孔老鼠”。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，项缩而眼跌，吉顼目为“逆流虾蟆”。

周韵州曲江令朱随侯，女夫李逖，游客尔朱九，并姿相少媚，广州人号为“三樵”（七肖反）。人歌曰：“奉敕追三樵，随侯傍道走。回头语李郎，唤取尔朱九。张鷟目随侯为“臃乱土梟。”周李详，河内人，气侠刚劲。初为梓州监示盐亭尉，主书考日，刺史问平已否，详独曰不平。刺史曰：“不平，君把笔考。”详曰：“请考使君。”即下笔曰：“怯断大事，好勾小稽。自隐不清，疑人总浊。考中下。”刺史默然而罢。则天革命，举人不试皆与官，起家至御史、评事、拾遗、补阙者，不可胜数。张鷟为谣曰：“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。杷推侍御史，碗脱校书郎。”时有沈全交者，傲诞自纵，露才扬己，高中子，长布衫，南院吟之，续四句曰：“评事不读律，博士不寻章。面糊存抚使，眯目圣神皇。”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，对仗弹劾，以为谤朝政，败国风，请于朝堂决杖，然后付法。则天笑曰：“但使卿等不滥，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，即宜放却。”先知于是乎面无色。

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，项辕粗，鷟号为“饱乳犊子”。

唐郑愔曾骂选人为“痴汉”，选人曰：“仆是吴痴，汉即是公。”愔令咏痴，吴人曰：“榆儿复榆妇，造屋兼造车。十七八九夜，还书复借书。”愔本姓郑，改姓郑，时人号为“郑郑”。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，至树墩城，闻刘尚书没蕃，着靴不得，狼狈而走。时将军王杲、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

，遗却麦饭，首尾千里，地上尺余。时军中谣曰：“姚河李阿婆，鄯州王伯母。见贼不能斗，总由曹新妇。”

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，不闲时务，博硕肥腴，顽滞多疑，台中小吏号之为“媪”。媪者肉块，无七窍，秦穆公时野人得之。唐先天中，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，绕朝堂坊市，无所不至。上登西楼望之，师度堰水泅柴筏而下，遂授司农卿。于后水涨则奔突，水缩则竭涸。又前开黄河，引水向棣州，费亿兆功，百姓苦其淹渍，又役夫塞河。开元六年，水泛滥，河口堰破，棣州百姓一概没尽。师度以为功，官品益进。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，自言明玄象，专行矫讦。京中语曰：“姜师度一心看地，傅孝忠两眼相天。”神武即位，知其矫，并斩之。

唐姜晦为吏部侍郎，眼不识字，手不解书，滥掌铨衡，曾无分别。选人歌曰：“今年选数恰相当，都由座主无文章。案后一腔冻猪肉，所以名为姜侍郎。”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，魏光乘目为“赶蛇鹳鹑”。

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，目为“覷鼠猫儿”。殿中监姜皎肥而黑，目为“饱堪母猪”。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，目为“醉部落精”。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，目为“暗烛底觅虱老母”。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，目为“日本国使人”。又有舍人郑勉为“醉高丽”。目拾遗蔡孚“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”。又有殿中侍御史，短而丑黑，目为“烟熏地”。目御史张孝嵩为“小村方相”。目舍人杨仲嗣为“熟鳖上猢猻”。目补阙袁辉为“王门下弹琴博士”。目员外郎魏恬为“祈雨婆罗门”。目李全交为“品官给使”。目黄门侍郎李广为“饱水虾蟆”。由是坐此品题朝士，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。

唐贞观中，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。嵩在厅会客饮，召女奴歌，阎披发跣足袒臂，拔刀至席，诸客惊散。嵩伏床下，女奴狼狈而奔。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：“妇强夫弱，内刚外柔。一妻不能禁止，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，夫又精神何在考下。”省符解见任。唐郝象贤，侍郎处俊之孙，顿丘令南容之子也。弱冠，诸友生为之字曰“宠之？”，每于父前称字。父给之曰：“汝朋友极贤，吾为汝设馔，可命之也。”翼日，象贤因邀致十数人，南容引生与之饮。谓曰：“谚云‘三公后，出死狗’。小儿诚愚，劳诸君制字，损南容之身尚可，岂可波及侍中也！”因涕泣，众渐而退。“宠之”者，反语为“痴种”也。朱前疑浅钝无识，容貌极丑。上书云“臣梦见陛下八百岁”，即授拾遗，俄迁郎中。出使回，又上书云“闻嵩山唱万岁声”，即赐绯鱼袋。未入五品，于绿衫上带之，朝野莫不怪笑。后契丹反，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，即酬五品。前疑买马纳讷，表索绯，上怒，批其状“即放归丘园”，愤恚而卒。唐王及善才行庸猥，风神钝浊，为内史时，人号为“鸬集凤池”。俄迁文昌右相

，无他政，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，终日追逐，无时暂舍。时人号为“驱驴宰相”。

周有逮仁杰，河阳人。自地官令史出尚书，改天下帐式，颇甚繁细，法令滋章，每村立社官，仍置平直老三员，掌簿案，设锁钥，十羊九牧，人皆散逃。而宰相浅识，以为万代可行，授仁杰地官郎中。数年，百姓苦之，其法遂寝。周考功令史袁琰，国忌众人聚会，充录事勾当。遂判曰：“曹司繁闹，无时暂闲，不因国忌之辰，无以展其欢笑。”合坐嗤之。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，敕放致仕。上表不伏，于朝堂踊跃驰走，以示轻便。张惊丁忧，自请起复。吏部主事高筠母丧，亲戚为举哀，筠曰：“我不能作孝。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，不肯起对。时台中为之语曰：“侯知一不伏致仕，张琮自请起复，高筠不肯作孝，张栖贞情愿遭忧。皆非名教中人，并是王化外物。”兽心人面，不其然乎！

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，试日不下笔。人问之，荣曰：“无非命也。今日诵判，无一相当。有一道颇同，人名又别。”至来年选，判水碓，又不下笔。人问之，曰：“我诵水碓，乃是蓝田，今问富平，如何下笔。”闻者莫不抚掌焉。周则天内宴甚乐，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：“臣急告君，子急告父。”则天大惊，引问之，对曰：“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，近敕州县征送，太有损折。”则天大怒，仰观屋椽良久，曰：“朕诸亲饮正乐，汝是亲王，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。不堪作王。”令曳下。懿宗免冠拜伏，诸王救之曰：“懿宗愚钝，无意之失。”上乃释之。周张衡，令史出身，位至四品，加一阶，合入三品，已团甲。因退朝，路旁见蒸饼新熟，遂市其一，马上食之，被御史弹奏。则天降敕：“流外出身，不许入三品。”遂落甲。

周右拾遗李良弼，自矜唇颊，好谈玄理，请使北蕃说骨笃禄。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，临以白刃，弼惧，食一盘并尽，乃放还。人讥之曰：“李拾遗，能拾突厥之遗。”出为真源令。秩满还瀛州，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、瀛、冀、贝。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：“‘孙’者胡孙，即是猕猴，虽可当也。‘万’字者有‘草’，即是‘草中藏’。”劝怀璧降何阿小，授怀璧五品将军。阿小败，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。周春官尚书阎知微，庸琐弩怯，使人蕃，受默啜封为汉可汗。贼入恒、定，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。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，知微谓令英曰：“陈将军何不早降下。可汗兵到然后降者，剪土地遗。”令英不答。知微城下连手踏歌，称“万岁乐”。令英曰：“尚书国家八座，受委非轻，翻为贼踏歌，无惭也。”知微仍唱曰：“万岁乐，万岁年，不自由，万岁乐。”时人鄙之。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，兄凭弟力，父挟子威，咸受嘱求，赃污狼藉。父挹为司业，受选人钱，湜不之知也，长

名放之。其人诉曰：“公亲将赂去，何为不与官”湜曰：“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。”曰：“鞭即遭忧。”湜大惭。主上以湜父年老，瓜初熟，赐一颗，湜以瓜遗妾，不及其父，朝野讥之。时崔、岑、郑愔并为吏部，京中谣曰：“岑羲獠子后，崔湜令公孙。三人相比接，莫贺咄最浑。”

唐左卫将军权龙襄，性褊急，常自矜能诗。通天年中，为沧州刺史，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：“遥看沧州城，杨柳郁青青。中央一群汉，聚坐打杯觥。”诸公谢曰：“公有逸才。”襄曰：“不敢，趁韵而已。”又《秋日述怀》曰：“檐前飞七百，雪白后园强。饱食房里侧，家粪集野螂。”参军不晓，请释，襄曰：“鹞子檐前飞，直七百文。洗衫挂后园，干白如雪。饱食房中侧卧。家里便转，集得野泽蛭螂。”谈者嗤之。皇太子宴，夏日赋诗：“严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团团。”太子援笔为赞曰：“龙襄才子，秦州人士。明月昼耀，严霜夏起。如此诗章，趁韵而已。”襄以张易之事，出为容山府折冲。神龙中追入，乃上诗曰：“无事向容山，今日向东都。陛下敕进来，令作右金吾。”又为《喜雨诗》曰：“暗去也没雨，明来也没云。日头赫赤赤，地上丝氲氲。”为瀛州刺史日，新过岁，京中数人附书曰：“改年多感，敬想同之。”正新唤官人集，云有诏改年号为“多感”元年，将书呈判司已下，众人大笑。龙襄复侧听，怪赦书来迟。高阳、博野两县竞地陈牒，龙襄乃判曰：“两县竞地，非州不裁。既是两县，于理无妨。付司。权龙襄示。”典曰：“比来长官判事，皆不着姓。”龙襄曰：“余人不解，若不着姓，知我是谁家浪驴也！”龙襄不知忌日，谓府史曰：“何名私忌”对曰：“父母忌日请假，独坐房中不出。”襄至日，于房中静坐，有青狗突入，龙襄大怒，曰：“冲破我忌。”更陈牒，改作明朝好作忌日。谈者笑之。

李宜得本贱人，背主逃匿。当玄宗起义，与王毛仲等立功，宜得官至武卫将军。旧主遇诸途，趋而避之，不敢仰视。宜得令左右命之，主甚惶惧。至宅舍，请居上坐，宜得自捧酒食，旧主流汗辞之。流连数日。遂奏云：“臣蒙国恩，荣禄过分；臣旧主卑琐，曾无寸禄。臣请割半俸，解官以荣之。愿陛下遂臣愚款。”上嘉其志，擢主为郎将，宜得复其秩。朝廷以此多之。苏頲年五岁，裴谈过其父。頲方在，乃试诵庾信《枯树赋》，将及终篇，避“谈”字，因易其韵曰：“昔年移树，依依汉阴。今看摇落，凄凄江浔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任。”谈骇叹久之，知其它日必主文章也。

唐娄师德，荥阳人也，为纳言。客问浮休子曰：“娄纳言何如”答曰：“纳言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外愚而内敏，表晦而里明。万顷之波，浑而不浊，百炼之质，磨而不磷。可谓淑人君子，近代之名公者焉。”客曰：“狄仁杰为纳言何如”浮休子曰：“粗览经史，薄阅文华。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，剪伐

淫词有烈士之操。心神耿直，涅而不淄，胆气坚刚，明而能断。晚途钱癖，和峤之徒与！”客曰：“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”答曰：“李昭德志大而器小，气高而智薄，假权制物，扼险凌人，刚愎有余，而恭宽不足，非谋身之道也。”俄伏法焉。又问：“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，忠赤之士乎”答曰：“俊臣面柔心狠，行险德薄，巧辨似智，巧谀似忠，倾覆邦家，诬陷良善，其江充之徒欤！蜂虿害人，终为人所害。”无何为太仆卿，戮于西市。又问：“武三思可谓名王哉”答曰：“三思凭藉国亲，位超袞职，貌象恭敬，心极残忍。外示公直，内结阴谋，弄王法以复仇，假朝权而害物。晚封为德静王，乃鼎贼也，不可以寿终。”竟为节愍太子所杀。又问：“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，近代之名臣也”答曰：“元忠文武双阙，名实两空，外示贞刚，内怀趋附。面折张食其之党，勇若熊罴；谄事武士开之俦，怯同弩犬。首鼠之士，进退两端，虺蜥之夫，曾无一志。乱朝败政，莫非斯人。附三思之徒，斥五王之族，以吾熟察，终不得其死然。”果坐事长流思州，忧恚而卒。又问：“中书令李峤何如”答曰：“李公有三戾：性好荣迁，憎人升进；性好文章，憎人才笔；性好贪浊，憎人受贿。亦如古者有女君，性嗜肥鲜，禁人食肉；性爱绮罗，断人衣锦；性好淫纵，憎人畜声色。此亦李公之徒也。”又问：“司刑卿徐有功何如”答曰：“有功耿直之士也，明而有胆，刚而能断。处陵夷之运，不偷媚以取容；居版荡之朝，不逊辞以苟免。来俊臣罗织者，有功出之；袁智弘锻炼者，有功宽之。蹶虎尾而不惊，触龙鳞而不惧。凤跼鸱枭之内，直以全身；豹变豺狼之间，忠以远害。若值清平之代，则张释之、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！”又问：“司农卿赵履温何如”答曰：“履温心不涉学，眼不识文，貌恭而性狠，智小而谋大，赳赳狗盗，突忽猪贪。晨羊诱外，不觉其死，夜蛾覆烛，不觉其毙。头寄于项，其能久乎。”后从事韦氏为逆，夷其三族。又问：“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”答曰：“愔猖獗小子，狡猾庸人。浅学浮词，轻才薄德。狐蹲贵介，雉伏权门。前托俊臣，后附张易。折支德静之室，舐痔安乐之庭。鸛支栖于苇苕，魍魉游于沸鼎。既无雅量，终是凡材。以此求荣，得死为幸。”果谋反伏诛。

贞观末，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，常有鹊巢其侧，每饭食以喂之。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，系南康狱，月余劾不承。欲讯之，其鹊止于狱楼，向景逸欢喜，似传语之状。其日传有赦，官司诘其来，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。三日而赦至，景逸还山。乃知玄衣素衿者，鹊之所传也。

汝州刺史张昌期，易之弟也，恃宠骄贵，酷暴群僚。梁县有人白云“有白鹊见”，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。部人有鹞子七十笼，令以蜡涂爪。至林见白鹊，有群鹊随之，见鹞迸散，惟白者存焉。鹞竦身取之，一无损伤，而笼送之

。昌期笑曰：“此鵲赎君命也。”玉叩头曰：“此天活玉，不然投河赴海，不敢见公。”拜谢而去。渤海高嶷巨富，忽患月余日，帖然而卒。心上仍暖，经日而苏，云有一白衣人眇目，把牒冥司，讼杀其妻子。嶷对：“元不识此老人。”冥官云：“君命未尽，且放归。”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。令射杀，魅遂绝。文明以后，天下诸州进雌鸡，变为雄者多。或半已化，半未化。乃则天正位之兆。卫镐为县官下乡，至里人王幸在家，方假寐，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着黄衣，咸言乞命，叩头再三。斯须又至。镐甚恶其事，遂催食欲前。适所亲有报曰：“王幸在家穷，无物设饌，有一鸡见抱儿，已得十余日，将欲杀之。”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，遂市解放。是夜复梦，咸欣然而去。

久视年中，越州有祖录事，不得名，早出，见担鹅向市中者。鹅见录事，频顾而鸣。祖乃以钱赎之，至僧寺，令放为长生鹅，竟不肯入寺，但走逐祖后。经坊历市，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。祖收养之。左丞张锡亲见说也。汉时鄆县南门两扇忽开，忽一声称“鸳”，一声称“央”。

晨夕开闭，声闻京师。汉末恶之，令毁其门，两扇化为鸳鸯，相随飞去。后改鄆县为晏城县。天后时，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，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只，解人语。至都进之，留其雌者。雄者烦然不食，则天问曰：“何无聊也？”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，今颇思之。乃呼景阳曰：“卿何故藏一鸟不进？”景阳叩头谢罪，乃进之。则天不罪也。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，夏冷如冰雪。有鱼长一二寸，来去有时，盖水上如粥。人取烹之而食，千万家取不可尽，不知所从来。通川界内多獭，各有主养之，并在河侧岸间。獭若入穴，插雉尾于獭穴前，獭即不敢出。去却尾即出。取得鱼，必须上岸，人便夺之。取得多，然后放令自吃，吃饱即鸣杖以驱之还。插雉尾，更不敢出。有人见竖子在洛水中洗马，顷之，见一物如白炼带，极光晶，缴竖子项三两匝，即落水死。凡是水中及湾泊之所皆有之。人澡浴洗马死者，皆谓鼉所引，非也。此名“白特”，宜慎防之，蛟之类也。齐州有万顷陂，鱼鳖水族，无所不有。咸亨中，忽一僧持钵乞食，村人长者施以蔬供，食讫而去。于时渔人网得一鱼，长六七尺，丝鳞镂甲，锦质宝章，特异常鱼。赍赴州饷遗，至村而死。众共剖而分之，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，俨然并在。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超度。自是陂中无水族，至今犹然。

杭州富阳县韩珣庄掘井，才深五六尺，土中得鱼数十头，土有微润。

贞观中，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。有卫州三卫杨贞等三人投店宿，五更早发。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，其刀却内鞘中，贞等不知之。至明，店人趋贞等，拔刀血狼藉，囚禁拷讯，贞等苦毒，遂自诬。上疑之，差御史蒋恒复推。

至，总追店人十五以上集，为人不足，且散，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。晚放出，令狱典密覘之，曰：“婆出，当有一人与婆语者，即记取姓名，勿令漏泄。”果有一人共语者，即记之。明日复尔。其人又问婆：“使人作何推勘“如是者二日，并是此人。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，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，余并放散。问之具伏，云与迪妻奸杀有实。奏之，敕赐帛二百段，除侍御史。

卷五

贞观中，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，烝其后母，遂私将潜藏，云敕追入内。行廉不知，乃进状问，奉敕推诘极急。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，长安县诘之，云有人诈宣敕唤去，一紫袍人见留宿，不知姓名，勒项送至街中。忠惶恐，私就卜问，被不良人疑之，执送县。县尉王璲引就房内推问，不承。璲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，令一人走报长使唤，璲锁房门而去。

子母相谓曰：“必不得承。”并私密之语。璲至开门，案下之人亦起，母子大惊，并具承伏法云。李杰为河南尹，有寡妇告其子不孝。其子不能自理，但云“得罪于母，死所甘分。”杰察其状，非不孝子，谓寡妇曰：“汝寡居，惟有一子，今告之，罪至死，得无悔乎”寡妇曰：“子无赖，不顺母，宁复惜乎！”杰曰：“审如此，可买棺木来取儿尸。”因使人覘其后。寡妇既出，谓一道士曰：“事了矣。”俄而棺至，杰尚冀有悔，再三喻之，寡妇执意如初。道士立于门外，密令擒之，一问承伏：“某与寡妇私，尝苦儿所制，故欲除之。”杰放其子，杖杀道士及寡妇，便同棺盛之。

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，好奇策。部人王敬戍边，留牛孳牛六头于舅李进处，养五年，产犊三十头，例十贯已上。敬还索牛，两头已死，只还四头老牛，余并非汝牛生，总不肯还。敬忿之，经县陈牒。子云令送敬府狱禁，教追盗牛贼李进。进惶怖至县，叱之曰：“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，藏于汝家，唤贼共对。”乃以布衫笼敬头，立南墙下。进急，乃吐款云“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牛孳牛所生，实非盗得”云。遣去布衫，进见是敬，曰：“此是外甥也。”云曰：“若是，即还他牛。”进默然。云曰：“五年养牛辛苦，与数头，余并与敬。”一县服其精察。

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，得一高丽婢，名玉素，极姝艳，令专知财物库。正一夜须浆水粥，非玉素煮之不可。玉素乃毒之而进，正一急曰：“此婢药我！”索土浆、甘草服解之，良久乃止。觅婢不得，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。录奏，敕令长安、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，鼎沸三日不获。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，取舍人家奴，选年少端正者三人，布衫笼头至卫。缚卫士四人，问十日内已来，何人觅舍人家。卫士云：“有投化高丽留书，遣付舍人捉马奴，书见在。”检云“金城坊中有一空宅”，更无语。不良往金城坊空宅，并搜之。至一宅

，封锁正密，开锁破开之，婢及高丽并在其中。拷问，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，奉敕斩于东市。垂拱年，则天监国，罗织事起。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，割字合成文理，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。差使推光，款书是光书，疑语非光语。前后三使推，不能决。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，金曰“张楚金可”，乃使之。楚金忧闷，仰卧西窗，日高，向看之，字似补作。平看则不觉，向日则见之。令唤州官集，索一瓮水，令琛投书于水中，字一一解散，琛叩头伏罪。敕令决一百，然后斩之。赏楚金绢百匹。

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。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，天欲晓，至怀州。行成至街中见，嗤之曰：“个贼住，即下驴来。”即承伏。人问：“何以知之”行成曰：“此驴行急而汗，非长行也；见人则引驴远过，怯也。以此知之。”捉送县，有顷驴主踪至，皆如其言。

张鷟阳县尉日，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，盗巢仓粮粟。忱不认书，元乃坚执，不能定。鷟取吕元告牒，括两头，惟留一字，问：“是汝书，即注是，以字押；不是，即注非，亦以字押。”元乃注曰“非”，去括即是元牒。且决五下。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，注曰“是”，去括乃诈书也。元连项赤，叩头伏罪。又有一客驴缰断，并鞍失三日，访不获，经县告。鷟推勘急，夜放驴出而藏其鞍，可直五千已来。鷟曰：“此可知也。”令将却笼头放之，驴向旧喂处，鷟令搜其家，其鞍于草积下得之，人伏其计。张松寿为长安令，时昆明池侧有劫杀，奉敕十日内须获贼，如违，所由科罪。寿至行劫处寻踪迹，见一老婆树下卖食，至以从骑驮来入县，供以酒食。经三日，还以马送旧坐处，令一腹心人看，有人共婆语，即捉来。须臾一人来问，明府若为推逐，即披布衫笼头送县，一问具承，并赃并获。时人以为神明。

元嘉少聪俊。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，口诵经史，目数群羊，兼成四十字诗，一时而就，足书五言一绝：六事齐举。代号“神仙童子”。并州人毛俊诞一男，四岁，则天召入内试字。《千字文》皆能暗书，赐衣裳放还。人皆以为精魅所托，其后不知所终。纳言娄师德，郑州人，为兵部尚书。使并州，接境诸县令随之。日高至驿，恐人烦扰驿家，令就厅同食。尚书饭白而细，诸人饭黑而粗，呼驿长嗔之曰：“饭何为两种者”驿客将恐，对曰：“邂逅浙米不得，死罪。”尚书曰：“卒客无卒主人，亦复何损”遂换取粗饭食之。检校营田，往梁州，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，都督许钦明欲决杀。令众乡人谒尚书，欲救之，尚书曰：“犯国法，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，何况渠。”明日宴会，都督与尚书俱坐，尚书曰：“闻有一人犯国法，云是师德乡里。师德实不识，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。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。”都督遽令脱枷至，尚书切责之曰：“汝辞父娘，求觅官职，不能谨洁，知复奈何”将一碟槌饼

与之曰：“噉却，作个饱死鬼去。”都督从此舍之。后为纳言、平章事，又检校屯田，行者日矣。谿执事早出，姿先足疾，待马未来，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。须臾有一县令，不知其纳言也，因诉身名，遂与之并坐。令有一子远觐之，走告曰：“纳言也。”令大惊，起曰：“死罪。”纳言曰：“人有不相识，法有何死罪。”令因诉云，有左嶷，以其年老眼暗奏解“某夜书表状亦得，眼实不暗”。纳言曰：“道是夜书表状，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。”令大惭，曰：“愿纳言莫说向宰相，纳言南无佛不说。”公左右皆笑。使至灵州，果驿上食讫，索马，判官谿驿家浆水，亦索不得，全不祇承。纳言曰：“师德已上马，与公料理。”往呼驿长，责曰：“判官与纳言何别，不与供给索杖来。”驿长惶怖拜伏，纳言曰：“我欲打汝一顿，大使打驿将，细碎事，徒湔却名声。若向你州县道，你即不存生命。且放却。”驿将跪拜流汗，狼狈而走。姿目送之，谓判官曰：“与公蹶顿之矣。”众皆怪叹。其行事皆此类。浮休子曰：司马徽、刘宽无以加也。英公李绩为司空，知政事，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，来辞英公。公曰：“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。”及期而至，郎中并在傍，番官至辞，英公频眉谓之曰：“汝长生不知事尚书、侍郎，我老翁不识字，无可教汝，何由可得留，深负愧汝。努力好去。”侍郎等惶惧，遽问其姓名，令南院看榜。须臾引入，注与吏部令史。英公时为宰相，有乡人尝过宅，为设食。食客裂却饼缘，英公曰：“君大少年。此饼犁地两遍熟，概下种锄耨收刈打扬讫，碓罗作面，然后为饼。少年裂却缘，是何道此处犹可，若对至尊前，公作如此事，参差斫却你头。”客大惭悚。浮休子曰：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，有客裂饼缘者，黑曰：“此饼大用功力，然后入口。公裂之，只是未饥，且擎却。”客愕然。又台使致黑食饭，使人割瓜皮大厚，投地，黑就地拾起以食之。使人极悚息。

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，不曾打杖行罚，其事亦济。及为刑部尚书，有令史受敕三日，忘不行者。尚书索杖剥衣，唤令史总集，欲决之。责曰：“我欲笞汝一顿，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，吃李日知杖。你亦不是人，妻子亦不礼汝。”遂放之。自是令史无敢犯者，设有稽失，众共谪之。

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，其妻有美色。天后时，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，蓬头垢面，伛肩蟠腹，寝恶之状，举世所无。而前疑大悦之，殆忘寝食。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，信不虚也。

夫人世嗜欲，一何殊性。前闻文王嗜昌<蜀犬>，楚王嗜芹菹，屈到嗜芰，曾皙嗜羊枣，宋刘雍嗜疮痂，本传曰：“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，灵休脱袜，黏炙疮痂坠地，雍俯而取之餐焉。”宋明帝嗜蜜渍 遂蛭，每啖数升。是知海上逐臭之谈，陈君爱丑之说，何足怪欤！夫亦其癖也。

太宗时，西国进一胡，善弹琵琶。作一曲，琵琶弦拨倍粗。

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，乃置酒高会，使罗黑黑隔帷听之，一遍而得。谓胡人曰：“此曲吾宫人能之。”取大琵琶，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，不遗一字。胡人谓是宫女也，惊叹辞去。西国闻之，降者数十国。王沂者，平生不解弦管。忽旦睡，至夜乃寤，索琵琶弦之，成数曲：一名《雀啄蛇》，一名《胡王调》，一名《胡瓜苑》。人不识闻，听之者莫不流泪。其妹请学之，乃教数声，须臾总忘，不复成曲。周有婆罗门僧惠范，奸矫狐魅，挟邪作蛊，咨赳鼠黠，左道弄权。则天以为圣僧，赏赉甚重。太平以为梵王，接纳弥优，生其羽翼，长其光价。孝和临朝，常乘官马，往还宫掖。太上登极，从以给使，出入禁门，每入即赐绫罗、金银器物。气岸甚高，风神傲诞，内府珍宝，积在僧家。矫说妖祥，妄陈祸福。神武斩之，京师称快。

道士史崇玄，怀州河内县缝靴人也。后度为道士，侨假人也，附太平为太清观主。金仙、玉真出俗，立为尊师。每入内奏请，赏赐甚厚，无物不赐。授鸿胪卿，衣紫罗裙帔，握象笏，佩鱼符，出入禁闱，公私避路。神武斩之，京中士女相贺。岭南风俗，家有人病，先杀鸡鹅等以祀之，将为修福。若不差，即次杀猪狗以祈之。不差，即次杀太牢以祷之。更不差，即是命，不复更祈。死则打鼓鸣钟于堂，比至葬讫。初死，且走，大叫而哭。

景云中，有长发贺玄景，自称五戒贤者。同为妖者十余人，于陆浑山中结草舍，幻惑愚人子女，倾家产事之。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。玄景为金簿袈裟，独坐暗室，令愚者窃视，云佛放光，众皆慑伏。缘于悬崖下烧火，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，随风飞扬，令众观之。诳曰：“此仙也。”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，即得成道。克日设斋，饮中置茱萸子，与众餐之。女子好发者，截取为剃头，串仙衣，临崖下视，眼花恍惚，推崖底，一时烧杀，没取资财。事败，官司来检，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。敕决杀玄景，县官左降。

景龙中，瀛州进一妇人，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。按察使进之，授五品。其女妇留内道场，逆韦死后，不知去处。周证圣元年，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。其中大像高九百尺，鼻如千斛船，中容数十人并坐，夹纈以漆之。五月十五，起无遮大会于朝堂。掘地深五丈，以乱彩为宫殿台阁，屈竹为胎，张施为楨盖。又为大像金刚，并坑中引上，诈称从地涌出。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，头高二百尺，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，观者填城溢郭，士女云会。内载钱抛之，更相踏藉，老少死者非一。至十六日，张像于天津桥南，设斋。二更，功德堂火起，延及明堂，飞焰冲天，洛城光如昼日。其堂作仍未半，已高七十余尺，又延烧金银库，铁汁流液，平地尺余，人不知错入者，便即焦烂。其堂煨烬，尺木无遗。至晓，乃更设会，暴风欵起，裂血像为数百段。浮休

子曰：梁武帝舍身同泰寺，百官倾库物以赎之。其夜欬电霹雳，风雨晦冥，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。非理之事，岂如来本意哉！景云中，西京霖雨六十余日。有一胡僧名宝严，自云有术法，能止雨。设坛场，诵经咒。其时禁屠宰，宝严用羊二十口、马两匹以祭。祈请经五十余日，其雨更盛。于是斩逐胡僧，其雨遂止。周圣历年中，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，隐白鹤山，微有法术，自云数百岁。则天使合长生药，所费巨万，三年乃成。自进药于三阳宫，则天服之，以为神妙，望与彭祖同寿，改元为久视元年。放超还山，赏赐甚厚。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。则天时，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，命御史彭先觉监，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。传看未遍，猫儿饥，遂咬杀鹦鹉以餐之，则天甚愧。武者国姓，殆不祥之征也。

裴炎为中书令，时徐敬业欲反，令骆宾王画计，取裴炎同起事。宾王足踏壁，静思食顷，乃为谣曰：“一片火，两片火，绯衣小儿当殿坐。”教炎庄上小儿诵之，并都下童子皆唱。炎乃访学者令解之。召宾王至，数啖以宝物锦绮，皆不言。又赂以音乐、女妓、骏马，亦不语。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，见司马宣王，宾王欬然起曰：“此英雄丈夫也。”即说自古大臣执政，多移社稷，炎大喜。宾王曰：“但不知谣讖何如耳。”炎以谣言“片火绯衣”之事白，宾王即下，北面而拜曰：“此真人矣。”遂与敬业等合谋。扬州兵起，炎从内应，书与敬业等合谋。惟有“青鹅”，人有告者，朝廷莫之能解，则天曰：“此‘青’字者十二月，‘鹅’字者我自与也。”遂诛炎，敬业等寻败。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，信邪，见豹头枕以辟邪，白泽枕以去魅，作伏熊枕以为宜男。太和死，嗣虢王娶之。韦之败也，虢王斫七姨头送朝堂，则知辟邪之枕无效矣。

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，决滹沱河水绕城。破一古墓，得铭曰“吾死后三百年，背底生流泉，赖逢高流之，迁吾上高原。”流为造棺，郭衣物，取其柩而改葬之。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市之东北。初筑市垣，掘得古冢，土藏无砧壁，棺木陈朽，触之便散。尸上着平上帻，朱衣。得铭云“筮道居朝，龟言近市，五百年间，于斯见矣。”当时达者参验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。寇天师谦之，后魏时得道者也，常刻石为记，藏于嵩山。

上元初，有洛州郛城县民因采药于山，得之以献。县令樊文言于州，州以上闻，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。其铭记文甚多，奥不可解，略曰“木子当天下”；又曰“止戈龙”；又曰“李代代，不移宗”；又曰“中鼎显真容”；又曰“基千万岁”。所谓“木子当天下”者，盖言唐氏受命也。“止戈龙”者，言太后临朝也，止戈为武，武，天后氏也。“李代代，不移宗”者，谓中宗中兴，再新天地。“中鼎显真容”者，实中宗之庙讳，真为睿圣之徽谥，得不信乎

“基千万岁”者，基，玄宗名也，千万岁，盖历数久长也。后中宗御位，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，上命编于国史。

辰州东有三山，鼎足直上，各数千丈。古老传曰，邓夸父与日竞走，至此煮饭，此三山者，夸父支鼎之石也。宝历元年乙巳岁，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，可三间屋大。从此山下忽然吼踊，下山越涧，却上坡，可百步。其石走时，有锄禾人见之，各手把锄，趁至所止。其石高二丈。赵州石桥甚工，磨礲密致如削焉。望之如初日出云，长虹饮涧。上有勾栏，皆石也，勾栏并有石狮子。龙朔年中，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，后复募匠修之，莫能相类者。至天后大足年，默啜破赵、定州，贼欲南过，至石桥，马跪地不进，但见一青龙卧桥上，奋迅而怒，贼乃遁去。永昌年，太州敷水店南西坡，白日飞四五里，直塞赤水。

坡上桑畦麦陇依然仍旧。

邹骆驼，长安人。先贫，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。每胜业坊角有伏砖，车触之即翻，尘土浼其饼，驼苦之。乃将镬剟去十余砖，下有瓷瓮，容五斛许，开看，有金数斗，于是巨富。其子昉，与萧佺交厚，时人语曰：“萧佺驸马子，邹昉骆驼儿。非关道德合，只为钱相知。”

先天年，洛下人牵一牛奔，腋下有一人手，长尺余，巡坊而乞。隋文皇帝时，大宛国献千里马，曳地，号曰“师子骢”。上置之马群，陆梁人莫能制。上令并群驱来，谓左右曰：“谁能驭之。”郎将裴仁基曰：“臣能制之。”

“遂攘袂向前，去十余步，踊身腾上，一手撮耳，一手扼目，马战不敢动，乃鞚乘之。朝发西京，暮至东洛。后隋末，不知所在。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，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，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碓，骢尾焦秃，皮肉穿穴，及见之悲泣。帝自出长乐坡，马到新丰，向西鸣跃。帝得之甚喜，齿口并平，饲以钟乳，仍生五驹，皆千里足也。后不知所在矣。德州刺史张訥之一白马，其色如练，父雄为荆州刺史常乘。

雄薨，子敬之为考功郎中，改寿州刺史，又乘此马。敬之薨，弟訥之从给事中、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，入为国子祭酒，出为常州刺史，至今犹在。计八十余年，极肥健，行骤脚不散。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。察先代胡人也，归汉三世矣。忽生一子，深目而高鼻，疑其非嗣，将不举。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，察悟曰：“我家先有白马，种绝已二十五年，今又复生。吾曾祖貌胡，今此子复其先也。”遂养之。故曰“白马活胡儿”，此其谓也。东海有蛇丘，地险多渐洳，众蛇居之，无人民。蛇或有人头而蛇身。

岭南有报冤蛇，人触之，即三五里随身即至。若打杀一蛇，则百蛇相集，将蜈蚣自防乃免。顾渚山赭石洞有绿蛇，长可三尺余，大类小指，好栖树杪

。视之若蟠带，缠于柯叶间。无螫毒，见人则空中飞。

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，乌而反鼻，蟠于草中。其牙倒勾，去人数步，直来疾如缴箭，螫人立死。中手即断手，中足则断足，不然则全身肿烂，百无一活。谓蝮蛇也。有黄喉蛇，好在舍上，无毒，不害人，惟善食毒蛇。食饱则垂头直下，滴沫地坟起，变为沙虱，中人为疾。额上有“大王”字，众蛇之长，常食蝮蛇。种黍来蛇，烧羖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。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，欲移之。忽有蛇无数，从室中流出门外，其稠如箔上蚕，盖地皆遍。时有行客，云解符镇，取桃枝四枝书符，绕宅四面钉之，蛇渐退，符亦移就之。蛇入堂中心，有一孔大如盆口，蛇入并尽。令煎汤一百斛灌之。经宿以锹掘之，深尺，得古铜钱二十万贯。因陈破铸新钱，遂巨富。蛇乃是古铜之精。开元四年六月，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，黑蛇长丈余。须臾二蛇斗，白者吞黑蛇，到粗处，口两啖皆裂，血流滂沛。黑蛇头入，啮白蛇肋上作孔，头出二尺余。俄而两蛇并死。后十余日大雨，山水暴涨，漂破五百余家，失三百余人。

左补阙毕干泰，瀛州任丘人。父母年五十，自营生藏讫。

至父年八十五，又自造棺，稍高大，嫌藏小，更加砖二万口。

开藏欲修之，有蛇无数。时正月尚寒，蛰未能动，取蛇投一空井中，仍受蛇不尽。其蛇金色。秦自与奴开之，寻病而卒。月余，父母俱亡。此开之不得其所也。

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鹞集重阁。每有鸽数千，鹞冬中每夕取一鸽以暖足，至晓放之而不杀。自余鹰鹞不敢侮之。太宗养一白鹞，号曰“将军”。取鸟常驱至于殿前，然后击杀，故名“落雁殿”。上恒令送书，从京至东都与魏王，仍取报，日往反数回。亦陆机黄耳之徒欤！

上元中，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。其足下有槎，人为出之，象乃伏，令人骑。入深山，以鼻掊土，得象牙数十，以报之。吏部侍郎郑愔，初托附来俊臣。俊臣诛，即托张易之。易之被戮，托韦庶人。后附谯王，竟被斩。太子少保薛稷，雍州长史李晋，中书令崔湜、萧至忠、岑羲等，并外饰忠鲠，内藏谄媚，翕肩屏气，舐痔折肢。附太平公主，并腾迁云路，咸自以为得志，保泰山之安。七月三日，破家身斩，何异鸳鸯栖于苇苕，大风忽起，巢折卵破。后之君子，可不鉴哉！赵履温为司农卿，谄事安乐公主，气势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雪。客谓张文成曰：“赵司农何如人？”曰：“猖獗小人，心佞而险，行僻而骄，折支势族，舐痔权门，谄于事上，傲于接下，猛若饥虎，贪若饿狼。性爱食人，终为人所食。为公主夺百姓田园，造定昆池，言定天子昆明池也，用库钱

百万亿。斜褰紫衫，为公主背挽金犊车。险谀皆此类。诛逆韦之际，上御承天门，履温诈喜，舞蹈称万岁。上令斩之，刀剑乱下，与男同戮。人割一脔，肉骨俱尽。”

天后时，张岌谄事薛师，掌擎黄幟，随薛师后。于马傍伏地，承薛师马镫。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，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，并偷媚取容，实名教之大弊也。

天后时，太常博士吉顼父暂易州刺史，以赃坐死。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，拜伏称死罪。承嗣问之，曰：“有二妹，堪事大王。”承嗣然之，遂犊车载入。三日不语，承嗣怪问之，二人曰：“儿父犯国法，忧之无复聊赖。”承嗣既幸，免其父极刑，遂进顼笼马监，俄迁中丞、史部侍郎。不以才升，二妹请求承嗣故也。

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。时薛师有嫖毒之宠，遂为作《传》二卷，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，不知何代人也。释迦重出，观音再生。期年之间，位至内史。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《传》，云是王子晋后身。于缙氏山立庙，词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，舍人崔融为最。周年，易之族，佞者并流于岭南。

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。及韦氏诛，附太平，有冯子都、董偃之宠。妻美，与二女并进储闈，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或有人榜之曰：“托庸才于主第，进艳妇于春宫。”燕国公张说，幸佞人也。前为并州刺史，谄事特进王毛仲，饷致金宝不可胜数。后毛仲巡边，会说于天雄军大设，酒酣，恩敕忽降，授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说谢讫，便把毛仲手起舞，嗅其靴鼻。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。遭母丧，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、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力士母丧前披发哭，甚于己亲。朝野闻之，不胜耻笑。

前侍御史王景融，瀛州平舒人也。迁父灵柩就洛州，于隧道掘着龙窟，大如瓮口。景融俯而观之，有气如烟直上，冲损其目。遂失明，旬日而暴卒。

卷六

天宝中，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，来迟，决五下。将过县令，令又决十下。其人患天行病而卒。后于冥司下状言，朝宗遂被追至。入乌头门极大，至中门前，一双桐树，门边一阁垂帘幕，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。子舆曰：“韩大何为得此来”朝宗云：“被追来，不知何事。”子舆令早过大使，入屏墙，见故刑部尚书李义。朝宗参见，云：“何为决杀人”朝宗诉云：“不是朝宗打杀，县令重决，由患天行病自卒，非朝宗过。”又问：“县令决汝，何牵他主簿！朝宗无事。然亦县丞，悉见例皆受行杖。”亦决二十放还。朝宗至晚始苏，脊上青肿，疼痛不复可言，一月已后始可。于后巡检坊曲，遂至京城南罗城，有一坊中，一宅门向南开，宛然记得追来及乞杖处。其宅中无人居，问人

，云此是公主凶宅，人不敢居。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，信之。神鼎师不肯剃头，食酱一斗。每巡门乞物，得粗布破衣亦着，得绌锦罗绮亦着。于利贞师座前听，问贞师曰：“万物定否？”贞曰：“定。”鼎曰：“阍梨言若定，何因高岸为谷，深壑为陵；有死即生，有生即死；万物相纠，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！”贞曰：“万物不定。”鼎曰：“若不定，何不唤天为地，唤地为天，唤月为星，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！”贞无以应之。时张文成见之，谓曰：“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。”鼎曰：“菩萨得之不喜，失之不悲，打之不怒，骂之不嗔，此乃菩萨行人也。鼎今乞得即喜，不得即悲，打之即怒，骂之即嗔。以此论之，去菩萨远矣。”空如禅师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少慕修道，父母抑婚，以刀割其势，乃止。后成丁，征庸课，遂以麻蜡裹臂，以火爇之，遂成废疾。入陆浑山坐兰若，虎不为暴。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，以藜杖挥之，曰：“檀越不须相争。”即弭耳分散。人皆敬之，无敢议者。司刑司直陈希闵，以非才任官，庶事凝滞。司刑府史目之为“高手笔”。言秉笔支额，半日不下，故名“高手笔”。又号“按孔子”。言窜削至多，纸面穿穴，故名“按孔子”。

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，性褊急，姊男年七岁，故恼之，即往逐之，不及，遂饼诱得之，咬其胸背流血，姊救之得免。又乘驴于街中，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，遂怒，大骂，将殴之，马走，遂无所及。忍恶不得，遂嚼路傍棘子流血。贞观中，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失马。既得贼，枷禁未决，君卿指贼面而骂曰：“老贼吃虎胆来，敢偷我物！”贼举枷击之，应时脑碎而死。

开元中，萧颖士方年十九，擢进士。至二十余，该博三教。

其赋性躁忿浮戾，举无其比。常使一仆杜亮，每一决责，皆由非义。平复，遭其指使如故。或劝亮曰：“子佣夫也，何不择其善主，而受苦若是乎？”亮曰：“愚岂不知。但爱其才学博奥，以此恋恋不能去。”卒至于死。敬宗时，高崔巍喜弄痴。大帝令给使捺头向水下，良久，出而笑之。帝问，曰：“见屈原，云：‘我逢楚怀王无道，乃沉汨罗水。汝逢圣明主，何为来？’”帝大笑，赐物百段。秋官侍郎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曰：“足下配马乃作驴。”

献曰：“中劈明公，乃成二犬。”杰曰：“狄字犬傍火也。”

献曰：“犬边有火，乃是煮熟狗。”

吏部侍郎李安期，隋内史德林之孙，安平公百药之子，性好机警。常有选人被放，诉云：“羞见来路。”安期问：“从何关来？”“从蒲津关来。”安期曰：“取潼关路去。”选者曰：“耻见妻子。”安期曰：“贤室本自相谮，亦不笑。”又一选人引铨，安期看判曰：“弟书稍弱。”对曰：“昨坠马损足。”安期曰：“损足何废好书？”为读判曰：“向看贤判，非但伤足，兼似内损。”其人惭而去。又选士姓杜名若，注芳洲官，其人渐而不伏。安期曰：“君不

闻芳洲有杜若“其人曰：“可以赠名公。”曰：“此期非彼期。”若曰：“此若非彼若。”安期笑，为之改注。又一吴士，前任有酒状，安期曰：“君状不善。”吴士曰：“知暗枪已入。”安期曰：“为君拔暗枪。”答曰：“可怜美女。”安期曰：“有精神选，还君好官。”对曰：“怪来晚。”安期笑而与官。尹神童每说，伯乐令其子执《马经》画样以求马，经年无有似者。归以告父，乃更令求之，出见大虾蟆，谓父曰：“得一马，略与相同，而不能具。”伯乐曰：“何也”对曰：“其隆颅跌目脊郁缩，但蹄不如累趋尔。”伯乐曰：“此马好跳踯，不堪也。”子笑乃止。

安南有象□□，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。其往来山中，遇人相争，有理者即过。负心者以鼻卷之，掷空中数丈，以牙接之，应时碎矣。莫敢竞者。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，如美人，解人语，知往事。

以嗜酒故，以屐得之，檻百数同牢。欲食之，众自推肥者相送，流涕而别。时饷封溪令，以帔盖之，令问何物，猩猩乃笼中语曰：“惟有仆并酒一壶耳。”令笑而爱之，养畜，能传送言语，人不如也。前御史王义方，出莱州司户参军，去官归魏州，以讲授为业。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法术，教义方使野狐。义方虽呼得之，不伏使，却被群狐竞来恼，每掷砖瓦以击义方。或正诵读，即裂其书碎。闻空中有声云：“有何神术，而欲使我乎！”义方竟不能禁止，无何而卒。

并州石艾、寿阳二界，有妒女泉，有神庙，泉水沉洁澈千丈。祭者投钱及羊骨，蛟然皆见。俗传妒女者，介之推妹，与兄竞，去泉百里，寒食不许举火，至今犹然。女锦衣红鲜，装束盛服，及有人取山丹、百合经过者，必雷电风雹以震之。景龙末，韦庶人专制，故安州都督、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，为府召至洛城修籍。一夕暴卒，亲宾具小殓，夫人尉迟氏，敬德之孙也，性通明强毅，曰：“公算术神妙，自言官至方伯，今岂长往。”即安然不哭。泊二日三夕，乃心上稍温，翌日徐苏。数日方语，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，遂相引出徽安门。门隙容寸，过之尚宽，直北上邙山，可十余里，有大坑，视不见底。使人令入，鹏举大惧，使者曰：“可闭目。”执手如飞，须臾足已履地。寻小径东行，凡数十里，天气昏惨，如冬凝阴。遂至一廨，墙宇宏壮，使者先入。有碧衣官出，趋拜颇恭，既退引入，碧衣者踞坐案后，命鹏举前。傍有一狗，人语曰：“误，姓□名同，非此官也。”答使者，改符令去。有一马半身两足，跳梁而前曰：“往为鹏举所杀，今请理冤。”鹏举亦醒然记之，诉云：“曾知驿，敕使将马令杀，非某所愿。”碧衣命吏取案，审然之，马遂退。傍见一吏，挥手动目，教以事理，意相庇脱。证既毕，遂揖之出，碧衣拜送门外，云：“某是生人，安州编户，少府当为安州都督，故先施敬，愿自保持。”言讫

而向所教之吏趋出，云姓韦名鼎，亦是生人，在上都务本坊。自称向来有力，祈钱十万。鹏举辞不能致，鼎云：“某虽生人，今于此用纸钱，易致耳。”遂许之。又嘱云：“焚时愿以物藉之，幸不着地，兼呼韦鼎，某即自使人受。”鼎又云：“既至此，岂不要见当家簿书”遂引入一院，题云“户部”，房廊四周簿帐山积，当中三间架阁特高，覆以赤黄帟帕，金字榜曰“皇籍”。余皆露架，往往有函，紫色盖之，韦鼎云：“宰相也。”因引诣杜氏籍，书签云“濮阳房”，有紫函四，发开卷，鹏举三男，时未生者，籍名已俱。遂求笔，书其名于臂。意愿踟蹰，更欲周览，韦鼎云：“既不住，亦要早归。”遂引出，令一吏送还。吏云：“某苦饥，不逢此使，无因得出，愿许别去，冀求一食。但寻此道，自至其所。”留之不可。鹏举遂西行，道左忽见一新城，异香闻数里，环城皆甲士持兵。鹏举问之，甲士云：“相王于此上天，有四百天人来送。”鹏举曾为相王府官，忻闻此说，墙有大隙，窥见分明。天人数百，围绕相王，满地彩云，并衣仙服，皆如画者。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，行近窥谛，衣裙带状似剪破，一如雁齿状。相王戴一日，光明辉赫，径可丈余。相王后凡有十九日，累累成行，大光明皆如所戴。须臾有绋骑来迎，甲士令鹏举走，遂至故道，不觉已及徽安门。门闭，过之亦如去时容易，为鸡犬遮啮，行不可进。至家，见身在床上，跃入身中，遂寤。臂上所记如朽木书，字尚分明。遂焚纸钱十万，呼赠韦鼎。心知卜代之数，中兴之期，遂以假故来谒睿宗。上握手曰：“岂敢忘德。”寻求韦鼎，适卒矣。及睿宗登极，拜右拾遗，词云：“思入风雅，灵通鬼神。”敕宫人妃子数十同其妆服。令视执炉者，鹏举遥识之，乃太平公主也。问裙带之由，公主云：“方熨龙袞，忽为火迸，惊忙之中，不觉爇带。仓惶不及更服。”公主歔歔陈贺曰：“圣人之兴，固自天也。”鹏举所见，先睿宗龙飞前三年，故鹏举墓志云：“及睿宗践祚，阴鹭祥符。启圣期于化元，定成拜于幽数。”后果为安州都督。处士萧时和作传。一说，鹏举得释后入一院，问帘下者为谁，曰：“魏元忠也？”有顷敬挥入，下马，众接拜之，云是大理卿，对推事。见武三思着枷；韦温、宗楚客、赵履温等着锁；李峤露头散腰立。闻元忠等云：“今年大计会。”至六月，诛逆韦，宗、赵、韦等并斩，峤解官归第，皆如其言。柴绍之弟某，有材力，轻矫迅捷，踊身而上，挺然若飞，十余步乃止。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，仍先报无忌，令其守备。其夜，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，割双 登而去，追之不及。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，飞入房内，以手捻土公主面上，举头，即以他枕易之而去。至晓乃觉。尝着吉莫靴走上砖城，直至女墙，手无攀引。又以足踏佛殿柱，至檐头，捻椽覆上。越百尺楼阁，了无障碍。太宗奇之，曰：“此人不可处京邑。”出为外官。时人号为“壁龙”。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，直千金

，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上椽孔间而下，露拔刀谓曰：“公动即死。”遂于函中取带去，以刀拄地，踊身椽孔间出。

天后时将军李楷固，契丹人也，善用纆索。李尽忠之败也，麻仁节、张玄遇等并被纆。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，放索纆之，百无一漏。鞍马上弄弓矢矛槊如飞仙。天后惜其材不杀，用以为将。稍贪财好色，出为潭州乔口镇守将，愤恚而卒。宋令文者，有神力。禅定寺有牛触人，莫之敢近，筑围以阬之。令文怪其故，遂袒裼而入。牛竦角向前，令文接两角拔之，应手而倒，颈骨皆折而死。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，得四十字诗。为太学生，以一手挟讲堂柱起，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。许重设酒，乃为之出。令文有三子：长之问，有文誉；次之逊，善书；次之悌，有勇力。之悌后左降朱鹳，会贼破驩州，以之悌为总管击之。募壮士，得八人。之悌身長八尺，被重甲，直前大叫曰：“獠贼，动即死。”贼七百人一时俱刳，大破之。彭博通者，河间人也，身長八尺。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，取鞋一雨以臂夹，令有力者后拔之，鞋底中断，博通脚终不移。牛驾车正走，博通倒曳车尾，却行数十步，横拔车辙深二尺余，皆纵横破裂。曾游瓜埠，江有急风张帆，博通捉尾缆挽之，不进。定襄公李宏，虢王之子，身長八尺。曾猎，有虎搏之，踣而卧，虎坐其上。奴走马傍过，虎跳攫奴后鞍，宏起，引弓射之，中臂而死。宏及奴一无所伤。

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。曾解鞍绊马，脱衣而卧，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。承嗣鞬马解绊，着衣擐甲，上马盘枪逆拒，刺马擒人而还。承嗣曾与将军元帅奖驰骋，一手捉鞍桥，双足直上捺蜻蜓，走马二十里。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围，谓绍业曰：“相随带将军共出。”绍业惧，不敢。承嗣曰：“为将军试之。”单马持枪，所向皆靡，却迎绍业出。承嗣马被箭，乃跳下，夺贼壮马乘之，一无损伤。裴旻为幽州都督，孙佺北征，被奚贼围之。旻马上立走，轮刀雷发，箭若星流，应刀而断。贼不敢取，蓬飞而去。贞观中，恒州有彭闳、高瓚二人斗豪，时于大冢场上两朋竞胜，闳活捉一豚，从头咬至项，放之地上仍走。瓚取猫儿从尾食之，肠肚俱尽，仍鸣唤不止。闳于是乎帖然心伏。

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，文士多轻之。信将《枯树赋》以示之，于后无敢言者。时温子升作《韩陵山寺碑》，信读而写其本，南人问信曰：“北方文士何如？”信曰：“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。薛道衡、卢思道少解把笔，自余驴鸣犬吠，聒耳而已。”卢照邻字升之，范阳人。弱冠拜邓王府典签，王府书记一以委之。王有书十二车，照邻总披览，略能记忆。后为益州新都县尉，秩满，婆娑于蜀中，放旷诗酒，故世称“王杨卢骆”。照邻闻之曰：“喜居王后，耻在骆前。”时杨之为文，好以古人姓名连用，如张平子之略谈，陆士衡之

所记，潘安仁宜其陋矣，仲长统何足知之。号为“点鬼簿”。骆宾王文好以数对，“如秦地重关一百二，汉家离宫三十六。”时人号为“算博士”。如卢生之文，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。惜哉，不幸有冉耕之疾，着《幽忧子》以释愤焉。文集二十卷。

北齐兰陵王有巧思，为舞胡子，王意所欲劝，胡子则捧盞以揖之，人莫知其所由也。幽州人刘交，戴长竿高七十尺，自擎上下。有女十二，甚端正，于竿上置定，跨盘独立。见者不忍，女无惧色。后竟为扑杀。巧人张崇者，能作灰画腰带铰具，每一胯大如钱，灰画烧之，见火即隐起，作龙鱼鸟兽之形，莫不悉备。则天如意中，海州进一匠，造十二辰车。回辕正南则午门开，马头人出。四方回转，不爽毫厘。又作木火通，铁盞盛火，辗转不翻。韩王元嘉有一铜樽，背上贮酒而一足倚，满则正立，不满则倾。又为铜鸪，毡上摩之热则鸣，如真鸪之声。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，性巧好酒，刻木为人，衣以缯彩，酌酒行觞，皆有次第。又作妓女，唱歌吹笙，皆能应节。饮不尽，即木小儿不肯把；饮未竟，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。此亦莫测其神妙也。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，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，手执一碗，自能行乞。碗中钱满，关键忽发，自然作声云“布施”。市人竞观，欲其作声，施者日盈数千矣。

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，沉于水中，取鱼引首而出。盖獭口中安饵，为转关，以石绁之则沉。鱼取其饵，关即发，口合则衔鱼，石发则浮出矣。薛沅惑者，善投壶，龙跃隼飞，矫无遗箭。置壶于背后，却反矢以投之，百发百中。天后朝，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，见大帝于殿上坐，裴子仪侍立。子恭拜，问为谁，曰：“周子恭追到。”帝曰：“我唤许子儒，何为错将子恭来！”即放去。子恭苏，问家中曰：“许侍郎好在否？”时子儒为天官侍郎，已病，其夜卒。则天闻之，驰驿向并州，问裴子仪，时为判官，无恙也。张易之将败也，母韦氏阿藏在宅坐，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，至门而下。疑其内官也，藏出迎之，无所见。又野狐数十擎饭瓮墙头而过。未旬日而祸及。垂拱之后，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，则天之应也。神龙中，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，不解书。为御史大夫，兼洛州长史，名判司为狗，骂御史为驴，威振朝廷。西京造一堂新成，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。须臾堂舍四裂，瓦木一聚，判事笔管手中直裂，别取笔，复裂如初。数日，出为藤州员外司马，卒。大定年中，太州赤水店有郑家庄，有一儿郎年二十余，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，姿容姝丽。问之，云欲到郑县，待三婢未来，踟蹰伺候。此儿屈就庄宿，安置厅中，借给酒食，将衣被同寝。至晓，门久不开，呼之不应。于窗中窥之，惟有脑骨头颅在，余并食讫。家人破户入，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，冲门飞出。或云是“罗刹魅”也。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，□□□忽有物如蝙蝠从南

飞来，直入口中，翕然似吞一物。腹中遂绞痛，数日而卒。寿安男子不知姓名，肘拍扳，鼻吹笛，口唱歌，能半面笑半面啼。一乌犬解人语，应口所作，与人无殊。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，呻吟不可忍。于是召术士夜观之，云：“有一妇女绿裙，问之不应，在君窗下，急除之。”崇访窗下，止见一瓷妓女，极端正，绿瓷为饰。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，疮遂愈。永徽中，张鷟筑马槽厂宅，正北掘一坑丈余。时《阴阳书》云子地穿，必有堕井死。鷟有奴名永进，淘井土崩压而死。又鷟故宅有一桑，高四五丈，无故枯死，寻而祖亡歿。后有明阴阳云“乔木先枯，众子必孤”，此其验也。徐敬业举兵，有大星蓬蓬如筐笼，经三宿而失。俄而敬业败。

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，驰驿赴任。其夜有大星如斗，落于庭前，至地而没。佺至并州祈县界而卒。群官迎祭，回所上食为祭盘。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，城极严峻。有三口狼入营，绕官舍，不知从何而至，军士射杀。黑齿忌之，移之外。奏讨三曲党项，奉敕许，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。谨行到军，旬日病卒。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，有子婿来谒。时大门造成，琮乘马至门，鼓鼻踣地不进。鞭之，跳跃而入，从骑亦如之。有顷，门无故自倒，琮不悦，遂病。郎中、员外已下来问疾，琮云：“未合入三品，为诸公成就至此，自知不起矣。”旬中而薨。张易之初造一大堂，甚壮丽，计用数百万。红粉泥壁，文柏帖柱，琉璃沉香为饰。夜有鬼书其壁曰“能得几时”，令削去，明日复书之。前后六七，易之乃题其下曰“一月即足”，自是不复更书。经半年，易之籍没，入官。

崔玄暉初封博陵王，身为益府长史，受封。令所司造辂，初成，有大风吹其盖倾折，识者以为不祥。无何，弟晕为云阳令，部人杀之雍州衙内。暉三从以上长流岭南。斯亦咎征之先见也。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，尝昼坐，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门，迎接拜伏引入。诸人不见，但闻语声。威命酒饌乐饮，仍作诗曰：“月落三株树，日映九重天。良夜欢宴罢，暂别庚申年。”后威果至庚申年卒。

开元三年，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，经都督门前过，军人逐十余里，射杀之。后月余，都督李处鉴死。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，禁身半年，才出即卒。司马宋草宾、长史窦崇嘉，相继而卒。开元四年，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。旬日，考功员外郎邵某卒。寻而曲先冲为郎中，判邵旧案。月余，西边树又枯死，省中忧之。未几而先冲又卒。源干曜为宰相，移政事床。时姚元崇归休，及假满来，见床移，忿之。曜惧，下拜。玄宗闻之而停曜。宰相讳移床，移则改动，曜停后元崇亦罢，此其验也。梁简文之生，志公谓武帝曰：“此子与冤家同年生。”其年，侯景生于雁门；乱梁，诛萧氏略尽。魏征为

仆射，有二典事之长参，时征方寝，二人窗下平章。

一人曰：“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。”一人曰：“总由天上。”

征闻之，遂作一书，遣“由此老翁”人者送至侍郎处，云“与此人一员好官”。其人不知，出门心痛，凭“由天上”者送书。明日引注，“由老人”者被放，“由天上”者得留。征怪之，问焉，具以实对。乃叹曰：“官职禄料由天者，盖不虚也。”姜师德为扬州江都尉，冯元常亦为尉，共见张罔藏。藏曰：“二君俱贵，冯位不如姜。冯惟取钱多，即官益进；姜若取一钱，官即落。”后冯为浚仪尉，多肆惨虐，巡察以为强，奏授云阳尉。又缘取钱事雪，以为清强监察。姜竟不敢取一钱，位至台辅，家极贫匮。冯位至尚书左丞，后得罪，赐自尽。姜至纳言卒。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，每掣帑军为戏，将帽为欢。

帝微时，常戏曰：“王显抵老不作茧。”及帝登极，而显谒奏曰：“臣今日得作茧耶？”帝笑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召其三子，皆授五品，显独不及。谓曰：“卿无贵相，朕非为卿惜也。”曰：“朝贵而夕死足矣。”时仆射房玄龄曰：“陛下既有龙潜之旧，何不试与之。”帝与之三品，取紫袍、金带赐之，其夜卒。太宗极康豫，太史令李淳风见上，流泪无言。上问之，对曰：“陛下夕当晏驾。”太宗曰：“人生有命，亦何忧也。”留淳风宿。太宗至夜半，奄然入定，见一人云：“陛下暂合来，还即去也。”帝问：“君是何人？”对曰：“臣是生人判冥事。”太宗入见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，即令还。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。

淳风即观玄象，不许哭泣，须臾乃寤。至曙，求昨所见者，令所司与一官，遂注蜀道一丞。上怪问之，选司奏，奉进止与此官。上亦不记，旁人悉闻，方知官皆由天也。

王无好博戏，善鹰鹞。文武圣皇帝微时，与无十蒲戏争彩，有李阳之宿憾焉。帝登极，十藏匿不出。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，索钱二十千。不知也，酬钱十八贯，给使以闻。帝曰：“必王无也。”遂召至，惶惧请罪。帝笑赏之，令于春明门待诸州麻车三日，并与之。十坐三日，属灞桥破，惟得麻三车，更无所有。帝知其薄命，更不复赏。频请五品，帝曰：“非不与卿，惜卿不胜也。”固请，乃许之，其夜遂卒。○补辑鲁般者，肃州敦煌人，莫详年代，巧侔造化。于凉州造浮图，作木鸢，每击楔三下，乘之以归。无何，其妻有妊，父母诘之，妻具说其故。父后伺得鸢，击楔十余下，遂至吴会。吴人以为妖，遂杀之。般又为木鸢乘之，遂获父尸。怨吴人杀其父，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，举手指东南，吴地大旱三年。卜曰：“般所为也。”赍物具千数谢之，般为断一手，其日吴中大雨。国初，土人尚祈祷其木仙。六国时，公输般亦

为木鸢以窥宋城。

隋未有眚君谟善射，闭目而射，应口而中，云志其目则中目，志其口则中口。有王灵智学射于谟，以为曲尽其妙，欲射杀谟，独擅其美。谟执一短刀，箭来辄截之。惟有一矢，谟张口承之，遂啮其镞。笑曰：“学射三年，未教汝啮镞法。”《列子》云：“甘蝇，古之善射者，弟子名飞卫，巧过于师。纪昌又学射于飞卫，以蒸角之弧，朔蓬之竿，射贯虱心。既尽飞卫之术，计天下敌己者一人而已，乃谋杀飞卫。相遇于野，二人交射，矢锋相触，坠地而尘不扬。飞卫之矢先穷，纪遗一矢，既发，飞卫以棘刺之端捍之而无差焉。于是二子泣而投弓，请为父子，刻臂以誓，不得告术于人。”《孟子》曰：“逢蒙学射于羿，尽羿之道，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”

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，平之子，能于刀子锋杪倒箸挥蝇起，拈其后脚，百不失一。苏颋为中书舍人，父右仆射瑰卒，颋哀毁过礼。有敕起复，颋表固辞不起。上使黄门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，终坐无言，乃奏曰：“臣见瘠病羸瘦，殆不胜哀。臣不忍言，恐其殒绝。”上恻然，不之逼也。故时人语曰：“苏瑰有子，李峤无儿。”

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，院内有池，恒赎生以放之。有一鼉长三尺，恒食其鱼，禅师患之，取鼉送向禹王庙前池中。至夜还来，禅师咒之曰：“汝勿食我鱼，即从汝在此。”鼉于是出外放粪，皆是青泥。禅师每至池上，唤鼉即出，于师前伏地。经数十年，渐长七八尺。禅师亡后，鼉亦不复见。

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，以取其位，诛杀甚众。东昏死之日，侯景生焉。后景乱梁，破建业，武帝禁而饿终，简文幽而压死，诛梁子弟略无孑遗。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。

唐赵公长孙无忌，奏别敕长流，以为永例。后赵公犯事，敕长流岭南，至死不复回。此亦为法之弊。唐冀州刺史王珣，性酷烈，时有敕使至州，珣与使语，武强县尉蔺奖曰：“日过，移就阴处。”珣怒，令典狱扑之，项骨折而死。至明日，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，门扇无故自发，打双脚胫俱折。珣病，见奖来，起，自以酒食求之，不许。珣恶之，回面向梁，奖在屋梁。旬日而死。

唐左史江融，耿介正直。扬州徐敬业反，被罗织，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，斩于东都都亭驿前。融将被诛，请奏事引见，兴曰：“囚何得奏事！”融怒叱之曰：“吾无罪枉戮，死不舍汝。”遂斩之，尸乃激扬而起，蹭蹬十余步；行刑者踏倒，还起坐；如此者三，乃绝。虽断其头，似怒不息。无何周兴死。

。

唐凤阁侍郎李昭德，威权在己，宣出一敕云：“自今以后，公坐徒，私坐流，经恩百日不首，依法科罪。”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财，奏与三品。后万荣据

营州反，货求事败，频经恩赦，以百日不首，准赃断绞。唐洛州司马弓嗣业、洛阳令张嗣明，造大枷长六尺、阔四尺、厚五寸倚前，人莫之犯。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，事败，业等自着此枷，百姓快之也。

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。俊臣别奉进止鞠兴，兴不之知也。及同食，谓兴曰：“囚多不肯承，若为作法”兴曰：“甚易也。取大瓮，以炭四面炙之，令囚人处之其中，何事不吐！”即索大瓮，以火围之，起谓兴曰：“有内状勘老兄，请兄入此瓮。”兴惶恐叩头，咸即款伏。断死，放流岭南。所破人家流者甚多，为仇家所杀。《传》曰“多行无礼必自及”，信哉！唐鱼思嘏有沉思，极巧。上欲造甌，召工匠，无人作得者。

嘏应制为之，甚合规矩，遂用之。无何，有人投甌言嘏，云徐敬业在扬州反，嘏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，杀伤官军甚众。推问具承，诛之。为法自毙，乃至于此。

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。后坐赃贿，不承，使人曰：“取公铁笼头。”礼即承伏。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，奏反逆人持赦免死，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，并入律。后楚金被罗织反，持赦免死，男子十五以上斩，妻子配没。识者曰：“为法自毙，所谓交报也。”

唐京兆尹崔日知，处分长安、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，不许暂停，有违晷刻，所由决杖。无何，日知贬歙县丞，被县家催，求与妻子别不得。

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，须无脂肥羊肉充药。韦不知所从得，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。俊曰：“上好生，必不为此事。”乃进状自奏：“其无脂肥羊肉，须五十口肥羊，一一对前杀之，其羊怖惧，破脂并入肉中。取最后一羊，则极肥而无脂也。”上不忍为，乃止。赏处俊之博识也。

咸亨中，贝州潘彦好双陆，每有所诣，局不离身。曾泛海，遇风船破，彦右手挟一板，左手抱双陆局，口衔双陆骰子。二日一夜至岸，两手见骨，局终不舍，骰子亦在口。润州兴国寺苦鸬鹚栖梁上，秽污尊容，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，西壁上画一鹞，皆侧首向檐外看。自是鸬鹚等不复敢来。江岭之间有飞蛊，其来也有声，不见形，如鸟鸣啾啾唧唧然。中人即为痢，便血，医药多不差，旬日间必不救。

唐干封年中，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，捕之，忽却入地，绝迹不见。乃于入处掘之，才三尺许，获铜剑一双，古制殊妙。于时长吏张祖宅以闻。

唐天授年，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，高言庠语，凌上忽下，恐吓财物，口无关键，妄说妖灾。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，云：“我是刘果毅，当与富贵。”彦玮进状告之，上令二给使先入彦玮房中，下帘坐窗下听之。有顷，诚之及卢千仞至，于厅上坐谈话，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，无所忌讳。给使一一纸

笔抄之以进。上怒，令金吾捕捉，亲问之，具承，遂腰斩，并戮其家，千仞处绞，授彦玮侍御史。唐老三卫宗玄成，邢州南和人。祖齐，黄门侍郎。玄成性粗猛，禀气凶豪，凌轹乡村，横行州县。纪王为邢州刺史，玄成与之抗行。李备为南和令，闻之，每降阶引接，分庭抗礼，务在招延，养成其恶。属河朔失稔，开仓赈给，玄成依势，作威乡墅，强乞粟一石。备与客对，不命。玄成乃门外扬声，奋臂直入，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，举牒推穷，强乞是实。初令项上着锁，后却锁上着枷。文案既周，且决六十，杖下气绝，无敢言者。孟神爽，扬州人。禀性狼戾，执心鸩毒。巡市索物，应声即来，入邸须钱，随口而至。长史、县令，高揖待之；丞、尉、判司，颌之而已。张潜为扬州刺史，闻其暴乱，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，拖入府门，高声唱“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”，密事并虚，准敕杖百，杖下卒。则天之废庐陵也，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。有一人曰：“早知今日无功赏，不及扶竖庐陵。”席上一人起出，北门进状告之。席未散，并擒送羽林，鞠问皆实。告者授五品，言者斩，自余知反不告，坐绞。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，厚貌强梁，王公贵人皆呼次第，平生未面亦强干之。曾选，于陆元方下引铨。时舍人王勳夺情，与陆同厅而坐。珪佯惊曰：“未见王五。”勳便降阶悯然。令珪顰眉蹙刺，相慰而去。陆与王有旧，对面留住，问勳是谁，莫之识也。后吓人事败，于朝堂决杖，遥呼河内王曰：“大哥何不相救！”懿宗目之曰：“我不识汝。”催杖苦鞭，杖下取死。唐李宏，汴州浚仪人也，凶悖无赖，狼戾不仁。每高鞍壮马，巡坊历店，吓庸调租船纲典，动盈数百贯，强贷商人巨万，竟无一还。商旅惊波，行纲侧胆。任正理为汴州刺史，上十余日，遣手力捉来，责情决六十，杖下而死。工商客生酣饮相欢，远近闻之莫不称快。

唐长孙昕，皇后之妹夫，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，二十余骑并列瓜挝，于街中行。御史大夫李杰在坊内参姨母，僮仆在门外，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。杰出来，并波按顿。须臾，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，送县禁之。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。杰与金吾、万年以状闻上，奉敕断昕杀。积杖至数百而卒。

张易之兄弟骄贵，强夺庄宅、奴婢、姬妾不可胜数。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，逢一女，人媚抱儿相逐。昌期马鞭拨其头巾，女妇骂之。昌期顾谓奴曰：“横馱将来。”媚投匍三四状，并不出。昌期捉送万年县，诬以他罪，决死之。昌仪常谓人曰：“丈夫当如此：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；及其败也，万人擎我不能起。”俄而事败，兄弟俱斩。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，除洛州长史，州差参军刘犬子迎。

至怀州路次拜，怀恩突过，不与语。步趁二百余步，亦不遣乘马。犬子觉不似，乃自上马驰之。至驿，令脱靴讫，谓曰：“洛州几个参军”对曰：“正

员六人，员外一人。”怀恩曰：“何得有员外”对曰：“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。”怀恩惊曰：“君谁家儿”对曰：“阿父为仆射。”怀恩怩然而去。仆射刘仁轨谓曰：“公草里刺史，至神州不可以造次。参军虽卑微，岂可令脱靴耶”怀恩惭，请假不复出。旬日为益州刺史。

唐洛阳丞宋之慈，太常主簿之问弟，罗织杀驸马王同皎。

初，之慈谄附张易之兄弟，出为兖州司仓，遂亡而归，王同皎匿之于小房。同皎，慷慨之士也，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，与一二所亲论之，每至切齿。之慈于帘下窃听之，遣侄昙上书告之，以希韦之旨。武三思等果大怒，奏诛同皎之党。兄弟并授五品官，之慈为光禄丞，之问为鸿胪丞，昙为尚衣奉御。天下怨之，皆相谓曰：“之问等绯衫，王同皎血染也。”“诛逆韦之后，之慈等长流岭南。客谓浮休子曰：“来俊臣之徒如何”对曰：“昔有师子王，于深山获一豹，将食之，豹曰：‘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。’师子王喜。周年之后，无可送，王曰：‘汝杀众生亦已多，今次到汝，汝其图之。’豹默然无应，遂齧杀之。俊臣之辈，何异豹也！”周御史彭先觉，无面目。如意年中，断屠极急，先觉知巡事，定鼎门草车翻，得两羖羊。门家告御史，先觉进状，奏请合宫尉刘缅专当屠，不觉察，决一顿杖，肉付南衙官人食。缅惶恐，缝新袷军待罪。明日，则天批曰：“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，不须。其肉乞缅吃却。”举朝称快。先觉于是乎惭。

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，词学优长，恃才简倨，不容于时。

每见朝官，目为麒麟楮许怨。人问其故，杨曰：“今哺乐假弄麒麟者，刻画头角，修饰皮毛，覆之驴上，巡场而走。及脱皮褐，还是驴马。无德而衣朱紫者，与驴覆麟皮何别矣！”后赵石勒将麻秋者，太原胡人也，植性虢险鸩毒。有儿啼，母辄恐之“麻胡来”，啼声绝。至今以为故事。赵州刺史高睿妻秦氏，默啜贼破定州部，至赵州，长史已下开门纳贼。睿计无所出，与秦氏仰药而诈死。昇至啜所，良久，啜以金狮子带、紫袍示之，曰：“降我与尔官，不降即死。”睿视而无言，但顾其妇秦氏。秦氏曰：“受国恩，报在此今日。受贼一品，何足为荣！”俱合眼不语。经两日，贼知不可屈，乃杀之。

王湛判冥事。初，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，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，后诬以他事，决杀之以灭口。式带别优，并有上下考，五选不得官，以问湛，白为叔检之。经宿曰：“叔前任富阳令日，合有负心事。其案见在，冥司判云：杀人之罪，身后科罚。取钱一百贯，当折四年禄。”叔曰：“诚有此事，吾之罪也。”

舒绰，东阳人，稽古博文，尤以阴阳留意，善相冢。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，求善图墓者五六人，并称海内名手，停于宅，共论执，互相是非，恭

仁莫知孰是。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，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，各作历，记其方面高下形势，各取一斗土，并历封之。恭仁隐历出土，令诸生相之，取殊不同。言其行势，与历又相乖背。绰乃定一土堪葬，操笔作历，言其四方形势，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，诸生雅相推服。各赐绢十匹遣之。绰曰：“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，若得一谷即是福地，公侯世世不绝。”恭仁即将绰向京，令人掘深七尺，得一穴如五石瓮大，有粟七八斗。此地经为粟田，蚁运粟下入此穴。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。葬竟，赐细马一匹，物二百段。绰之妙能，今古无比。

隋内史令李德林，深州饶阳人也，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，迁厝其父母。遂问之，其地奚若，曰：“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。其地东村西郭，南道北堤。”林曰：“村何名”答曰：“五公。

”林曰：“惟有三公在。此其命也，知复云何！”遂葬之。子百药，孙安期，并袭安平公。至曾孙，与徐敬业反，公遂绝。唐郝处俊为侍中死，葬讫，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：“葬压龙角，其棺必斫。”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，焚其尸，俊发根入脑骨，皮讫毛着髑髅，亦是奇毛异骨，贵相人也。

唐英公徐绩初卜葬，谣曰：“朱雀和鸣，子孙盛荣。”张景藏闻之，私谓人曰：“所占者过也。此所谓朱雀悲哀，棺中见灰。”后孙敬业扬州反，弟敬贞答款曰：“敬业初生时，于蓐下掘得一龟，云大贵之象。英公令秘而不言，果有大变之象。”则天怒，斫英公棺，焚其尸，灰之应也。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，于枫树下生，似人形，长三四尺。夜雷雨即长与树齐，见人即缩依旧。曾有人合笠于首，明日看，笠子挂在树头上。旱时欲雨，以竹束其头，楔之即雨。人取以为式盘，即神验，枫木枣地是也。

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，不可忍，嘱其子曰：“吾死后，必出吾病。”子从之，出得一物，大如鹿条脯，悬之久干。有客窃之，其坚如骨，削之文彩焕发，遂以为刀杷子佩之。在路放马，抽刀子割三棱草，坐其上，杷尽消成水。客怪之，回以问同，同泣，具言之。后病状同者，服三棱草汁多验。

永淳年，岚胜州兔暴，千万为群，食苗并尽，不知何物变化。及暴已，即并失却，莫知何所。异哉！唐初以来，百姓多事狐神，房中祭祀以乞恩，食饮与人同之，事者非一主。当时有谚曰：“无狐魅，不成村。”唐国子监助教张简，河南缙氏人也。曾为乡学讲《文选》，有野狐假简形，讲一纸书而去。须臾简至，弟子怪问之，简异曰：“前来者必野狐也。”讲罢归舍，见妹坐络丝，谓简曰：“适煮菜冷，兄来何迟”简坐，久待不至，乃责其妹，妹曰：“元不见兄来。此必是野狐也，更见即杀之。”明日又来，见妹坐络丝，谓简曰：“鬼魅适向舍后。”简遂持棒，见其妹从厕上出来，遂击之。妹号叫曰

：“是儿。”简不信，因击杀之。问络丝者，化为野狐而走。

泉建州进蚺蛇胆，五月五日取。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，击蛇头尾，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，胆即聚。以刀割取，药封放之。不死复更取，看肋下有痕即放。

唐魏伶为西市丞，养一赤嘴鸟，每于人众中乞钱。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，日收数百，时人号为“魏丞鸟”。剑南鼓蜀间有鸟大如指，五色毕具。有冠似凤，食桐花，每桐结花即来，桐花落即去，不知何之。俗谓之“桐花鸟”，极驯善，止于妇人钗上，客终席不飞。人爱之，无所害也。真腊国有葛浪山，高万丈，半腹有洞。先有浪鸟，状似老鸱，大如骆驼，人过即攫而食之，腾空而去，百姓苦之。真腊王取大牛肉，中安小剑子，两头尖利，令人戴行，鸟攫而吞之，乃死，无复种矣。百舌，春啖夏至惟食蚯蚓。正月后冻开，蚓出而来；十月后，蚓藏而往。盖物之相感也。岭南罗州辩州界内，水中多赤螫，其大如匙而赫赤色。无问禽兽水牛，入水即被曳深潭，吸血死。或云蛟龙使曳之，不知所以然也。唐天后中，尚食奉御张恩恭，进牛窟利上蚰蜒，大如箸。

天后以玉合贮之，召思恭示曰：“昨窟利上有此，极是毒物。”

近有鸡食乌百足虫忽死，开腹，中有蚰蜒一抄，诸虫并尽，此物不化。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。”思恭顿首请死，赦免之，与宰夫并流岭南。

唐开元四年，河南北螽为灾，飞则翳日，大如指，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。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，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；一斗，粟亦如之，掘坑埋却。埋一石则十石生，卵大如黍米，厚半寸盖地。浮休子曰：昔文武圣皇帝时，绕京城蝗大起，帝令取而观之，对仗选一大者，祝之曰：“朕刑政乖僻，仁信未孚，当食我心，无害苗稼。”遂吞之。须臾，有鸟如鹤，百万为群，拾蝗一日而尽。此乃精感所致。天若偶然，则如勿生；天若为厉，埋之滋甚。当明德慎罚，以答天谴，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，而欲逞杀以消祸！此宰相姚元崇失燮理之道矣。

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，获男女口千余人，并杂物产，与中国多不同。缉木皮为布，甚细白，幅阔三尺二三寸。亦有细斑布，幅阔一尺许。又得金荆榴数十斤，木色如真金，密致而文彩盘蹙，有如美锦。甚香极精，可以为枕及案面，虽沉檀不能及。彼土无铁，朱宽还至南海郡，留仇中男夫壮者，多加以铁钳锁，恐其道逃叛。还至江都，将见，为解脱之，皆手把钳，叩头惜脱，甚于中土贵金。人形短小，似昆仑。

沧州南皮丞郭务静，性糊涂，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，谓庄曰：“从驾大难。静尝从驾，失家口三日，于侍官幕下讨得之。”庄曰：“公夫人在其中否

“静曰：“若不在中，更论何事！”又谓庄曰：“今大有贼。昨夜二更后，静从外来，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。”庄曰：“亡何物”静曰：“无之。”庄曰：“不亡物，安知其贼”静曰：“但见其狼狈而走，不免致疑耳。”孝杰将四十万众，被贼诱退，逼就悬崖，渐渐挨排，一一落间。坑深万丈，尸与崖平，匹马无归，单兵莫返。俊臣尝以三月三日萃其党于龙门，竖石题朝士姓名以卜之，令投石遥击，倒者则先令告。至暮，投李昭德不中。突厥破万荣新城，群贼闻之失色，众皆溃散。

韦氏遭则天废庐陵之后，后父韦玄贞与妻女等并流岭南，被首领宁氏大族逼夺其女，不伏，遂杀贞夫妻，七娘等并夺去。及孝和即位，皇后当途，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诛宁氏，走入南海。轨追之，杀掠并尽。韦后隔帘拜，以父事之，用为并州长史。后阿韦作逆，轨以党与诛。琚以谄谀自进，未周年为中书侍郎。其母氏闻之，自洛赴京，戒之曰：“汝徒以谄媚险诋取容，色交自达，朝廷侧目，海内切齿。吾尝恐汝家坟陇无人守之！”琚惭惧，表请侍母。上初大怒，后许之。

紫微舍人倪若水赃至八百贯，因诸王内宴，姚元崇讽之曰：“倪舍人正直，百司嫉之，欲成事，何不为上言之”诸王入，众共救之，遂释，一无所问。主书赵海受蕃饷一刀子，或直六七百钱，元崇宣敕处死。后有降，崇乃批曰：“别敕处死者，决一百，配流。”大理决赵海一百不死，夜遣给使缢杀之。唐俭事太宗，甚蒙宠遇，每食非俭至不餐。数年后，特憎之，遣谓之曰：“更不须相见，见即欲杀。”隋文帝重高颀，初甚爱，后不愿见，见之则怒。薛师有巧性，常入宫闱。补阙王求礼上表曰：“太宗时，罗黑能弹琵琶，遂阉为给使，以教宫人。今陛下要怀义入内，臣请阉之，庶宫闱不乱。”表寝不出。少府监裴匪舒，奏卖苑中官马粪，岁得钱二十万贯。刘仁轨曰：“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。”遂寝。尚书左丞张庶廉子利涉为怀州参军，刺史邓恹曰：“名父出如此物。”

张易之、昌宗目不识字，手不解书，谢表及和御制皆谄附者为之。所进《三教珠英》，乃崔融、张说辈之作，而易之窃名为首。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。昭容，上官仪孙女，博涉经史，研精文笔，班婕妤、左嫔无以加。贺兰敏之为《封东岳碑》，张昌龄所作也。《刘子》书，咸以为刘勰所撰，乃渤海刘昼所制。昼无位，博学有才，窃取其名，人莫知也。吏部尚书唐俭与太宗棋，争道。上大怒，出为潭州。蓄怒未泄，谓尉迟敬德曰：“唐俭轻我，我欲杀之，卿为我证验有怨言指斥。”敬德“唯唯”。明日对仗云，敬德顿首曰：“臣实不闻。”频问，确定不移。上怒，碎玉珽于地，奋衣入。良久索食，引三品以上皆入宴，上曰：“敬德今日利益者各有三：唐俭免枉死，朕免枉

杀，敬德免曲从，三利也；朕有怒过之美，俭有再生之幸，敬德有忠直之誉，三益也。“赏敬德一千段，群臣皆称“万岁”。魏元忠忤二张，出为端州高要尉。二张诛，入为兵部尚书、中书令、左右仆射，不能复直言。古人有言，“妻子具则孝衰，爵禄厚则忠衰。”三狗俱用，觉魏祚之陵夷；五侯并封，知汉图之圯缺。

太岁在午，人马食土。岁在辰巳，货妻卖子。岁在申酉，乞浆得酒。

唐刘仁轨为左仆射，天下号为“解事仆射”。

唐崔浑御史，性至温恭，能尽色养。父母少不安，辄祈幽灵以身代。母尝有病，浑跪请病授己。有顷，觉疾从十指入，俄而遍身，母所苦遂愈。丁母艰，勺饮不入口，哀毁瘠立。无何，不胜哀而卒，朝野伤之。周挽郎裴最，于天官试，问目曰：“山陵事毕，各还所司，供葬羽仪，若为处分”最判曰：“大行皇帝，奉敕升遐，凡是羽仪，皆科官造。即宜贮纳，以待后需。”殿十选。隋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，渤海高瓚闻而造之，为设鸡肫而已。瓚小其用，明日大设，屈昂数十人，烹猪羊等长八尺，薄饼阔丈余，裹餤粗如庭柱，盆作酒碗行巡，自为金刚舞以送之。昂至后日屈瓚，屈客数百人，大设，车行酒，马行炙，挫碓斩脍，砮辄蒜齏，唱夜叉歌，师子舞。瓚明日设，烹一奴子十余岁，呈其头颅手足，座客皆攫喉而吐之。昂后日报设，先令爱妾行酒，妾无故笑，昂叱下。须臾蒸此妾坐银盘，仍饰以脂粉，衣以绫罗，遂擘骰肉以啖瓚诸人，皆掩目。昂于奶房间撮肥肉食之，尽饱而止。瓚羞之，夜遁而去。昂富足遭离乱，狂贼来求金宝，无可给，缚于椽上炙杀之。唐滕王极淫，诸官妻美者，无不尝遍，诈言妃唤，即行无礼。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到，王遣唤，欲不去则怕王之威，去则被王所辱。郑曰：“昔愍怀之妃，不受贼胡之逼，当今清泰，敢行此事邪！”遂入王中门外小阁，王在其中，郑入，欲逼之。郑大叫，左右曰：“王也。”郑曰：“大王岂作如是，必家奴耳。”以一只履击王头破，抓面血流，妃闻而出，郑氏乃得还。王惭，旬日不视事。简每日参候，不敢离门。后王衙坐，简向前谢过，王惭却入，月余日乃出。诸官之妻曾被王唤入者，莫不羞之。其婿问之，无辞以对。唐垂拱四年，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，略曰：“鸿名不可以谬假，神器不可以力争，应天者膺乐推之名，背时者非见机之主。自祖龙御宇，横噬诸侯，任赵高以当轴，弃蒙恬而齿剑。沙丘拼祸于前，望夷覆灭于后，七庙堕圯，万姓屠原，鸟思静于飞尘，鱼岂安于沸水。赫矣皇汉，受命玄穹，膺赤帝之镇符，当素灵之缺运。俯张地纽，彰凤举之符，仰缉天纲，郁龙兴之兆。而君潜游泽国，啸聚水乡，矜扛鼎之雄，逞拔山之力，莫测天符之所会，不知历数之有归。遂奋关中之翼，竟垂垓下之翅，盖尽由于人事，焉有属于天亡！虽驱百万之兵，终弃八千之子。

以为殷鉴，岂不惜哉！当匿魄东峰，收魂北极，岂合虚承庙食，广费牲牢。仁杰受命方隅，循革攸寄，今遣焚燎祠宇，削平台室，使蕙绵销烬，羽帐随烟，君宜速迁，勿为人患。檄到如律令。”遂除项羽庙，余小神并尽，惟会稽禹庙存焉。唐张狗儿亦名怀庆，爱偷人文章，与冀州枣强尉。才士制述，多翻用之。时为之语曰：“活剥张昌龄，生吞郭正一。”谅不诬也。

俗例，春雷始鸣记其日，计其数满一百八十日，霜必降。

又曰雁从北来记其日，后十八日，霜必降。

周舒州刺史张怀肃好食人精，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。

周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每巡乡，唤百姓妇托以缝补而奸之。

其夫至，缚静鞭数十步。主簿李愬往救解之，静羞讳其事，低身答云“忍痛不得”，口唱“阿瘡々”，“静不被打，阿瘡々”。唐宣城公主驸马裴巽，有外宠一人，公主遣阉人执之，截其耳鼻，剥其阴皮漫驸马面上，并截其发，令厅上判事，集僚吏共观之。驸马、公主一时皆被奏降，公主为郡主，驸马左迁也。唐开元二年，衡州五月频有火灾。其时人尽皆见物大如瓮，亦如灯笼，所指之处，寻而火起。百姓咸谓之“火殃”。内官过武三思宅，三思曲意祇承，恣其所欲。装束少年男子，衣以罗绮，出入行觞，驰驱不食，淫戏忘反，倡荡不归。争称三思之忠节，共誉三思之才贤。外受来婆之奸，内构逆韦之衅。周如意中，洛下有牛三足。汉发兵用铜虎符。及唐初，为银兔符，以兔子为符瑞故也。

又以鲤鱼为符瑞，遂为铜鱼符以佩之。至伪周，武姓也，玄武，龟也，又以铜为龟符。郴州，古桂阳郡也。有曹泰年八十五，偶少妻生子，名曰曾，日中无影焉，年七十方卒，亲见其孙子具说。道士曹体一即其从孙侄，云的不虚。故知邠吉验影不虚也。

唐太宗之代有《秘记》，云唐三代之后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，淳风对曰：“臣据玄象推算，其兆已成。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，从今不逾四十年，当有天下，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殄尽。”帝曰：“求而杀之如何”淳风曰：“天之所命，不可废也。王者不死，虽求恐不可得。且据占已长成，复在宫内，已是陛下眷属。更四十年，又当衰老，老则仁慈，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。今若杀之，即当复生，更四十年，亦堪御天下矣。少壮严毒，杀之为血仇，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。”裴冕代裴鸿渐秉政，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。冕顾子弟，喜见于色，其嗜财若此。冕性本侈靡，好尚车服，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。每会客，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。

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，弊服褴褛，常巡成都市廛，见人即展手希一文，云失坠文书，求官不遂。人皆哀之，为其言语悲嘶，形容憔悴。居于早迁桥

侧。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，欲广其池馆，遂强买之。及辟其圭窆，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，计数千万，邻里莫有知者。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“乞措大”。唐户部郎侯味虚着《百官本草》。题御史曰：“大热，有毒。”又朱书云：“大热，有毒，主除邪佞，杜奸回，报冤滞，止淫滥，尤攻贪浊，无大小皆搏之。畿尉薄为之，相畏还使，恶爆直，忌按权豪。出于雍洛州诸县，其外州出者尤可用，日炙干硬者为良。服之长精神，减姿媚，久服令人冷峭。”卢夫人，房玄龄妻也。玄龄微时，病且死，诿曰：“吾病革，君年少，不可寡居，善事后人。”卢泣，入帏中，剔一目示玄龄，明无他。会玄龄良愈，礼之终身。玉英，唐时符凤妻也，尤姝美。凤以罪徙儋州，至南海，为獠贼所杀，胁玉英私之。对曰：“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，请推一长者。”贼然之，乃请更衣。有顷，盛服立于舟上，骂曰：“受贼辱，不如死。”遂自沉于海。